

#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第 七 卷 第 二 集



凌 善 清 編

上 海 大 東 書 局 印 行



王君曜生



金君若水



郎君佛



張君福瓚



陳君梁



程君振庭



魏君玉磬

本社啓事一 本社社章・業已重訂・附在本刊之後，祈讀者注意・

本社啓事二 本社現正徵求第七屆社員・凡有志入社者・備有入社志願書等・函索即寄・

本社啓事三 本刊所列門類・現均歡迎投稿・務望國內外學子・不吝以大作見惠是幸・（投稿簡章附刊在本刊之後）





袁蓮峰.....水山色着.....畫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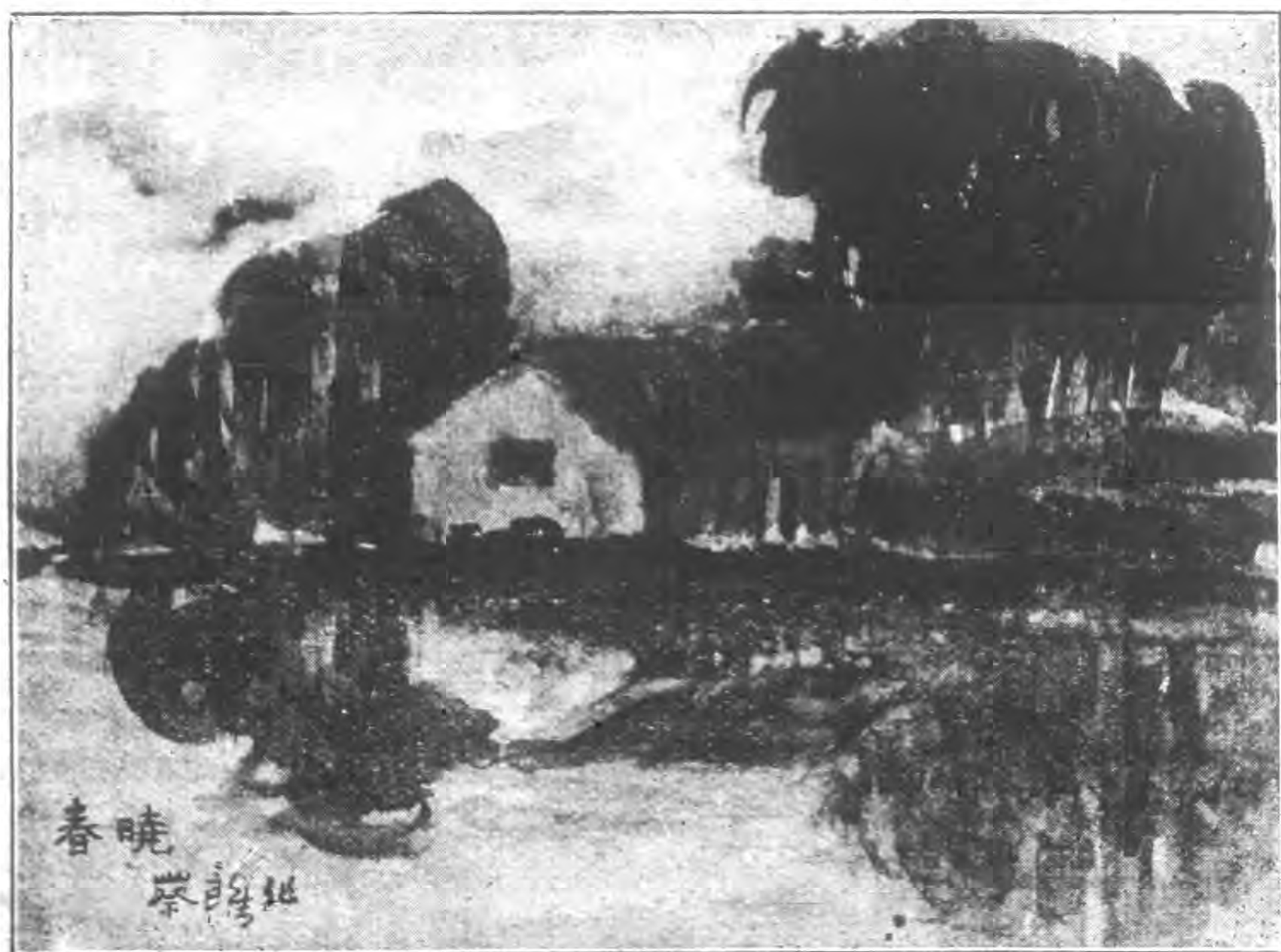
水彩



靜物

鄧雅賓

水彩



風景

蔡朗青

春曉  
蔡朗青



張佩文



重山峭壁迴崗漢  
 溪流激石塔最受文  
 山無俗客可時消足  
 在滄浪波洗石田  
 繪景龍三畫  
 山隱題詩蔡朗青

蔡朗青



龍敏功

風景

水彩



國畫

着色翎毛

楊毓芳



陽新紅  
橋泉聲  
響岩宵  
山深人語  
細楓葉  
落蕭  
辛未六月  
士豪





庚午乃源画于梅

乃源

國畫

靜物

佛手

橘

趙乃源  
李亦賢



静物是  
佛手  
李亦賢

多景樓臺煙雨中  
寫杜牧句庚午年  
扶夷夢湘劉叙熊



行書

寒山問日妾人輕我騙我誘我欺我笑我妒我  
辱我害我何如拾得答曰我惟有教他害他  
讓也耐他隨他避他不理他再過幾時看他

宗浩



李宗浩  
徐化塵  
俞愚樵

# 錦囊

庚午秋

小癡徐化塵題



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須惜少年時  
有花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庚午秋月愚樵



學生文藝叢刊 第七卷 第二集 目錄

圖畫

國畫……人物……南通州師範胡君玉

國畫……着色山水……袁蓮峯

水彩靜物……花瓶……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鄧雅賓

水彩……風景……蔡朗青

國畫……風景……張佩文

國畫……風景……蔡朗青

水彩……風景……龍敏功

國畫……着色翎毛……如皋中學楊毓芳

國畫……着色翎毛……楊毓芳

國畫……着色山水……杜士豪

國畫……靜物……佛手……  
南京中學 趙乃源

國畫……靜物……橘……  
李亦賢

國畫……山水……  
劉筱熊

### 書法

行書……  
李宗浩

行書……  
徐化塵

行書……  
俞懋樵

### 語體文

李白個性的遺傳及其兒童期生活……  
上海大學 繆啓愉

批評與謾罵……  
上海中學 何德明

西方文化與中國近代文學之影響……  
朱之平

研究課外讀物應該注意的幾點……  
南通劉海 陳伯符  
蘇光學社

殘灰……  
汪蔚雲

文

日記斷片·····	陳永耀
杭遊雜記·····	余恨病
革心與革政·····	如學中學 劉負友
養氣室記·····	金友石
友石軒記·····	金友石
亡羊而補牢·····	上海民立中學 郭長溥
歸去來辭書後·····	趙之良
讀列子蕉鹿夢·····	胡通
與某教師討論考試問題·····	上海愛國女學 徐蕙芬
擬退伍軍人請願工作書·····	程君孟
時勢與英雄·····	秦士頤
匪敦跋·····	金祖同



犧尊跋.....金祖同

先嚴章伯公畫魚跋.....中國藝術專科學校 愚厂女史

哭母文.....莊鍾祥

悼姜子實.....如皋中學 叢世壇

記舊遊勝概.....愚厂女史

遊白石山記.....上海商務印書館 王先獻

黃山遊記.....畢昌進

語體詩

唉！我真要流淚！.....南通師範學校 周仲芬

嫁期.....周仲芬

難道我是野人.....周仲芬

從今以後.....潘韻清

西子湖邊.....潘韻清

悼珠兒.....潘韻清

失意之夢.....潘韻清

我不敢脫口叫伊姊姊.....陳汝銓

懷憶天真.....上海浦東中學 鄭宏述

今後呵.....武岡縣立女子職校 蘇指松

小詩.....開封現代中學 賀雲峯

小詩.....陳化鯉

詩

哭四叔.....湖南省立九中 雷耕礪

秋柳.....泰縣中學 章瘦梅

白門小住偶作怨懷.....安徽省立四中 陳鎮邦

游迎江寺.....陳鎮邦

鉢池山誌感.....繼宗

集二第 卷七第

目 錄

六

寒星·····	繼宗
採蓮詞·····	繼宗
雨後野田卽目·····	繼宗
溪南口占·····	繼宗
雨後憑欄卽景·····	繼宗
消夏雜咏·····	繼宗
蒼鷹·····	繼宗
雨後泛舟·····	繼宗
淮濱送友·····	繼宗
山居·····	青陽九曙清
暮春山行·····	陳鎮邦
鳩江憶故園桂·····	陳鎮邦
初夏·····	上海商務社 潘紹祖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廢曆除夕有感	潘紹祖
哭亡友洪康楊	上海大學 吳雪帆
前題四絕	吳雪帆
南浦送別	張一氣
落花	四川大學 田恆煜
代友題贈像片	陳鎮邦
謁屈原祠	陳鎮邦
尋蘭	曙清
聚龍橋晚眺	曙清
春思	陳鎮邦
秋陰望東西龍眠	陳鎮邦
依稀	戴藻宸
和戚維新君惜花詞五絕	鍾倚梅

第二集 第七卷

目錄

六

贊叢刊	姚順源
吳師小齋	姚順源
送秀英同學歸羊石	韓梅蘭女士
送秀英同學歸羊石	招友梅女士
初夏閒居四首	九江瀛溪徐奠磐師範學校
松柏	徐奠磐
江邊閒步	上海中國藝學院 戚維新
望鄉	廣西立二中 羅錦泰
憶當年	張鳳清
思親	岳陽第三聯合中學 楊觀瀾
絕句	太平川龍校 周錦章
春日遊西湖	建德第九中學 劉秉貞
採蓮曲二首	重慶宏文德銘育中學

二十述懷

大通學校 柳王雲癡

江樓書懷

廣西 黎文棣

遊半野園

張 謨

傷春

上海 劉成頤

四時勉學歌

連縣 劉昌彬

山齋

張福瓚

暮春野望

張福瓚

田家

張福瓚

桃花溪

張福瓚

蓬州舟中

文德銘

### 小 說

破滅

謝春滿

澎湃

蘇州 宋學濂

雪屍……………何炳麟

胡長貴的死……………左澤淦

羅妙和吉力脫……………文 勤

### 雜 俎

怎樣描蠟筆畫……………何 懼

醉生軒詩話……………王怡親

語

體

文

## 李白個性的遺傳及其兒童期生活

繆啓愉

### 一 籍貫的考定

李白的籍貫，有隴西人，四川人，山東人，金陵人四說：真使我們好像喫醉了酒，「看朱忽成碧」。但我們細細考究一下各人的記載，更證以他自己所作的詩文，可以得到幾個結論如下：

一、本籍 隴西成紀人。(1)但李白自己又記：「白本家金陵」。(上安州裴長史書)考隴西有金城，(古城在今甘肅皋蘭西北，漢置郡，成紀屬之)。「陵」字必爲「城」字之誤。且他方面自己又口口聲聲說：「白隴西布衣」，(與韓荊州書)「本家隴西人。」(贈張相鎬詩其二)若非傳載有誤，決不致矛盾若此。而且在



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接連說：「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這正是指白的九世祖卽六朝時的貴族李暉據敦煌（今甘肅敦煌縣）而建西涼國，於西紀元四二一年爲北涼國王沮渠蒙遜（據今甘肅張掖縣）所滅一事而言。兵旣敗於蒙遜，則一房由敦煌或金城向東南逃到形勢險固的土地豐肥的關中，很是可能。決不會由金陵迎敵而上，且金陵也遭不到蒙遜的難。

二、誕生地 四川彰明縣青蓮鄉。（2）他的先祖。「遭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倒是「蟬聯珪組，世爲顯著，」（李陽冰草堂集序）所以就「因官寓家」。不過後來因爲「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今俄屬中亞細亞吹河之地）（范傳正李公新墓碑）（3）直到他的父親客，纔由謫居之地在神龍初年（西紀元七〇五年）（4）「逃歸於蜀」。（李陽冰草堂集序）據范傳正李公新墓碑說住廣漢；據魏顯李翰林集序說：「家於綿」；（卽綿州，今四川綿陽彰明等縣）。據新唐書李白本傳說：「客巴西」。考「唐無廣漢，而有綿州。綿州在漢爲廣漢涪縣。蜀漢時。隸梓潼巴西二郡。西魏時改爲巴西。唐復爲綿州」。（圖書集成四川總志）那末，所謂廣

漢，綿州，巴西，不過是同地異名罷了。從各方面考證起來，李白就在西紀元七〇一年（長安元年）生在這個地方的青蓮鄉。所以又有人稱他做李青蓮。但是有一個疑問，就是許多替他作傳作碑銘的人都口口聲聲說他的父親神龍初逃還四川，他那時已經五歲，又似乎他的誕生地不是四川。不過，這或者是記載有誤，亦未可知。且此說多出於李陽冰草堂集序「神龍之始，逃歸於蜀」一語，而他的好友魏顯替他作序時，却沒有提起他的父親什麼時候到四川，只說「乃放形因家於綿」。而記載他父親的居留地的，則各異其名，不抄襲前人，當各有所本。（雖然實在是同一地方）在他方面，從地理的記載上，也可以證明李白是生於彰明縣。如輿地廣記說：「綿州彰明縣有唐李白碑，白生於此焉」。楊升菴文集引成都古今記說：「李白生於彰明之青蓮鄉」。至於李白自己，也說「小長江漢」，（上安州裴長史書）並且牢的望念着「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

有人說李白生於咸秦，按諸史證，這與李白的母親懷着孕先逃回到四川一樣的不可能而無情理。

三、流寓地 童年時代的李白，還沒有離開他的父母所居的四川。可是到了壯年，他就從湖北安陸縣（雲夢入贅，見後。）帶了他的夫人到山東濟寧縣（舊稱任城）來組織他倆的小家庭了。他在那裏造了酒樓，他的住宅就在酒樓前面。（5）在他流浪的生活中，他住在山東最久，且帶有家眷。所以終被許多人認為是山東人了。（6）

## 二 遺傳性的推測

旨趣（Taste）和不斷的訓練，是釀成天才的兩大要素。旨趣是由父母兩性細胞的結合體得來的個人特有性質。

李白是漢將軍李廣的後裔，（7）廣是使匈奴人一聽到他的威名就要驚嚇的飛將軍；白的九世祖就是唐高祖時追封為興聖皇帝的李暠，他也以一令而自立為涼武昭王；（8）白的曾祖父（？）在隋末以犯罪（多半是殺人）充軍到碎葉；父親也以有犯罪嫌疑，白謫居地逃歸而避仇入蜀。（9）這樣，李白的祖先，可說都有一種武勇的急暴的特性的。到了李白，因經過世代的兩性的中和，就造成他一種任俠的特質；而

他的旨趣，也就無異議的傾向於游俠方面了。(10)如果有什麼不稱意，他就「手刃數人」。(魏顯李翰林集序)(11)

李白的先世，都以武勇聞名；而李白却獨以文章聞名。可見李白於任俠的旨趣外，還有文章的旨趣，——這旨趣或者是得之於母體，雖然母族的世系已不可考。然而看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藉書，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長史書)這非有一種天賦的特有旨趣，決不易辦到。(12)

【註】(1)李陽冰草堂集序及范傳正李公新墓碑都有此說。魏顯李翰林集序：「白本隴西人。」

(2)李陽冰草堂集序：「逃歸於蜀……，驚妻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魏顯李翰林集序：「乃放形因家於綿；生既生蜀」。劉全白李君碣記：「廣漢(今綿陽彰明等縣)人」。范傳正李公新墓碑：「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新唐書文藝傳：「客巴西(漢時隸廣漢郡)」。輿地廣記：「綿州彰明縣有唐李白碑，白生於此縣」。楊升菴文集引成都古今記：「

李白生於彰明之青蓮鄉」。

(3) 但據李陽冰說，是「謫居條支」。其實條支與碎葉皆在西域。「條支國臨西海」。《漢書》在今底格里斯河阿付臘底斯兩河之間。《元史譯文證補》

(4) 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及新唐書文藝傳皆從李說。

(5) 廣記：「太白於任城縣造酒樓，其居在酒樓前」。楊齊賢說：「白於任城造酒樓，日與同志荒飲其上，少有醒者。」李白題江夏修靜寺詩：「我家北海宅」。

(6) 杜甫和元稹詩中有「山東李白」之語，所以劉昫做舊唐書，竟以李白為山東人，並且加上一種好笑的解釋說：「父為任城尉，因家焉」。

(7) 李白贈張相鎬詩其二：「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是指李廣而說的。

(8) 李陽冰草堂集序及范傳正李公新墓碑都說是涼武昭王九世孫，新唐書

文藝傳說是與聖皇帝九世孫。實則同爲李暉。

(9) 本來由謫居地逃回，已有犯罪嫌疑，何況范傳正李公新墓碑更說：「父客以逋其邑」。所以杜詩補遺所說：「白之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或係可靠。

(10) 魏顯李翰林集序劉全白李君碣記及范傳正李公新墓碑皆說他少時任俠。此外見之於他自己詩文中的，也很不少。

(11) 再看他自己「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俠客行)的崇拜俠客的言談，可以決定他的確有過犯罪的行爲。

(12) 而且他能「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相鎬詩其二)也非天才不辦。

### 三 兒童期生活

從一個受精卵漸漸發育到一個胎兒，再由胎兒漸漸長大到二十五歲，在兒童學上總稱之爲兒童期。——在這人類進化的重新復現期中，諸凡父母的性質，生活和本

身所受的教育，生活環境等，都可以直接間接影響於一個兒童將來的成就。

李白的遺傳性，已經大略推測如前。自然，他的胎兒中已帶着那種特質；而使他的個性中有任俠和文章兩種旨趣，也是意中之事。他誕生以後的兒童期生活，於是就沈浸在這兩方面了。

李白生於長安元年。（西紀元七〇一年）（1）他十五歲以前的生活，似乎完全靠着天賦的智能在專純的讀書。看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固然一方面要有讀了能夠了解的智能，（Intelligence）他方面也絕對缺少不了一種自動性的趣味性的恆久的情緒。（Emotion）因為旨趣是智能與情緒的總和。這樣，在李白任俠的心田裏，已經初次播下強有力的學五行方術（六甲）的嫩苗；十歲以後觀百家，再就性之所近揀選古代文藝中富於幻想的審美的哲學觀念的作品如楚辭，道德經，南華經等（2）來細細研模，這又無異在長在任俠的心田裏的道術的嫩苗外，澆上一層超世的肥料而形成他整個的任俠，道術和超世三方面同時並存的複雜的人生觀。詩文不過是他這種複雜人生觀的波折的寫實罷了。

十五歲以後的生活，可不像以前那樣專純了。所謂「十五好劍術」，（與韓荆州書）或者因為體力的關係，所以後六甲等而學。同時，他讀書似頗有心得，而要試一試他的創作了。「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是他自己對張相鎬得意的表示。他不先學道術而學劍術，正因「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英烈遺厥孫，百代神猶王」。（贈張相鎬詩其二）不過，同時已與神仙分離不開。感興其五說：「十五遊神仙」。

這時的李白，還過着鄉村生活，他的讀書處，或者還不是杜甫所稱道的匡山（在四川江油縣，西接彰明縣界，離彰明縣三十里）罷。但是從一件很有趣的逸事裏，可以窺見他會有過一段很短促的城市生活，並且跟從過一個縣令。這件事記載在唐詩記事引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的一段話裏：

「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於此，竊從學士大夫求問逸事。聞唐李太白，本邑人，微時，爲縣小吏，入令臥內，嘗驅牛徑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鈎，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得問牽牛？』令驚異不



問，稍親招引侍研席。」

「令一日賦山火詩，思輒不屬，太白從傍綴其下句。令詩云：『野火燒山去，人歸火不歸』。太白繼云：『燄隨紅日去，煙逐暮雲飛』。令慚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太白輒應聲繼之。令詩云：『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傍珠』。太白繼云：『綠鬢隨波散，紅顏逐浪無。因何逢伍伯？應是想秋胡』。令滋不悅。太白恐，棄去，隱居戴天、匡山……」。

這雖然是一種傳聞，也足以顯出李白做詩的敏捷——感受性的濃厚——的特質來。這段逸事，如果屬實，應該在他十六歲「從東巖子隱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迹城市」（上安州裴長史書）以前。因為（一）白隱居岷山時，曾有「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雖說「以有道並不起」，但因此更足以引人注意，而發生此事時，尙在「微時」，好像縣令事前並沒聽到他的名。（二）白在岷山，「巢居數年，不迹城市」；而十八九歲以後，他又有別的事情。

李白隱居岷山，（在四川松潘縣北）是可靠的事實。（3）不過他爲什麼要隱居，什麼書上都沒有提起。以我的推測，不外李白的旨趣，太不同於常人：在理智方面，他有那麼優越的智力，年齡不過五六歲而能讀十餘歲人所未必能讀的書，所以如與同年齡的兒童一道生活，則腦力上嫌太大，如與同智力的兒童一道生活，則身材上又嫌太小。在性情方面，他又是那麼任俠豪放，不拘常調，於是他的兒童時代，可斷言是與人落落寡合，而他的生活，也就不得不永久被驅於「孤劍誰託」（上安州李長史書）的一途了。隱居岷山，不過是他孤寞的生活的第一期罷了。（4）

他這樣幼稚的年齡，就離開他親愛的父母，同着一個脾氣與他相彷彿的東嶽子到重巒疊嶂的岷山來，雖然也可以有「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上安州裴長史書）的生活來消磨他靜寂無聊的辰光，但這終究不是他的本性所歡喜。這樣，終於不到三年，（5）就南下戴天山，（6）找訪他鄉村間所訪不到的益友——道士。道士，仙人與俠客，原都是有連帶關係的，何況李白少時，就受過五行方術的思想？但是很使他失望，這次他並沒有遇到他心傾的道士。他看見山中「犬吠

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峯」(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的幽景，無怪要歎「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的悲寂之慨了。他是多麼感覺到沒有知音人的淒涼喲！

戴天山在今四川綿陽縣北，上有大明寺，李白曾經在這寺裏讀書過。雖然，讀書的時候，說者不一，(7)但終不在隱居岷山以前。

大匡山確是李白曾讀過書的。(8)他從少就歡喜與青山澗水相周旋，並不是他的遺傳性這樣，一因鄉村與城市不能供給他的留戀的要素，(9)二因任俠思想的開展。

看，他「隱居戴天大匡山」，但又「往來旁郡」，(唐詩紀事引彰明逸事)正是他並沒有棄了人世而人世棄了他的一種祕密心胸的反應。後來終於被他找着一個「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見同前)的潼江人趙蕤，他就跟着他學縱橫術年餘。這是他十五歲以後第二樣學習的東西。他學這種東西，無非要想藉此作爲一種「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工具罷了。

他隱居岷山的結果，是有人來請他做官，他「以有道並不起」。但這不過是一時

的感覺，或者有祕密的原因，不能出來，也說不定。試看他在二十歲時，離隨，遊成都（唐詩紀事引彰明逸事語）適值「前禮部尚書蘇公（即蘇頌）出爲益州（治今四川成都）長史」，（上安州裴長史書）他就路中投刺，結果蘇頌也待他以布衣之禮。（見同上）由這件事看來，他這時是多麼的想得到一個要人的青睞而藉此以跳上政治舞臺喲！

蘇頌這時對他的羣寮說：「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比如肩也」。（見同上）這是他第一次得到政界要人的稱譽。他本來是個性情倨傲目中無人的青年，（10）再加以身貴爲君侯者的贊歎，那得不在他孤傲的心腦中加上一層與衆不同的自覺？於是他更驕傲更自得的說：「四海明識，具知此談」。（見同上）

依唐詩紀事引彰明逸事說，蘇頌曾經見過李白的春感詩而引起驚奇。這詩的首二句就是：「茫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可見他這時做事，已有點不稱心了。

范傳正在李公新墓碑裏描述李白的雄心說：「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常欲一

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這大概是他投刺見蘇頌的原因，他對於做官是取急進的態度的。惟其如此，廣漢太守來請他出山，他回說「以有道並不起」，而願意在幾個所謂「君侯」——蘇頌，李長史，裴長史及韓荊州等——的面前訴說衷心，並獻一獻文章的好身手。所以當他離京歸耕，（山東）秋夜獨坐懷故山的當兒，第一句就想到「小隱慕安石」的幽情，而他的境遇，却是一顧無養生望，空愛紫芝榮」（見同上）於是不免「哀鳴驚叫淚沾衣」（山鷓鴣詞）了。

安州裴長史也是那時慷慨義俠的一員，在李白的眼中，當然是同志了。（11）總之，李白二十歲的時候，要想出而用世的思想，已經初期的洩現；同時，英豪任俠的本性，已由內心馳射出來，對於被射的同心同意的對象發生一種莫名的欣慕了。

但是李白實際上的活動，並沒有順遂他這種秘密的心理。成都散花樓的朝景，雖也有時可以「極目散我憂」，（登錦城散花樓）但終拘留不住他豪蕩好俠的本性，不得不登峨眉山，過他「儻逢騎羊子，攜手凌白日」的飄飄欲仙的生活了。

到廿四五歲，（12）他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爲他遨遊

中國各省的開始。他辭親遠遊的動機，據他自己說：「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見同上）而觀魏顯李翰林集序所說「少任俠，手刃數人，與友自荆徂揚路亡」，則又似乎同他父親一樣是爲避禍的。但這兩種動機，在別人身上，儘可看做互相抵觸，而在李白少而任俠的本性中，原不足爲奇——這都不過是一種本性的實現罷了。我們可以推想他的殺人，多半是含有打抱不平的性質的。他遠離故鄉的形容，是身邊佩着寶劍，氣昂昂，心雄雄地，活像一個俠客。同時，他自己說「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放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章太守良宰）正與「遠遊學屈平」（秋夜獨坐懷故山）之意相照合。不過他不是「願輕舉而遠遊」，却是願求知我者而遠遊，也可說是願求仕祿的遠遊。因爲他雖曾一度失望於蘇頲，但不像屈原那樣的完全絕望於楚王。他雖然也好神仙，但這不過是任俠的本性的演化，同屈原的因「悲時俗之迫阨兮」而「願輕舉」完全兩途。

李白遺傳的旨趣，既在任俠與文章兩方面；他的幼年教育，又都學些什麼六甲，劍術，縱橫術這類與任俠相表裏的東西；所讀的作品，又多富於幻想的審美的豪放

的性質；再加以他的地理環境，常是崎嶇宏麗的山川勝過平靜少變的平原？所以他這期的作品，已經是「雖頗體弱，然短羽禱禱，已有雛鳳態」。《書詩記事引彰明逸事》因為一切詩歌，都是他精神的物質的生活的描述，雖然形體方面似乎還不能堅強，而其內容則已豪放不羈了。

【註】（1）曾鞏李太白集序說太白死時爲六十四歲，不知何據。若依此倒算，則應生於武后聖曆二年。不過事實上太白做爲宋中丞自薦書時，是至德二年，年五十七歲。（王琦年譜及其他史乘，均可考見）依此倒數上去，恰生於長安元年。寶應元年卒，年六十二歲。曾說誤。

（2）送從姪崑遊廬山序：「余少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五風其三十一：「玄風變太古，道喪何時還」？春日行：「我無爲，人自寧」。又古風其三十三及大鵬賦，以北溟巨魚或大鵬自比。日出入行中的宇宙論，滿含「大塊」——「溟滓」的色彩。從此可知他的思想，是很受老莊的影響。

(3) 見曾鞏李太白集序、劉昫舊唐書及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

(4) 李白未離家鄉以前，已感受到生活的孤單。「辭親遠遊」以後，更加感受到孤苦。上安州李長史書：「白孤劍誰託？悲歌自憐」。因為孤苦，所以「迫於栖皇，席不暇暖」。(見同上)但是結果終是：「寄絕國而何仰？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失路」。同樣的感情，見之於詩歌的，更是舉不勝舉，而尤以晚年為最哀悽。

(5) 李白十六歲時隱居岷山，二十歲時投刺見蘇頌於途中。在此四年中，他曾經跟趙蕤學過一年多的縱橫術，所以他隱居岷山，不滿三年。

(6) 李白有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

(7) 有說開元中，李白讀書於戴天山。(見傅東華選註李白詩一四七頁註一)但實際上他比時正是二十六七歲，已離開四川而「遠遊」了。

(8) 杜甫懷李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記得某人詠大匡山，有「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太白讀書山」句。楊升庵唐詩記事，曾辨明匡山



非廬山。楊氏說：「隱居戴天大匡山」。此句含有二義：一是說他隱居戴天山及大匡山，一是說他隱居的戴天山就是大匡山。而從地理上（戴天在今綿陽縣北，大匡在今江油縣與彰明縣之間，所指實同。）說，似以第二說爲是。

（9）鄉村中找不到相知的朋友，城市裏又沒有安插他的地位，所以他不得不厭棄了。

（10）我們看了他贈張相諸詩，是何等的自負！又如後人替他做的許多碑序裏的記述：「性倜儻」，「一鳴沖天，一鳴驚人……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又是何等的宏雄怪僻！這都與他的環境有絕大的關係。

（11）見上安州裴長史書。

（12）關於李白「杖劍去國」時的年齡，無確實記載。李守章在李白研究七頁上說是二十三歲，不知何所據。傅東華在李白評傳四頁上說是二十六七歲以前。我們從各方面考據起來。也只能說約在二十四五歲。因爲他三十歲

的時候。已在雲夢住上三年。（見上安州裴長史書）在入住雲夢以前，曾遊維揚洞庭金陵等處。（見同上）同時，他二十歲見蘇頌後，又曾久住峨眉山。（見魏顯李翰林集序）於此可大約決定他「去國」之年是二十四五歲，是剛要成年的時候。

十九，十，二十，於大夏

## 批評與謾罵

何•德•明•

——對中國出版界的一點小小感想——

顯然，批評與謾罵是兩樁不同的事情，可是在我們中國畢竟把這兩樁各異的東西，拉在一起而變成一貫的難以分離的事實了，尤其是在出版界。在一般差不多都共認批評與謾罵是決不相融合的，但一切事實所給與我們的終適得其反。我們知道所謂批評是對於某種著作或事件，以客觀的態度，不偏不阿，毫無成見地加以相當的檢討和估價，這原是件很值得讚頌的好事。至於謾罵，那是誰都知道專以主觀的成



見，和固執的立場來吹毛求疵，隔靴搔癢，結果固然與原著作的價值絲毫無損，而所留給我們的也只有莫名其妙，和許多不值嗤笑的片斷印象罷了！

『中國沒有批評家！祇有謾罵家！』這不僅我個人感想如此，就是一般人也都同樣地共認這話無非難的餘地。那是很顯著的現象，簡直隨處可找出證據來。記得在

最近的過去，新月派胡適之羅隆基梁實秋輩，因見中國人的人權的掃地和被剝奪；就在擾亂的政治氛圍裏，漾出了『人權運動』的呼聲。於是『我們什麼時候纔有憲法』『人權與約法』『論人權』……的文章，就一篇篇似大小炸彈般震人耳鼓了。無論任何人，我覺得祇要他想作個『人』，尤其是想作個現在這般混雜情況下的『中國人』，對於這人權運動的鼓吹，都應贊助，並且都應參加進去努力地幹；這

可說絕不需要再去懷疑的了。但有一般人竟大不以為然，彷彿他們不要人權，大發牢騷，作了什麼『論人權的批評』『讀人權與約法後』……的書後，來辯難，他們的目的，是想把人權運動加以否定，以為是不需要；這當然也不能說不是好現象，祇要他們批評態度公正，理由是非常的充分。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他們對於人權運動者，竟絕對的談不到批評，祇是任意謾罵而已。他們對於胡適等的文章的內容，理論的本身，毫沒有批評和檢討，他們祇斤斤於作者的人格的謾罵，什麼『好人政府』『胡博士』『將何以適之』……作了長長的一大篇，累得排字先生費神排了五六千的字。而結果只是空虛，隔着靴兒一點都摸索不到癢處。試問這是批評嗎？我想只要有點批評常識的人，誰都會給以這樣的論斷說：『不過是針鋒相對，毫無理由地謾罵罷了』。

中國文壇的寂寞，真是平靜無戰事。過去的普羅文學，畢竟把鑼敲破了。現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又只是自吹自擂一點引不起人們的注意；像這樣的結果，批評先生自然是英雄無用武之地，退避三舍了。而謾罵太太竟僥倖的交了好運，姍姍地

有嬌嗔的多餘時機了。本來在這般荒蕪的中國文藝園地裏，非但須有鮮麗花朵的招展，碧青草葉的蓬勃；而春風的愛撫，秋雨的滋潤，也終是重要的。而中國的文藝花朵畢竟是太病態太柔弱，經不起春風秋雨的寵愛，同時這寵愛又是不含好意，所以結局竟成了僵化，竟成了化石般了。在先前（？）中國整個的文壇浸染了普羅文藝色彩的時候，批評與謾罵也同樣地無從分野；在普羅文學方面有個自命爲中國文藝批評家錢杏邨者，嘗著有中國現代文學作家（已出兩卷）文藝與社會的傾向及文藝批評集等書，把中國過去與現代的文藝加以探討批評，且對於未來的文藝趨勢作了相當的推測和臆斷；這當然也是值得注意而高興的，況際此中國的幼稚文藝作品，充溢了書舖市廛的當兒，尤其需要這種有力的批評家的出現。但是錢杏邨的所謂一切批評，歸根結底，仍不免蹈了普通專事謾罵的覆轍。在他的一篇『死去了的阿Q時代』裏，就很明爽地漫佈了謾罵的氣息。他簡直把魯迅罵得一錢不值，一般人認爲不可多得的傑作，他的吶喊彷徨竟被他棄若敝屣而下了死刑。自然，只要著作是真的幼稚淺薄，那就是再加增毀壞工夫也未常不可。但魯迅的著作在某一時代自

有他那時代的價值，決不能以現在的不同時代精神去妄自尊罵。因為錢杏邨有許多地方，對於批評的態度是有莫大的缺點的（況吶喊彷徨終已給與中國文壇相當的影響了呢！不過錢杏邨是個以普羅文藝的立場來批評和他們立場不同的其他作品的人，這當然也有他的理由，不過在這裏我不能說他們的立場怎樣！我只能說他的批評態度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很顯然的當我們讀了他的所謂文藝批評以後，覺着他的謾罵態度使人太冒火憤怒，而對於他的人格方面常會呈着懷疑和不敬服的情緒。實在像錢杏邨這種有力的批評家，畢竟是現代中國所極期待着的；讀了最近的他的文藝批評，比較的已有了新的開展；於態度方面也比較嚴整，決不像批評死去了的阿Q時代的那般故意辱罵了；尤其他近來作了一篇『魯迅論』，再把魯迅作一個更深刻的批評；於理論方面也有了相當的憑依，決不似以前的空口胡說毫無證據了。不過在這裏我得敬向錢杏邨君竭誠地說幾句話：『謹望以批評的態度批評文藝作品，否則，謾罵的結末，祇有損害批評者的自身，於作品及作者個人竟可說毫無增損的』！

自從新詩的奇異花朵在中國靜寂文藝園地中佔有地位而灑吐了幽香以後，到如今已有多年的史跡了，雖然說是並不十分久長。在成績方面我們不能說已至最高峰，但我們可以自信新詩是一步步地趨於進步了。在最初期的新詩，是幼稚得不足道，這當然是不必掩蔽的事實；可是現在的收穫終蘊蓄着無限的春笑了。郭沫若徐志摩朱湘聞一多輩也終於值得我們提起的了。在最近所出版的唯一『詩刊』，可說是衝出了雲圍的一輪明月，也可說是炎熱長夏的幾滴雨點！讚愛，自然要使人讚愛了。但在這裏我又要談起批評和謾罵了。好像是去年，在上海×報的報屁股裏，有某君（大名已忘記）作了一篇關於新詩方面的批評短文，（題目怎樣？也竟同時遺忘）這當然又是好事了。在幼稚時期的新詩正祈望着這些春風秋雨的愛撫與扶養，好慢慢地走向成熟的大道。可是那篇短文終究使人失望，終究不是批評只是不相干的謾罵。且所被謾罵的地方，竟於新詩毫無損益，簡直可說是在謾罵自己於新詩沒有認識一般！的確，他不是謾罵新詩。他祇是在訴告而暴露他對於新詩探究的不精深！最可令人發笑的，是這位所謂批評者，竟毫不注意於現在的新詩的進展情況，他

竟只把過去的初期的新詩，隨便引來幾首，把它的一切都抹殺掉，大罵新詩的無聊淺薄，而把它上了斷頭臺宣佈了它的最後命運。記得去年是十九年，新詩自然比較民國八九年胡適之等剛提倡時進步得多了。可是這位批評家，他彷彿只讀過許多年前的初期作品，對於現在比較成熟的竟絲毫未注意及，這也許是鑑賞力太薄弱了吧？不過，我總覺着這類批評者聰明太過的批評，實在太可憐憫了，既然來批評，起碼就得把整個的新詩壇作一次約略的鳥瞰。像這樣只把初期的，並且是特別取些初步幼稚的作品來胡亂批評！不！胡亂謾罵！這真好像批評一個人好壞，不管某人目前的景況怎樣？只說他小的時候，連話都不會說的，拉屎是往床上拉的，試問閣下的幼年景況是不是這樣？總之，凡是一件事物的進展，都有一定的相當的程序與步驟。像這些一點心都不願意操，只看到了事情的一小部份，就毫不客氣的大放歪詞，破口亂罵，這正如北方人有句俗話：『看見了駱駝以為馬腫了背』。一樣的粗心，一樣的淺薄，一樣的不值一笑！批評者！不！謾罵者！你們是井底的蛙呵！你們也知道井外還有浩大的海洋嗎？



信手寫來，證據的多竟是這般的出人意料之外。其實，烏烟瘴氣的中國現在出版界，何嘗有甚批評，有甚麼真正的批評家！謾罵，謾罵才是獨一無二的能事呢！在這收結的時候，我還得拖一條尾巴，說及一點出版界的『捧場』把戲。在上海的各報附刊上，特殊的是×報的書報介紹欄，常常是捧場角色在鬧着滑稽大會串。什麼××……等很少人注意的刊物，當牠們每期出版之後，照例是洋洋數十萬言的介紹文字，不，捧場文字！歌功頌德，說是沒有一篇不值得讀數十遍的。那些捧場者，當然是某某刊物的關係人物（當然也許有點出入），一方面固然盡了友誼而得着某刊物的好感與歡心，他方面一千字起碼有一隻洋的代價，且借此又可成個小小批評家（？），一舉數得，那又何樂而不爲呢！哈哈，你捧我捧，彼吹此播，文學家，詩人，於是乎似糞蛆般的日益增多而蠕蠕終日了。朋友們！你如果要批評某種著作或事物，在先，我要警告你，你須記得你只在對他的著作的評價，你須用客觀的態度，毫不參以主觀的偏見；你須對於它的技巧，思想，文字各方面，平心靜氣地作種種忠實的批判。你切不可在這些之外，對於作者人格及其他加以任意的污辱！

尤其是對於批評的態度，務要嚴正，切不可流於刻薄俏皮。朋友們！假如你在批評某某著作之前，我望你先要認清你自己是在批評不是在謾罵！你須是個批評的忠臣；你決不可是個謾罵的走狗！

一九三一，春天，上海

## 西方文化與中國近代文學之影響

朱之平

一般地說來，文學的範圍，形式，內容，以及文學的各方面，是時時依着時代文化的影響而變革的。

歐洲文學受了希臘和羅馬的影響；法國文學受了英國文學的影響，英國文學又受了法國文學的影響。至於中國呢，最初受到外來的影響是漢時佛教之輸入；其次就是北方民族的民間故事，民間歌謠及元曲等。

但是，佛教影響之在中國，雖已深入一般人心，而在近代中國文學上却究竟有限。至於北方民族的民間故事，民間歌謠及元曲等等——這一類東西，已入了新的形

式和新的整理底領域。

那麼，中國近代文學的勃興及其燦爛的成績是從那兒來的呢，這個，我們就不能不說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了。

西方文化的輸入也很早，差不多在元末明初，中國就有西方的藝術與科學了。不過直至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爲需要所迫，才踴躍地追求西方文化了。

西方文化輸入中國，在中國近代文學上給了很大的影響，其輸入的途徑大別有三：

- 一、西方名著的翻譯。
- 二、定期刊物的印行。
- 三、教育制度的改革。

現在挨次把牠說明一下：

一 西方名著的翻譯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才放棄她的閉關政策而習取外來的文化了。一八六七年，同文館產生了，中國學生遂得有研習外國文的機會。後來又有江南製造局翻譯部譯了些關於藝術科學的東西，但是，因為這些譯品的乾燥滯澀，所以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非常薄弱。一直到嚴復和林紓出來，才整部地把西方文化介紹到中國來。

嚴復是個出名的，精通英漢的學者，最初他在英國習海軍學；回國以後，他便致力於哲學，社會學的研究了。他翻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穆勒的自由論（*On Liberty*），孟德斯鳩的法理（*Spirit of Laws*）等名著。他的翻譯非常精確，筆調也非常華麗，中國人經他這番介紹以後，才真正地看見了西方思想的梗概；於是從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錯誤底觀念也打破了。

至於林紓呢，他是個不懂西文的人；但是我們不問他懂不懂，我們要承認他確乎賣了九牛二虎之力給中國介紹了西方的小說與美術文。靠他的同僚底輔助，他譯了一百多部世界名著，就像大仲馬，小仲馬，伊爾文，迭更司，司哥德，高爾斯密，

這些名家的作品，他都譯了很多。

這二位翻譯家，在中國人垂著尺涎，生存活剝地攫食西方文化的當兒，的確得到了相當的贊許和成功。

但是，他們所譯的東西，太重於內容而太輕於形式了，他勉強把原來自然流瀉的內容，配以中國唐宋八大家的形式，使中國一般的讀者不能領略，這也是無可如何的遺憾了。

直到近幾年來，中國的語體文學佔有很大的勢力後，西方文學的形式也浸入中國的文學裏面了。

## 二 定期刊物的印行

唐朝時候中國就有新聞紙，不過那時候的新聞紙只是一種官報的形式；至於現在這種新聞紙，在中國和外國通商以前還沒有呢。

後來有外國人在香港上海創辦報紙和定期印刷品，於是中國也模倣起來了。不過那時的報紙，只是公報和商報一種混合的形式罷了，每日除去「公」「商」而外

，別的問題一概不談。一直到中日戰爭，中國大敗之後，這些報紙才熱心地討論起政治問題來了。

在這期間，最有力的一個定期印刷品就是梁啓超主編的時務報。這個報紙的目的和任務是鼓吹革新政治——所謂戊戌政變的。但是，後來，慈禧太后恢復了政權，又推翻了革新政治的政府，梁啓超也逃亡到日本了，這時候，代時務報而起的是新民叢報。

新民叢報也是梁啓超主辦的。他爲的要使他的理想廣播於民衆之間，所以他的文筆也擺脫了歷來的經史底故調而創了一種淺白的文體。他的熱烈底政治的討論，會激起好多留學日本的中國青年，這些青年向着同一個目的，和梁啓超作同一的革新政治的鼓吹。所以那時候，他們所辦的刊物不下五十餘種。

後來，時機迫促了，他們內部的意見也分歧了。激烈地爭辯的結果，就是立憲派和革命派的分化了。代表立憲派的是梁啓超及他的老師康有爲；他們（立憲派）俯首於滿清皇帝之下，苦口婆心地作君主立憲的勸導，代表革命派的是孫文；他們（

革命派）認為只有顛覆滿清建立民主共和是救中國唯一的方法。當時革命派的宣傳機關是民報。民報的內容，除去攻擊異黨而外，就是推廣他們革命的理論；其中最有力的份子就是汪精衛。

自從革新政治的鼓吹發動以來，中國學者在定期刊物上，遂時時發表個人的意見，及到民國初年，簡直風行一時了。辯論的文章也在新聞紙定期刊物上露出頭角來了。而當時辯論文的作者差不多以張士釗為巨擘，他的作品大都見於老虎報、立報上。其後，與張士釗並駕齊驅的就是黃遠庸；他是當時北京新聞界的巨子。

那時候，梁啟超主編庸言報，他撇棄了從前的舊套，握起一枝邏輯的，精確的新筆來；他，——梁啟超，可以說是中國雜誌文學的先鋒了。

到這個期間，中國雜誌文學的進展，遂從政治的分野進入社會的分野，一般人都注意到新文化的問題，而擔負這種任務的雜誌就是新青年，新青年給了中國很大的新文化底貢獻，其中最漂亮的兩個角色要算陳獨秀和胡適。他們宣傳的影響，廣大地深入了青年學生的心坎，於是，五四運動，新文學運動，不期然而然地就發動了。

新文學運動的發生，給了中國近代文學一個新的局面和進展。而這種發生的來源，我們又不能不說是定期出版品——這個西方舶來品的功勞了。

### 三 教育制度的改革

一九〇〇年的拳匪之亂，給了中國很大的創傷，反對政治革新的滿清政府才痛切地感到革新之必要，於是，一九〇二年下了諭旨把書院改成學校，完全照西歐大學的形式。次年，科舉制度和八股文章也取消了。原來科舉制度和八股文章是明代以來成績卓著的愚民政策。牠的目的就在使一般知識份子的思想完全限於四書五經的刪章節句底解說之內，不至於吸收了異端邪說（？）以破壞他們子孫萬代的天下；豈知社會進步，時代變遷，這種制度不能與社會的潮流相適應了。這麼一來，西方的教育制度就乘隙輸入了中國。所以一九〇二年的教育革新也決非偶然的呀。

自此以後，教育制度經了幾翻改革才成爲現在的樣子。現在，一般學子們能夠自由自在地表現他們的思想了。知識的分野也擴大了，不像從前書院似的——只學些



不能應用的抽象知識就了事了。這種思想的自由表現與知識分野的擴大，不獨給中國文學一個很大的革命，同時，應着這種趨勢，新的書籍，新的刊物，新的印刷品，也雨後春筍似地產生了。

西方文化與中國近代文學的影響底大概情形既如上述，現在我再特別舉出三件事情來：

- 一、拼音字母；
- 二、白話文學；
- 三、整理國故。

中國老早就有人研究過拼音字母，但是許多人以為這件事很難作到，所以終沒有人來堅決地提倡，直到滿清末年，西方文字輸入中國，於是有些學者和教育家也創了幾種拼音字母。

起初，這種字母的發音完全依各地的方言爲標準，一味的亂拼；後來，統一國語運動發生了，這種字母的發音就不得不出一個普遍的標準來，不過，其間只以北京的方言與這種字母的發音應和得多。民國二年教育部在北京召集了個國語統一聯合會。出席代表有七十九人，開會的結果，決定了三十九個字母。於是，爲使這種字母的發音完美起見，標準國語所成的百分率是：北京方言占百分之九十有餘；其他各地的方言只占百分之幾罷了。但是這次的結果並沒有給中國語言以很大的影響。到了民國四年，教育部成立了一個團體，招引各方學者，討論字母與發音的統一，直至民國七年十一月，教育部才把這種字母正式頒佈，自此以後，這種字母便通行於全國。

白話的運用——在中國近代文學的進展上是極重要的一步。

誰都知道，中國的文字有文言與白話的區別：文言——可以說是過去的，統治階級的，死的語言；白話是平民的，（被統治階級）現在的，活的語言。白話文學（

語體文學）早已在平民間有相當的影響，不過把白話文學認爲是舊文學的自然底後裔的，却是近來的事。至於起初倡導中國白話文學的，是幾個美國留學生。他們把中國文學和西歐文學做了一番比較的研究，給了中國文學的真價值以一個新的估量。於是，中國的文學革命便基於此了。

民國七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中國文學改良芻議，接着，陳獨秀又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這兩篇文章，不但把舊文學幾乎處了死刑，而且給了白話文學一個堅固的立場。

但是，這是當然的——一件事假若是真，真而動人的時候，一定能惹起反對的。文學革命運動自然也出不了這個範圍。所以當胡適的中國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一發表之下，一般舊學者們立刻激烈地反對起來，他們認爲「白話」只能用在「平民」之間，不能當作文學的工具；至於新學者和一般青年們却極力擁護白話文學，並且擴大文學革命的宣傳。激烈的爭辯底結果，文學革命成功了。白話成爲表現思想最好的工具了。

國故整理是漢學的復興；我這裏所說的漢學是指明末以來的考據學而言的。

考據學是中國的純粹國貨，牠的用處是解釋周宋諸家的書籍學說底來源及真義；但是因為他們向來使用的方法是主觀的；所以他們解釋錯謬的地方也很多。

自西方文化東漸以後，他們不滿意於舊的，主觀的考據底方法，而襲取西方的科學方法以補足這種缺點，於是中國漢學遂得到新的估價和新的領土了。

上面所舉的事實，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西方文化對於中國，直接地，間接地，給了很大的影響。而尤可注意的是國故整理與文學革命運動的並行；因為中國國學沒有相當根基的人是不能把西方文化介紹給中國的。倘若我們只把文壇上的文言勢力改成白話勢力，國故並不加以整理，那我們將來對於西方文化的吸取，不過同「不嚼而嚥」的豪餐一樣，只能喫，不能消化罷了。

所以整理國故與文學革命，不但不互相背謬，並且能夠構通中西的文化，其影響

是很大的！

### 研究課外讀物應該注意的幾點

陳·伯·符·

凡是一個學生，他除了課內應該研究的幾本課本以外，一定還有許多的人，很願再抽出一部分的時間，另外找些材料，供給自己研究。不過研究課外讀物，一無頭緒，非但無補於事，並且還白耗了光陰，豈不可惜！所以我不揣冒昧地，寫了這篇文字。

在未說注意點以前，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研究課外讀物」？能明瞭這問題，那末，對於研究課外讀物，才肯努力前進。

「為什麼要研究課外讀物」？換句話說：就是「研究課外讀物，有什麼益處」？本來，我們研究課外讀物的益處很多，歸納起來，可分為下列三項：

(一) 補助課本之不足：我們讀書的目的，是為將來立身起見；假使沒有豐富的學識，就難立足於社會。但是要有豐富的學識，僅靠着教科書裏的一點，真是「

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因此，不得不仰給於課外的補助。所以說：我們研究課外讀物，是補助課本之不足的。

(二) 減免無味的閒愁：誰都知道苦悶的來源，一部是由空閒。因為一個人空閒之後，一切的苦痛和幻想，都羣集於腦海了。所以多讀書，可以免掉許多的胡思亂想，以致悲觀而消極。

(三) 改良個性：文字的魔力，不但是能減免閒愁，並且還可轉移個性。譬如性情乖戾的人，倘使讀了修養身心的文字，定可平心靜氣，返妄歸真；又如神志頹喪的人，倘使讀了俠義的，革命的文字，或許能奮發精神，努力前進。曾國藩說：「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可變化氣質」。由此可知此言之不謬了。

爲什麼要研究課外讀物，已如上述了。但是研究課外讀物，又要講什麼注意點呢？因爲「差以毫釐，就要失之千里」的。謹將管見所及，擇其要者，述之於左：

(一) 注意選材：文字的能力，既然可以減免閒愁，轉移個性，則我們對於材

料一層，尤宜特別注意，以定取舍從違的標準。須知現在的出版界猶如三春嫩筍，層出不窮，內容純潔的，固然不少；但是蕪穢的，亦未嘗沒有。在年輕的學子們，思想不能鎮靜，一旦上了圈套，不但得不到效果，反要陷於深谷！所以對於選材，不可不審慎。

(二) 認定性質：研究課外讀物，本是希望補助正課之不足的，不過各種讀物的性質，無論是長篇或短篇，各有不同。假使一種文學，你用科學的眼光去研究，或者一種科學，你用文學的眼光去研究，那就糟了。眼光看錯，非但不能長進自己的學識，並且還是白吃辛苦。所以對讀物各種性質，應該加以相當的判斷。

(三) 閱讀方法：無論閱讀什麼書籍，切不可用「粗枝大葉，走馬觀花」的方法，把他模糊的過去。朱熹說：「看文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便見得真味」。曾國藩論治文法上也說：讀書如「富人積錢，日夜摩挲」一樣，要專要熟；看書如「商賈趨利，聞風即往」一樣，要多要快。我們現在因為時間的關係，雖不能像朱熹的「猛將用

兵，酷吏治獄」；曾國藩的「富人積錢，日夜摩挲」。我們看讀的標準，却至少要對於那書之明白了解才終止；並不是模糊地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便算了事的。那末閱讀的方法怎樣呢？華因先生說：「第一遍閱讀時貴快，貴懂得大意；第二遍就該把不易了解處，仔細考慮，以期懂個透澈。所流要旨或原則，應求其實例與應用處，不要含混過去」。——見學生雜誌十三卷八號學習法概要的註釋——朱孟實先生說：「第一，凡值得讀的書，至少須讀兩遍。第一遍須快讀，著眼在醒豁全篇大旨與特色。第二遍須慢讀，須以批評態度，衡量書的內容。第二，讀過一本書，須筆記綱要精采，和自己的意見」。——見一艘一卷三號談讀書——至於爲什麼要記筆記，他也說過：「記筆記不特可以幫助你記憶，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細，刺激你思考；如果自己選擇了某種書籍，覺得可以做我的讀物的，不妨就照這樣做去。不過我們閱讀小說，却要另具一付眼光：在普通一般人，閱讀小說，都是看事實如何開始，如何結尾；從沒有研究牠的佈局，背景，和描寫的手腕。所以我們看小說，要着重一篇的佈局，背景，和描寫的手腕」。



(四) 閱讀時間：這一層似乎值不得要我多費紙墨，因為誰不知道研究課外讀物，什麼時間都可以呢！我恐怕有人像這樣的回答，所以特別提出。我所以要說到這一層的，有着兩個要點。

(1) 不可荒正課而閱讀課外讀物：有一般人看某種書籍，乘一時興味，竟要把一篇或一本，一直看完，因此正課也無暇復習了，甚至於有的在上課的時候，也偷偷摸摸的看課外書籍，這種行爲，不但犯了校規，却又荒了正課，這是何必呢！

(2) 閱讀課外讀物，須在精神充足，不感疲乏的時候：我們無論做件什麼事，沒有精神，總難得到好的結果。假使你在精神疲乏的時候，去拿一本書在手裏強迫自己閱讀，結果不但沒有收到效力，反花了時間，昏了頭腦，這又何必呢！

有此兩端，所以對於閱讀的時間，不得不加以相當的注意。

(五) 心要沉靜：古語說：「心似平原走馬，易放難收」。所以無論讀什麼書

，心都要靜，不可把牠放肆。假使你心在逛公園，吃大菜，看影戲，又麻雀，你身體雖是在自修室，手裏拿了書，目光注視着，嘴裏呻吟着，一頁一頁的向後翻去，試問所得幾何？程頤說：「性靜者可以爲學」。朱熹說：「人要讀書，須是先要收拾身心，令其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可見得閱讀書籍，必定要心靜了。

(六)懷疑的態度：我們研究課外讀物，注意了上列五項，還不能算圓滿，此外尚有一件事，就是要有一「懷疑的態度」。因爲我們有了懷疑，才能求出真理，不致爲書所欺騙。梁任公說：「任你古人今人所說的話，我總要求出個真知灼見」。惟能「懷疑」，才得「真知灼見」；能得「真知灼見」，則自己之思想，才得日進；思想能日進，則不愧爲補充課本之不足了。

上面六項，雖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是能照樣做去，便可以走入門徑，不再作「門外漢」了。

## 殘 灰

汪蔚雲

他近來委實消沉得像一堆燒燼的殘灰。

他時常一個人坐在小房裏苦悶，他時常發氣，他時常流淚！他簡直不能抑制住自家長流着的淚。他每每自己對自己憤恨的說：

——淚呵，你流吧，你流吧！你把我流得骨瘦形銷吧！你把我流得面黃肌瘦吧！流吧，流吧，你把我流死你才快意呀！反正我在這世上是一個無用的人了，反正我這人是一個無意義的生命了；

但是這樣的說着時只有使他分外的悲傷，只有使他的淚分外湧得利害！結果他只有一個人抱着被頭嗚嗚咽咽的啜泣起來了！

他並不是一個工愁善病的人，他也是一個勃勃有生氣的少年。他時常想振作起來，他時常想興奮起來，他時常想鼓着勇氣跟隨着時代驅馳。他在給他的友人底一封信裏說：

——我近來簡直苦悶得要自殺。我對於一切都厭倦，我對於一切都絕了望！我簡直不知我生在這世間有何意義，我簡直不知道這每分每秒鐘間有什麼愉快存在！

——我知道一個青年不能這樣消沉，不能這樣自暴自棄！我也常想將自己的身體從苦悶中拉出來，趁着年青的時分，幹一點有益的事。但是我的心總是陰鬱得像黃梅時節的雨天一樣；總是徬徨，總是苦悶，總是一刻鐘都不能安靜！

他每每將這封信的原稿檢了出來把這句話在肚裏唸了又唸；當他唸的時候，彷彿看見那些字句間都閃耀出一個黃瘦的臉，在用他們失望的眼光，噙着淚的眼光向他睇視。一陣哀感忽然飛掩上他的心頭，他不禁淒然的叫道：

——哦！哦！這便是我！這便是我！

——我是在淚池裏度日子，我是在失望中尋生活！

——快樂於我只是月下的一個影子，我永遠追求着她，我永遠得到的只有失望！

——青春於我好像是鏡裏的朱顏，我好幾次想追着她，但我所捉着的祇有空虛！

——哦！哦！可憐我這愚蠢的動物！可憐我這灰色的生命！

油灰色的天幕靜靜的張着，彷彿那憂鬱者的臉色一樣，灰澄澄的不露出一絲陽光

也沒半塊白雲的影子。罩在這灰色天幕下的一切，都分外顯出沉重，陰沉的樣子。躺在天邊的遠山，黑沉沉的一聲不響，彷彿是一隻死了的豬。田間的樹木只剩幾根蕭條的枯枝，在風中掙命；田裏的稻草根都早已耕去了，漆黑的田土沒有一絲遮蔽的呈露在我們的面前。田旁有一塊大草坪，坪上的草枯黃得如蠟製標本一樣，一動也不動的匍伏在那裏。從草坪過去是一個很大的竹林，滿林的竹都非常消瘦可憐，只在寒嚴的北風之下不住地搖顫。竹林外面便是貫流S縣東區全境的R江了。

他一個人在這學校左近的田間蹣跚地步行了一會，覺得自家的心頭，似乎有無限寂寞無限淒涼重重壓著的樣子。做了兩節徒手運動後，他便順着河旁的小路慢慢走去。——他像希冀尋獲些什麼似的，然而又像沒有！——他低着頭，他的脚步和老人底一樣呆鈍，一樣懦弱。

等他擡起頭來，他已走到村外的「大鴻橋」前了。

這是K村附近一座很大的橋。橋身高五六丈，闊三四丈，長三四十丈左右；橋下共有七個拱門；橋頭有一個亭，亭旁便是那沿小路而來的大竹林。橋的那岸有許多

參天的古樹，一株株樹影返照在流動的水波裏，一閃一閃地動着！這橋下的魚是非常有名的；因為K村裏有一個公約：這橋下的魚無論何人不許捕釣的；所以魚類越聚越多。到現在無論什麼時候，倚到石欄杆上去一看，總可以看見那清澈見底的綠波中，時常有一大羣一大羣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魚在游來游去。

跑到橋頭徘徊了一趟，懶懶的走上了橋。在橋上走了十幾步，他就撲到石欄杆上去看魚。他看了一會，不知爲什麼忽然滴下了幾顆清淚來。淚兒滴上水面的時候，起了一層一層的小漩波；許多魚兒都爭着來咬，繼而它們似乎悟到這不過是一滴融解在水裏的苦汁，就失望着紛紛散去了。

——哦！哦！我這連魚兒都不如的人兒哪！我連魚兒一樣的自由都不能得到呀！我連魚兒一樣的幸福都不能得到呀！我簡直比魚兒還不如，我簡直比魚兒還可憐！哦！哦！我還有什麼臉兒活在世上，活在世上呢？……

後面橋石上忽然起了一個輕微的足步聲響，他回轉了頭，是一個中年的農夫在向他面前走來。他疾忙拭乾了淚，像恭敬而又像逃避似的低下了他的頭；等農夫走過

去了，他方才如被赦似的擡起臉來。

他望望那河水的上源，只是渺茫的沒有盡頭；在那沒有盡頭的渺茫上面，是霧一般的遠山；再上去便是灰色的天了。灰色的天倒在河中，河水也變成一股灰色的水流；幾隻小舟在那上面飄搖着。他又回過頭來看看河水的下流，只有一隻小舟在那灰色的水流上慢慢前進。

——灰色河中的一葉小舟呀！

那兒是你的來途？

那兒是你的去路？

——灰色河中的一葉小舟呀！

我只見灰色的水流泱泱，

我只見灰色的雲波渺茫！

——灰色河中的一葉小舟呀！

難道這泱泱底是你來途？

難道這渺茫底是你去路！

他看了看河中的小舟，覺得自家有無數悲涼，有無數哀感，有無數話語說不出來的樣子；直待吟出了這首詩以後，心頭才舒適了許多；好像自家無數的悲涼，哀感，隱衷都訴說出來了。

河風一陣陣地吹來，如刀鋒滑過肌肉一般的寒峭。他這時候才記起自家身上穿的衣服太單薄了，才感覺到一陣陣的冰涼；他便走下了橋，瑟縮着身子回去。

——唉！唉！我是和死人一樣，我是和死人一樣呵！

夜深了：在這寒冬的深夜，四圍只有死一般的淒清，死一般的寂靜！他一個人住在這空洞的龐大的學校裏，在白天，還有學生們，還有同事們，倒還不覺得甚麼；一到晚上，學生們都散學回去了，同事們也都回到甜蜜的家裏去享受天倫之樂去了



，他一個人孤寂寂的，真覺得淒涼，真覺得寂寞！而況這學校位在村外田野間，四面都是水田；這校舍又是從前的貞烈祠改建的！他雖然不迷信鬼神，但是當他初到這兒的時候，一個人在夜裏，聽到窗外怪鳥的淒厲底哀鳴，北風的粗暴底狂吼，樹葉的幽微底聲響，也不免神經緊張起來，提心弔膽的覺得恐怖呢！住久了，這恐怖雖然是一天一天的低減下去，而他的一種寂寞和孤淒之感，却一夜一夜的加深起來，一夜一夜的厲害起來。

他是患着失眠症的，在夜裏，他不能如旁人一樣老早的便去睡了；對於這漫漫的長宵，他真不知要怎樣的去度過呢？書，他所有的差不多都看過了，他沒有興趣再去讀第二遍，第三遍；而他也沒有錢去買新的。筆，差不多是引他下淚的媒介物。他有好幾次提起筆來寫，但是結果只有滿紙縱橫的淚痕，只有滿紙縱橫的墨水！他真沒有一次好好的做過一篇文章過……

他真不知道要怎樣去度過這漫漫的長宵！他真恨這「夜」：他真討厭這「夜」！他真恨這使孤獨者難堪的「夜」！他真討厭這使孤獨者傷心下淚的「夜」！

——噢！噢！這夜！這寂寞的夜呀！我真耐不住這樣的寂寞了！我真耐不住這樣的淒涼了！我真渴望着有一個人兒到來，一個人兒到來！——即使是精靈的化身也好，我所厭恨的人兒也好，我的仇人也好；我只希望着有一個人兒來到，來到呵！舒緩得像老人一樣的夜風輕輕的叩着窗門，澎——澎——作響；他以爲有什麼人兒來了，疾忙從幻想中回轉來，站起身來去開門。然而，等他開出門來看時，鋪展在他前面的，只有死一般的黑夜，只有死一般的寂寞！

他失望的回到窗前時，他只得又從事於幻想了。幻想真好像是他唯一的伴侶！在這漫漫的長夜，可以陪伴他，安慰他，使他消除苦悶，解除寂寞的，只有幻想，只有幻想的 Utopia 了。他幻想得非常利害！他幻想的 Utopia 像海一樣地深，一樣地闊；他只在這又深又闊的海一般地 Utopia 中滾來滾去。他幻想到他曾經長期相聚過的一切人：他的飄流在異地度着艱苦的戎馬生涯的二哥；他的爲衣食在 W 埠賣勞働力並且還要受到許多不平等待遇的四弟；他的遠嫁 M 村在大家庭制度下掙扎的姊姊；他的年過半百還在爲家計辛勤的奔波的老父；他的一生孤獨老年猶在度着寂

寥伶仃生活的姨母；他的一世艱辛沒有享受過一天快樂的日子而現在長埋在地下的可憐的母親；他的一切同學，朋友……

——他們現在在做什麼呢？他們知否有一個孤獨的我在這兒思念他們呢？從前，  
——哦！從前……

他又閉着眼，默默的想到了從前——一想到從前，一切有趣的，浪漫的，滑稽的，悲哀的，痛苦的，慘傷的，快樂的，不幸的故事，都一幕幕的在他眼前映出來了。

但是等他睜開了兩眼，充滿小房內的，仍舊只有死一般的孤淒，死一般的寂寞！

——哦！哦！一切快樂的，幸福的，微笑的都逝去了，剩下來的祇有不幸，悲哀和慘痛！

——哦！哦！一切有趣的，浪漫的，滑稽的都逝去了，剩下來的祇有冷靜，寂寞和孤單！

——哦！哦！我的心是埋在邈無人跡的沙漠！我的心是葬在遠離人世的荒島！

——我，只有自己的影子跟隨着我！只有自己的聲音沖進自己的耳膜！只有自己才感覺自己的存在！

——噢！噢！圍着我的只有死一般的孤淒，死一般的寂寞呵！噢！噢！我是被世人所擯棄了！我是被幸福所擯棄了！我是被愛情所擯棄了！我是被快樂所擯棄了！——哦！哦！我是一個被一切所擯棄的零餘者，零餘者呵！

一九二九，一月十二日於歙城

## 日記斷片

陳永耀

二月九日

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昇得很高了，今天的天氣特別清朗，想是因昨天颶風的原故。

近來的心境太不佳，矛盾錯亂，終天無聊的應酬又太多，精神恍惚異常，對於實生活一些也感不到真實；我意識着我自己好像一個歇斯迭里病的遊魂，我的腦上常

泛着愁雲，心裏常浮着淚液。——奇怪！我不但不能平心靜氣的哭一場，反而不能制止我的快感，這快感是在悲哀的重壓之下，產生出來的無意識的有力的反動，這種快感我覺察到牠比一把寶劍還鋒銳，牠是宰割着我的生命的。當這種快感暴發一次，我的生命力便減低一分，我的精神也便更萎靡了。所以這快感的制止我是完全失了能力。我圓睜着戀顧人生的眼，心火是早已熄止了已成灰燼，我是在嫉妒着人們，悲哀着自己，把握着生的存在，感不到生的歡喜，在悲哀的淚液裏閃着虛偽的欣愉之光，更在欣愉的後面透露出真實的悲哀來。更苦的是這種心情只有我自己瞭解，這話只能向我自己訴說；旁人是不能瞭解的。

昨天下午，我正在讀書，S跑到我屋裏來，他說C女士來了，叫我去看看。她是B的戀人，他倆的關係我是早知道的，爲着我和B是朋友，所以我也很想見見C女士的模樣。當時聽了S的話，便拋了書和S一同走到B的屋裏，我的頭還未直起，B已把我們介紹過了，兩個女士我依舊不知道那個是姓C的。當時心裏一急發出了這樣的一個愚問『B，那位是姓C的』？在我這追問之後，B又特別的把姓C的指

給我看，S笑了，那位姓劉的女士笑的走了出去，姓C的直視了我兩眼，臉上像是羞了，我和S走出B的屋子，S說我太傻氣。今天想起昨天那事，自己也覺得好笑。

晚上元來了，他說他最近不創作，原因是一則自己不能創出驚人的作品，二則是想讀些書，做一番涵養的工夫，他這主張很對。

受傷的手昨天抽去了一根線，今天抽去了兩根線，因為手指屈曲的緣故，又加纏上了一塊木板，不叫指頭屈曲；指頭一屈曲傷口便要張開來，不容易好。

二月十一號

天還未明我就醒了，我本還想熟睡，但是不如願，睜着兩隻眼睛在思索事情，竭力的抑制也不見什麼效果。遲了片刻我還是醒着，並且腦裏的思維更加緊張了。在我的心頭只覺得一陣辛酸，心兒好像是要被淚液淹沒了似的難過，我用右手壓在胸口，一刻把害着病的左手也加放在上面，這樣不但不能減少我的悲哀，反覺到心兒更爲沈沒。我不是想哭麼？而哭的本能也像丟掉了。

我起來一個人對着盞孤燈坐在窗下，長吁短嘆。但這時我想起了『中夜起長嘆』的一句詩來，於是我便又細味着我目前的詩的生活，反感到生的真樂。接着又想起『中夜不能寐，披衣起徬徨』，『誰不會披衣待旦，啜泣到天明』許多詩句。哦！這時我心裏算得到一點安慰了。我們拿藝術的態度去嘗試人生，愈是苦的生活，愈能感到人生的深味。

我想起了昨天晚上我說錯了一句話，惹得S嘲笑我半天。S的口真快，不知是什麼時候他可把我和勤的關係告訴元了。以致元在昨天見了我便問你的愛人來過了不會，我回答的是好久沒有來。誰知這話答錯了，惹S又對我嘲笑了一陣。在我的意思是表白我和勤的關係很淡漠，而S的意思是勤兩天沒來我可感到好久了。這分明是相關的密切，相愛的深濃，人們故意曲解我，我是向來不辯駁的，因為你愈辯駁，反使他對你的曲解愈多；他故意曲解你原是想使你不安的，你真的不安起來正中了他的計。所以人們故意曲解我，我是只有冷靜，冷靜是我的法寶，我是常常用這法寶制勝了人們。S的這一次對我的嘲笑又是在我的冷靜之下消失了。

我想起了勤，連牽的想起了昨天的那件事情。這事情在我腦子裏回憶了一下之後，又想到勤的本身上去，她的頭痛不知是否痊愈，她不知什麼時候入校？……關於他的事情，我默默的思索了半點鐘，決定要給她一封信。

吃罷早飯，到醫院裏去看手，付郵了兩封信，一給勤，一給L先生，回來到玉印家，他回故鄉去了。他約我到他家來，我到他家看到他撤下的一個名片，說他是有要事，不及告辭。我心中有些不樂。

回來晝寢，醒後接到麟兄的一封信，他說我姑母不久將到我家去，勸解一切，叫我不要太煩悶。

子明一面束褲一面進到我屋裏來。他開口便問我為什麼從家回來那麼早，我沒有答話。他和我同縣，相住的又很近，他說他在郵局見到了B給我的信，他後悔着沒有把那信給我帶來。他追問着B為什麼在伏同南街發信。他這發問的動機是猜疑B和C女士結了婚。他的意思我很明白，但是我回答了個不知道。他是不會知道那是勤寄給我的信，他不知道我又新交了一個與B同姓的女子。我也用不着把這事告訴



他，讓他奇怪着吧。

我像是看到了勤的那封信，我像是回到了D鎮的郵局裏，勤的秀麗的筆跡，斌媚的字體，我想伸出手把那信取起來，但那是一個夢的幻象。今晨不是寄給勤一封信麼？這時不知他接到了否？

我和章談話，他躺在我的牀上，他的態度很隨便，永叔來，S又和他談到了子星，S說子星是神不是人，說他沒心作壞事，而作出的事情都不正當。永叔口口聲聲說子星連寄一封信的錢都沒有，他的意思是想叫S給子星兌去幾個，S也答應了。永叔走後，S和我商量，我回答我不管，並且我堅決的把這話重了兩遍，眉頭是皺着，心裏好像有氣。

不知道爲什麼我會想着今天勤會到這裏來，但是她沒有來；不過我想着即使她不來，她的信總該來；但是她的信也沒有來，心裏感到一種空墜的悲哀。

小說月報十一號（第二十卷）北宋詞人一篇，我讀了二十頁覺得還有意思，我讀到好詞就想痛哭。我近來的精神很不好，深感到人生的無味。我是把一顆真心拿給

勤了，但不知她是否能提攜我，我恐怕他不知道我的詳情，他一旦知道了怕她要會棄我，而同時我又很信仰她是個新女子，她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她也許能夠自深淵裏把我救出來，我的心在這猜疑之路上徬徨着，很感痛苦。

我想做幾篇文章，現在預定的題目是：——

還鄉雜記 子星

二月十二號

昨夜做夢：上山，跳水，逃難，躲火，一整夜沒有得好好的睡覺，醒後精神異常困倦，在我正扣衣服的當兒，S進到我屋裏，幫我的忙把衣服穿了。他問我『你昨夜睡的時候爲什麼帶着氣呢？我給你解衣服你也不理我』：『我也不知道，我的性情就是那個樣子』。我說着笑了，心裏隱痛起來。

我練習字，文站在我的後面，說我寫的不像樣，他是個沈默的人，我奇怪他近來變的肯說話了。我記得他昨天走的時候，一言未發，今天好像故意講點話再走似的。我也笑了笑回答道：『我寫的是我的字，帖放在那兒是個樣』。

——語絲上的封面又變了，也不見得好！

——要算那個蛤蟆封面印的時間最長呢！

前面是文的話，後面是S的話，接着插入了我自己的話。

——我看要算那個苦悶的象徵的封面印的時間最長！

——那個就是蛤蟆封面，不過你把他看為苦悶的象徵了。

這話還是S說的，語調談諧堅硬。

——但是我把那封面看成天鵝了！

文又接了腔：

——哦！一人一個看法，這是多麼有意思的看法！

我的看法代表我，你的看法代表你，他的看法又代表他。

——是的！（S聽了我的話好像有些不高興）你是文學家，他是天鵝，我成了癩

蛤蟆！

## 杭遊雜記

余恨病

到杭州去的相思，是幾年以來，不時在我心坎裏掀動的。有時聽了從杭州遊罷歸來的人的傳說，那時我不時在心坎裏的相思，更加無限的掀動：

西子是這樣的柔媚！西子是這樣的迷人！西子能夠縱身到我的懷中，使我沉醉，使我清醒！

這樣，我這纏綿了多年的幻想！總未得到實現！

今年，就是實現我幻想的今年，在春光明媚中，我才和我的胞兄，去遨遊了一番，雖是只有十幾天的勾留，不足以言暢游，然而曇花一瞥，已足夠我迴味時底陶醉了！

這次又值杭地香市的當兒，所以二三等車都是照樣的擁擠，我們因為後到了一步，坐位已被捷足者所得，祇能站立着，立到杭州還未得到坐處。這時——在這車廂裏呆立着的我的心坎中，不自然地會憤怒，我憤怒路局的賞賜，但是一到龍華，我的憤怒就不覺地化去了。

紅豔的桃花，嫵媚的楊柳，如茵的綠草，蒼老的樹木，由此才觸目皆是，這已離

開高聳雲霄的洋房，塵沙滿天的上海，一步一步往那勝處飛奔了。

我在車中用足目力注神的欣賞這郊外的風景，所以我心中的憤怒，自然會消於無蹤。

車子到站的時候，突然，致敬聲，軍樂聲，高呼歡迎聲，雜然並作。在車上的個個乘客臉上，露出自然的微笑，我也在微笑。我們在這莊嚴的聲浪中，徐徐地踱出了車站，「大人物的光是容易借的，今天真值得紀念」。這是在出站的時候所聽到的，的確，我也覺得是值得紀念哩！

我們的旅舍，是在湖旁，臨窗遠眺，湖景一一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看到峙立着的陳英士先生的銅像，更不由得深深地感到光榮，雖死猶生！

我們每在夕陽將下的時候，在湖旁慢慢地踱着，我所看的並不是湖景，我所看的我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好笑。我目力所到的地方，都是一對一對的異性，手挽着手，喁喁地談着或走着坐着，還有從那微風中吹來的香氣，並不是花香，我所感到的香，是脂粉香水的香，我心坎裏也就會不覺地感到羨慕和嫉忌，嫵嫵的柳枝，妍紅的

桃花，湖光山色，我都無心欣賞了，我目不暇接地只見到這點。

有時我想起從遠遠地跑到這裏，也就是懷了數載渴想的這裏，我真有點嘲笑我心靈的矛盾。

我們既到了杭州，那末，這個萬人瞻仰的全省運動大會，自然是不能失之交臂了，我們踏進了運動場，趣得很，所見到的還是女子最多，所聽到的拍手聲，和言語聲，也是女子的最多，由此我才明白這已不是閨閣千金。

穿着露胸的短衫，露腿的短袴，臉不撲粉，髮不梳光的幾個威風凜凜的女子，我心坎中是在這樣的想：如果，女子不用粉臙脂，眉墨，香水等來妝飾，身上不穿華美無比，鈎心鬪角的衣服的話，一定能夠達到男女平等同在水平線上共同工作的目的，我覺得人體的美，究竟是有限的，如能公開宣佈，也就平淡了！

對於運動，我是門外漢，一點也不知好壞，所以無異不看，但是我覺得牠的精神不如海上的遠東運動會的精神。

「一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這是杭州的榮號，牠的美處，我這笨鈍的腦子，

是寫不出的，我只覺得是幽靜，雅潔。牠的名勝，已有不少名人記載過了，也不用我再來贅述，但是，我却覺得有偉大的，但也有不值一顧的。我曾登過高塔高山，我曾置身瓊樓玉宇，但是最值得我不時迴味的，要算是在泛舟湖中了。

在斜陽映着舞得疲倦的楊柳的餘暉中，我們泛了瓜皮艇，盪乎中流，掠波徐進。我的嘴裏細嚼着鮮果，香茗；我的眼兒，遠看着青山中的古剎，近則蘇堤；我的鼻中，聞着衣香；我的耳內，聽着將從戰場凱旋的女生的醉人的歌聲，餘音嫋嫋，還有靈隱寺的鐘磬，發出悠遠的聲音，聲聲相應，啊！這悠遠的醉人的聲音啊——

是修仙上天的鐘聲，聽了令人想要隔絕紅塵。

是迷人陶醉的嬌聲，聽了把我的安寧的心靈，不覺地會感到煩悶！

但是啊——

我只注神的細聽，煩悶不覺地又化消於無形。

這時的情景，把我這笨鈍的心靈，不知怎樣才會安寧。

這樣這樣的醉人，怎不令人感到，「願請人間不羨仙」呢？——

我願每日沉淪在西子懷裏，  
我願每日嗅微風中吹來的幽香，  
我願每日聽醉人的歌聲，  
我願每日看處女的笑渦，  
我願永埋葬在西子底懷裏，  
因了嫁務的羈絆，我終於戀戀地離別了這醉人的西子！

一九，五，七，作於雙鴻室



# 大東 書局 出版

## 各書編者

葉翁丁郭徐趙馬朱王何凌但錢  
元 詠劍徐鳳濟逸善杜病  
珪誼悚休青庵邦竹遠梅清字鶴

# 圖畫書

**適應學生程度** 用累進的方法。使學生從最初的階段裏逐漸認識高深學理。附圖極多。

**注重實際摹寫** 輪廓光暗陰影透視色彩各部。儘量作簡要的說明。於自由寫生指導尤詳。

**切合現代潮流** 題意題材。力求與世界畫理貫通。一面陶冶學者思想。一面引起學者興味。

- |          |    |      |
|----------|----|------|
| 水彩畫風景寫生法 | 一册 | 大洋七角 |
| 王濟遠油畫集   | 一册 | 大洋二元 |
| 水彩畫臨本    | 四册 | 一元八角 |
| 學畫初步     | 一册 | 大洋三角 |
| 鋼筆畫臨本    | 四册 | 大洋一元 |
| 鉛筆畫臨本    | 三册 | 一元五角 |
| 毛筆畫百法    | 一册 | 大洋六角 |
| 水彩畫百法    | 一册 | 大洋七角 |
| 人體寫生法    | 一册 | 一元二角 |
| 實用圖案畫    | 一册 | 大洋四角 |

文

### 革心與革政

劉負友

宇宙萬物。未有歷久而不變者也。白雲蒼狗。風雲之變幻無常。滄海桑田。水陸之變遷難測。昔日翠綠。今成枯黃。眼前黃土。當日美人。揚子謂。通天地人爲儒。此豈易事哉。夫政事乃治人之事也。人類之環境不同。政事亦隨之而異。適於古者未必合於今。合於今者又未必適於將來。則適應時需。端賴改革。國勢賴改革以遞進。文明賴改革以漸增。是以世界各國政治。恆隨時代之潮流以變。然卒至更而未更。革而不革。往往而有其故。果安在哉。蓋爲政在人。革之亦在人。政而不良。爲政者。革之。苟爲政者。而亦不良。徒革其政。將焉有濟。故革政必先革爲政者之心。庶乎其可。苟爲政者。其心爲民。則政雖陋。不足爲病。若爲政者之心。爲一己也。爲一姓也。則

文

二

文

政雖善。革雖勤。其病民禍國一也。矧政之不良。覺之易。革之亦易。心之不良。隱於無形。非積久而莫知。及其知之已難圖矣。故心不革。則雖一日萬革。其政名義非不美。計劃非不工。革愈頻。心愈顯。政愈病。去爲政之本遠矣。方十三世紀之初。英法人民。屢受君主強大之壓迫。羣起反動。而有國會之組織。以限制君權。可謂能革其政矣。然英國會既立。民權日張。而君權日替。樹人民參政之規模。爲立憲政體之先進。歐戰以後。天下莫強焉。法則不然。國會之成立未久。內部之暴動已形。構怨人民。人民仍憧憬於君主政治之威權。甘返君主。致多受五百餘年之桎梏。後經數次革命。犧牲無數之生靈。始獲享共和之實利。夫同是革政。而結果相背。則革心與不革心之差也。我中國之政體。爲世界最新之政體。各國行之。莫不收其效焉。然以我國民之所得。與彼君主立憲之英日人民較。其苦樂豈可以道里計。抑又何耶。譬有劇盜。於此殺人越貨。聚衆橫行。民欲棄之。則宣言於衆曰。我今俯首效順。棄我兇器。而改業矣。若是其誰信之。夫盜雖劇。其勢有限。其徒有限。其所糜爛亦有限。若夫一國之政治。竄良與秉政者。居心之美惡。其所影響。固不可與劇盜之爲同日語也。

養氣室記

金友石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從古聖賢。未有不從養氣中來也。故發爲文章。皆粹然見道之言。可傳於後世。卽待人接物。亦藹然而可親。處世應變。不倉皇而僨事。余甚慕焉。取之以名吾室。豈敢自擬於古人哉。特以性不諧。俗躁而善怒。事少不當意。則氣之鬱積於中者。一發而不可遏。余深患之。然則養氣。非卽對症之鍼砭乎。取以名吾室。非卽佩身之韋弦乎。而今而後。余將顧名思義。息心於斯室。凡世途之嶮巖。習俗之澆薄。舉不足陷吾之身。而動吾之氣。則斯室雖陋。而可蔽風雨。嘯傲於其中。意亦頗自得也。藏書數架。雖富不敵曹倉。而焚香展卷。千古之事。如覩也。蒔花半畝。雖豔不如金谷。而把酒臨風。四時之序已備也。寡言以養神。寡欲以養精。寡食以養生。用是數者。以養氣。雖聖賢之功。高遠不可企及。然吾律己以嚴。處人以恕。我不自侮。人誰侮我。人卽侮我。而我必自反焉。亦何足陷吾之身。而動吾之氣耶。

## 友石軒記

金友石

余宅畔有地數畝。向蕪廢不泮。蓬蒿沒人。壬子秋。乃鳩工披榛闢莽。蒔花木於其中。因地之隆

文

集二第 卷七第

文

然高者。疊石以爲山。窪而下者。引水以爲池。池傍有平壤半弓。築小軒於上。臨池而背山。前置  
奇石數峯。高出簷際。畫家所謂秀瘦透皺者。殆兼而有之。余因是名軒曰友石。且以自號焉。是  
軒也。無賓朋酬酢之勞。無城市喧闐之聲。時焚香靜坐。領略此中佳趣。或長夏無事。手倦拋書。  
北窗高臥。陶靖節自謂羲皇上人。亦何多讓。一日向夕。友石子於軒中隱几假寐。栩栩然至一  
處。舉目四矚。寂無人聲。惟怪石嶙峋。纍纍不可以數計。有高出雲表者。有小不盈握者。久之。石  
間出一皤皤黃髮叟。自稱爲石公。問於余曰。尙友古人。世則有之。未聞有訂交於我輩者。而子  
獨不棄而友之。且以顏子之軒。請明以告我。余笑而答之曰。古人稱帝德者。莫若舜。當深山中。  
公之先固有爲舜友者矣。漢之傑士。惟張良爲老人。納履授書而去。囑他日見我於穀城下者。  
非公也耶。良固以公爲師。且不敢與爲友者矣。宋之米芾亦好古者。流也。見公下拜。且呼爲兄。  
是又友之甚者矣。古人如此。况余也耶。若三生石以緣友之望。夫石以情友之。陰陽石廬山飛。  
雁石以形友之。雞鳴石靈鵲石以聲友之。馬肝支磯則博雅之友也。補天仙鏡則奇古之友也。  
自公以下可交者甚夥。安得不與之爲友。而名吾軒乎。於是衆石皆點頭。余亦遽然而覺。一鏡  
然屹立軒外者。奇石數峰而已。

四

## 亡羊而補牢

郭長溥

女媧有補天之術。仲山有補袞之才。補之義大矣哉。有補其大者。豈無補其小者乎。小補維何。則如亡羊補牢。是且夫羊亡而始補牢。吾恨其見事之不早矣。牧羊者誠先事固我藩籬。將三百維羣。寢之訛之。無不約束。羈靡於其內。亦何至於亡羊。不至亡羊。亦何待於補牢。蓋一勞永逸也。不知出此盜颺而治其戶。囚逸而治其獄。寇去而治其城。不爲未雨之綢繆。乃爲後時之整理。損物利而費人功。不亦重可惜哉。雖然。牢固而不至亡羊者。上也。亡羊而并不補牢者。下也。亡羊而遽以補牢者。於事未爲甚遲。雖不逮乎上。亦不涉乎下。而猶不失爲中。不失爲中。吾得通其說於國家焉。彼夫治國家者。能慎防於前。尙已。否則懲前而愆後。亡其人民。急招徠以補之。亡其土地。急恢復以補之。亡其兵革。急製造以補之。亡其米粟。急儲蓄以補之。其補救闕亡如是。豈非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哉。不然。非特爲中外所欺陵。且恐爲亡羊補牢者之所竊笑也。

## 歸去來辭書後

趙之良

文

五

集二第 卷七第

文

名心之在人也。其去處攸分。賢否各別。如樂天自况。見識高超者。固非避世以鳴高。其亮節清標。亦豈庸人俗子所能夢見哉。脫俗葆真。不爲官爵所誘。投閒神曠。招隱賦成。得時則行。不得時則去。知幾其神察。世有變則懸崖勒馬。急流收帆。高尙其志。不貪一時之虛榮。而求千載之令譽。若非洞悉時務。安能見及此耶。不然。紛於貨財。迷於祿位。鶩利營私。不知時勢之變遷。一官匏繫。五斗祿羈。至置身陷井。莫由掉鞅於名場。見機不早。覺已無及矣。予讀陶公歸去來辭。不禁有所感焉。是篇所寫官居不如農家之樂。自表面觀之。若抒辭以遣懷。究其極。實因際遇末世。懷抱莫展。假不爲督郵而折腰。獨超然物外。自完其真。而作是篇。以寄意耳。當晉室將亂。劉裕謀篡帝位。紀綱紛亂。此真囊括自肥之時。惟陶公不然。富貴非所願。軒冕非所希。壺觴自酌。庭柯怡顏。農耕以食。無求自足。享天然樂趣。葆自泰天君。此豈熱中輩所能同日而語耶。較諸石崇。豪富極一時之榮。錦衣玉食。珠盈珍滿。珮金印。乘高車。不知足。終受辱。雖富貴亦污。其識時務與否。相去爲何如耶。晚近世風日下。名教蕩然。其羨石崇者。尙不乏人。而慕陶公者。邈不可得。嗚呼。文生於情。情之至者。令人崇拜無已。故讀謝疊山却聘書而不動心者。必薄於忠。孝。讀陶淵明歸去來辭而不動心者。必薄於志節。而况所遭之世同者乎。

六

讀列子蕉鹿夢

胡通

芸芸衆生。皆夢人也。擾擾萬彙。皆夢物也。何獨鄭人之遺其鹿也乎。鄭人遺鹿。固自以爲夢。被得鹿者。夢也。士師分鹿。亦夢也。今吾讀蕉鹿夢篇。安知非夢。閱吾文者。又安知非夢。夢與不夢。吾不能辨也。夢固以爲夢。不夢亦以爲夢。夢固不知其爲夢。不夢而亦不知其爲不夢。夢與不夢。無辨也。世果有不夢者歟。彼道路僕僕。風塵攘攘者。未嘗辨其夢與不夢也。彼坐擁資財。經營貨帛者。亦未嘗辨其夢與不夢也。吾見其因意見之不一。則用兵。鎗銖之不勻。則爭奪。兵爭不已。甚有屢世而其仇不解者。嗚呼。夢境難留。及至時數告終。形神解脫。而大夢醒矣。意見何在。鎗銖何存。將不同於鄭人之遺其鹿也乎。

與某教師討論考試問題

徐蕙芬

某某老師函丈。自遠絳帳。倏爾月餘。翹企師門。時殷系念。祇以雲山間阻。未能趨領教益。恨何如也。適奉錦札。承詢學生對於考試意見。生才疏學淺。曷足語此。然既蒙下問。敢不舉所知以

文

七



文

告。幸垂察焉。竊維學校之所以有考試者。爲考查學生對於校中所上功課。是否完全了解。冀謀補救之策耳。而學生亦可藉考試機會。將平日所學功課。加以整理。得一深刻之印象。不致淺嘗輒止。旋得旋失。其用意蓋至善也。無奈今之學子。對於校課。視同兒戲。不肯潛心研究。一遇考試。如臨死刑。非向教員多方要求。減少考試範圍。卽百端舞弊。希圖獲得優越等第。藉以炫耀於人。至於功課之是否了解。學業之有無進步。則不暇計及也。噫。以是而言。考試不特真才難得。亦且養成徼倖之心。虛僞之習。而考試之作用失矣。生意以爲學校不重考試。則已。如重考試。則考題宜淺。而範圍宜廣。規則宜嚴。而時間宜短。必如是。則成績優者。方能顯其才能。而作僞舞弊之徒。亦無從施其技矣。否則徒有考試之名。而無考試之實。又何必多此一舉哉。愚昧之見。未知當否。尙望夫子有以教我。也。書不宣意。專復敬請  
鐸安。

### 擬退伍軍人請願工作書

程君孟

軍事委員會諸執事鈞鑒。伏讀諸先生之裁兵計畫。或主張工業化。或主張農業化。不勝仰望。

之。至。以。爲。實。行。三。民。主。義。決。非。專。制。時。代。烏。盡。弓。藏。之。比。迺。遲。久。未。見。於。事。實。而。裁。撤。之。命。令。已。經。頒。布。用。是。迫。不。及。待。輒。進。一。言。非。敢。自。以。爲。功。也。尤。非。敢。怙。前。者。之。勞。績。而。有。所。要。挾。也。誠。以。昔。時。辛。苦。原。爲。領。袖。諸。公。所。共。嘗。今。後。之。艱。難。亦。必。爲。領。袖。諸。公。所。共。知。諸。公。所。計。畫。所。宣。言。者。某。等。知。其。決。非。望。梅。畫。餅。徒。以。各。方。面。種。種。牽。掣。爲。便。利。辦。事。人。起。見。於。時。間。上。不。無。問。題。然。而。居。下。層。者。苦。矣。今。日。揮。之。使。散。異。日。何。從。召。之。使。聚。則。計。畫。之。實。行。誠。恐。受。惠。者。或。非。諸。公。所。欲。施。惠。之。人。見。用。者。亦。非。盡。如。諸。公。効。用。之。士。於。前。此。之。初。心。不。兩。相。差。遠。乎。伏。讀。先。總。理。所。著。之。建。國。方。略。自。築。路。建。港。以。迄。衣。食。住。行。之。種。種。職。務。其。需。要。人。工。至。爲。繁。夥。某。等。昔。嘗。致。力。於。破。壞。事。業。今。更。得。致。力。於。建。設。事。業。亦。庶。幾。一。洗。『。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之。議。諸。公。或。以。久。在。兵。間。者。習。於。干。戈。疏。於。斧。斤。則。請。本。先。總。理。行。易。知。難。之。旨。以。自。効。於。國。民。之。前。唯。諸。公。察。之。

## 時勢與英雄

秦士頤

或曰。英雄造時勢。或曰。時勢造英雄。爲前之說者曰。英雄者。造新時勢之主體也。古今偉大之

事業。無非英雄心中所蘊蓄而發現之者。雖謂世界之歷史。卽英雄之傳記。亦無不可。故有路得然後有新教。有哥崙布然後有新洲。有華盛頓然後美國獨立。有俾斯麥然後德奧聯盟。爲後之說者曰。英雄者。憑藉時勢者也。人羣之所漸漬積累。磅礴蘊蓄。旣已持滿而將發。於是時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雖有利益於人羣。要不過以其所受人羣之利益而還附之耳。設使路得非生於十六世紀。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紀而無路得。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他如新洲之發現。美國之獨立。德奧之聯盟。無不由時勢使之然者。余謂兩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雖然。英雄之難得。爲尤甚焉。孟子曰。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縱時勢已至。猶無益也。意大利當羅馬久亡。教皇猖獗。岌岌不可終日。而加富爾因之以起。日本當藩鎮專權。政黨糾紛。國勢危若累卵。而伊藤博文因之以出。法國當大革命後。風潮迅激。舉國不寧。而拿破崙因以稱雄。俄國當蒙古蹂躪。元氣未復。有似新病。而大彼得因以崛起。然則特患無英雄耳。果有英雄。則時勢之艱難。危險。何畏焉。迅雷烈風。羣鳥戢翼。恐懼。而蛟龍乘之。飛行絕跡。驚濤駭浪。魚蝦驚愕。失所。而鯨鯢御之。瞬息千里。故夫英雄者。以利用時勢爲起點。以創造時勢爲究竟。

時○勢○所○造○之○英○雄○非○真○英○雄○造○時○勢○之○英○雄○乃○真○英○雄○亦○在○人○自○爲○之○而○已○矣。

## 匱敦跋

金祖同

此器去歲洛陽出土，歸秀水郭氏。余姑家也。時姑子墨林在汴梁，馳書附拓片來，囑余考釋。余自揣謏陋，不足勝任，束置高閣者月餘，遲遲未以報命也。既此器輸致海上，余與同學柳君增齡先得見之，皆贊嘆不已。君且以考釋自任。文成而此器亦輾轉歸廬江劉氏善齋矣。迴溯此器，余曾撫翫數夕，亦天假之緣，且受人誣譏，不敢虛諾，姑就鄙見所及，證之古制，稍抒一二，聊以覆命。至於明字形，證經籍，則有柳君之考釋在。非余之所能爲也。

亦字吳大澂釋爲匱。近人容庚釋爲它，爲也。余按此三字皆可通假，後人誤析爲三，各構音讀，寫爲隸楷，形狀亦異，遂成三字。說文从也之迤攸馳池柅施六字，皆讀它音，而沱字經典皆作池，可證。徐鉉曰：「沼沱之沱，今別作池」，非是。蓋不知也卽它也。廣韻施下云：「式鼓以真二切」，是非但義同，音亦同也。匱，

廣韻亦在五支，又復何疑？惟銘詞中之卹，乃人名，則以卹爲安，故以名敦。

此敦銘詞奧邃，多不可解，（有人疑爲僞作，待考）。字形奇古，如錫與賁與卹。身與錫與皆不了識；卽強識，亦不敢妄定。審其銘詞之大意，則此器當在沈國爲蔡旻滅之後。沈滅事見春秋定公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當魯國景公時，景公名嬰。古或相通。沈與魯爲同姓之國，而沈子景公相序昭穆，又爲叔姪，故銘中有「懷釐我多叔」一語。沈旣被滅，則宗廟爲墟，祖宗不血食，不能具犧牲粟穀，以祭於周公之廟，不得已，託家於魯，藉魯公以上通於周公之宗。然禮魯公不能專許，故假言請於成王。所謂「吾考命乃將沈子作錫於周公宗陟」，示不敢專也。自稱祖考，不得直指爲某某，故曰吾考。後有語曰「告刺成王」者，爲沈子言也。沈子不能自作敦，亦託爲魯公之口吻以爲銘。沈在今河南省汝寧府。銘中有「妹」字，殆卽妹邦，在河南省淇縣。二地毗連，恐卽指沈之故都。蓋魯以同姓之故，不忍以亡國視之也。或曰，「否。自來著錄之彝器，或君命臣作，師旦鼎是也；或臣爲君作，文王鼎是也。未聞同姓爲亡國之君作

者。以余度之，匱殆爲沈子之祝史，或太史，奉策作敦，以祭於周公之廟者也。余對曰，不然。著錄雖無同姓爲亡國作器之例，乃有姪爲叔作之例，如叔皮父敦是也。且其強有力之證，又可於其稱謂名字知之。大凡祭器，臣子稱君，或稱王，趙鼎是也；或稱王主，王主父，丁尊是也；又有稱君王天子王者。此雖天子之臣，所以稱天子者，亦可以爲例。豈有太史或祝史，稱其主直指爲沈子哉？此其一。祭祀稱遠祖曰封祖，曰大宗，曰曾侯，曰曾祖，曰先公；稱三世曰皇祖，曰皇考；稱祖考曰皇祖，曰皇考，曰文考。既爲太史祝史，或君命之作，則必以君之口吻出之；或已爲主作，則必以陪臣之口吻出之。二者皆不可祭周公直稱爲周公，述成王直稱爲成王也。此其二。既爲沈子，祭周公，則沈子亦不應自稱爲沈子。例有稱某之子某，吳季子之劍是也；某之孫某，印仲盦是也；或不稱孫而稱某子之子某，樂司徒是也；或稱小子某，周太師盤是也。未見以自己國名爵秩稱者。此其三。以此三證，子之言抑何忤耶？然同姓爲亡國君作器，爲余一人之私言，且屬創聞，不見任何著錄，故人有疑吾說，并疑及此器者，不足怪也。寄語柳君，或有與君相出入，

慎無相責也。

文

一四

### 犧尊跋

金祖同

右犧尊以晉始平古銅尺度之，高四寸，長五寸許，寬二寸。刻鏤工緻，滿身青綠斑剝。去歲，豫中出土，爲○○○所得，視鴻寶然。雖知其可貴，而未宜其用。又不能切其名。以其作牛形也，姑以牛羸呼之。後爲豪者奪之去，因攝景以留紀念。余亦賜得一幀，展閱之餘，知卽古之犧尊。毛詩閟宮篇「犧尊將將」，及禮記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是也。顧犧尊之釋，諸家各有不同。大約可別爲四：（一）鄭康成同毛說。以犧沙聲近假借爲娑字。以傳曰「有沙飾」，遂疑沙字下奪羽字。正義云：「此傳言犧尊有沙羽飾，遂定謂刻畫鳥羽，其形娑娑也。」（二）禮記述聞引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淮南子俶真訓：「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則犧尊乃以木爲質，畫以沙羽爲飾矣。（三）阮懋禮圖曰：「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書畫爲牛象之形。」（四）王肅謂：「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

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而鑿其背」。以上諸說，第一二條，人皆視爲臆說。（見詩毛氏傳疏）第三條，余亦不敢強信。惟王肅之說，實以目驗，正與此器吻合。千載之疑，不意釋於一旦，則此器證經之功，豈淺鮮哉？余亦何幸適逢其會，不可不作文以章之。爰跋其後，藉以辨正故說，以質哲者。

### 先嚴章伯公畫魚跋

愚厂女史

先君章伯公諱正氣。少好學。老而彌篤。工詩善畫。嘗見其作水墨鯉魚一尾。懸之壁間。大有破浪化龍之勢。指而謂余曰。此畫余頗得意。汝當寶之。尤望異日有能繼余志也。時方髫齡。不諳畫理。惟報之以笑而已。迄今十年餘。先君棄養。此圖亦成遺筆。茲擔簦海上。研摩美術。得窺畫理。益信此中之妙。而先君是畫。雖非神參造化。筆奪天工。然活潑自如。能與神會。非偶然也。痛事過境遷。人亡物在。把卷瞻仰。不勝風木之感。願言猶在耳。敢不黽勉從事。俾所學有成。以慰先人於泉下耶。

### 哭母文

莊鍾祥

文



集二第 卷七第

鳴呼我母竟棄不孝等而長逝乎抑以塵世惡濁而不堪久留乎竊念我母體素康強雖年逾花甲而精神矍鑠居恆少疾病卽偶嬰微恙猶整治家政不肯稍事休養男等欲延醫診治輒拒之曰小疾何足累古人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醫何能爲力哉不數日疾果瘳類此者屢矣豈我母以稟賦獨厚之故耶而孰知累年積勞竟一發而可止耶今春舊曆二月二十六之夜突中風勢殊險凶闔家皇急時鍾祥任事滬上接家電驚惶失措含淚乞假慮慮旋里抵家卽趨牀前我每神智尙清惟頻頻呼痛狀殊難堪聲入耳肝腸爲斷恨不能以身代之時我母聞祥聲喚強展雙眸領首囁嚅而言曰余無病汝曹毋自擾祥聞母言私心稍慰由是居家與三兄共侍我母側聞呼痛則徐爲撫摩聞呼渴則進以湯水奔走於藥爐茶灶間者凡二來復旣而母病略愈且能啜粥少許以局事故不可久延乃別父兄先行來滬嗣是迭接兄函知母病漸愈痛亦稍減每餐且能食粥二盂矣私心欣慰無可言狀惟有於晨昏間默禱昊天佑我母之早痊而已孰意來滬未及一月於三月二十八日又接兄函謂母病轉劇囑祥速回迨祥抵家而母病又漸離險境在家旬日復行返局竊念我母自此當可安然以愈矣詎知風雲不測人事靡常四月三日又接快函預料決非佳音然又冀其不驗也信中寥寥數語僅言我

文

一六

母病入膏肓。藥石無效。氣息奄奄。危在旦夕。斯時返家之念。急於星火。而局事叢脞。未許乞假。進退維谷。欲哭無淚。身雖在滬。私心早回繞我母之側矣。此猶上午事也。午後三時。電報又至。痛悉吾母竟於是日上午十時。不及男歸。已撒手塵境矣。嗚呼。痛哉。祥之心腸碎矣。星夜奔喪。母猶未斂。呼母而母不應。撼母而母不覺。而今而後。我母之聲音笑貌。其尙能聞見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生未能盡晨昏之職。死又不得一面之晤。不孝之罪。擢髮難數。我母其亦含憾於九京也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 悼姜子實

叢世壇

旬日前。偶過君家。見門有孝帖。愕然。及升堂。則一棺殯東壁。家人黯默無語。陰森迫人。因驚問君母。乃知君於三月廿七日死也。嗚呼。痛哉。君家距余校一里而近。余平日在校。多埋首窗下。罕知外事。君疾君歿。未見一見。嗚呼。余負君深矣。君性慷慨。有遠志。行止舉動。不拘拘於軌範。幼年鄉人多以樗材目之。而獨與余善。每假歸。輒來余家。相與同游處。共切磋。揮灑談笑。論天下事。慷慨激昂。有擊楫破浪之慨。余以是識君志趣。殊異非俗人所能知也。君自退學如皋師

文

文

範益奮發。旋入上海商科學校。卽於是年冬。投廣東革命軍。舉家莫知。余私謂君得行其素志矣。十六年八月。自福州軍次假歸。余往謁之。神采奕奕。其英武之姿。雄勇之概。視曩昔有甚。語及從戎之樂。馳驅疆場之情景。則眉飛色舞。津津不休。其志使然也。然君體素弱。病肺。年來奔波各方。憂勞過度。歸途偶感風寒。致舊疾復作。而卒至不起。嗚呼。軍行千里。身經百戰。不死於槍林彈雨之中。乃歿於牀蓐之上。九泉齋壯志。得無有遺憾乎。余昔與君同里居。過從甚密。自後萍蹤無定。聚時絕少。去冬聞君患咳。方戚戚以爲憂。而不意君之遽死也。嗚呼。君病。余未嘗視疾。君歿。又不及憑棺。此恨綿綿。長此終古。我將何以爲情耶。悲夫。

一八

### 記舊遊勝概

愚厂女史

余慕岳麓之名久矣。丁卯歲。客星沙。山距城數里。爰約二三好友。著謝公之屐。一往遊之。以償夙願。時當春暮。野花似錦。芳草如茵。循黃興路。直抵山麓。層巒疊嶂。鬱鬱蒼蒼。劉公亭在焉。昔崑潮劉公。鎮守零陵。革命之役。死焉。郡人爲築墓建亭。以旌其忠烈。此亭之由來也。復前進。一塔插雲。近視之。蓋二次革命死難諸將士叢葬處也。松濤激樹。疑壯士之呼聲。墓草凝碧。化當

年之戰血。同遊之人。相與慨嘆不止。余曾有詩記之云。而今墓畔森森樹。猶挾當年憤激聲。又進而達黃蔡二公之墓。二墓毗連。建築壯麗。豐碑矗立。護以鐵欄。紀念亭在其側。二公者。黃古強。蔡松坡也。同遊至此。頗思稍息。余以爲佳境尙多。日晷甚短。欲窮其勝。時不可失也。遂鼓勇前行。抵愛晚亭。以四圍多楓樹。故名。每當夕陽。啣山晚霞。照樹紅葉。滿林秋容。媚客。此亭之勝。有足多者。更尋徑而上。披荆棘。登巉巖。直臨絕頂。立望湘之亭。衡嶽洞庭。三湘七澤。都歸眼底。衡雲縹緲。幻出七二奇峰。湘水滔滔。淘盡千年人物。縱目既久。萬慮皆消。山水之娛人也甚矣。既而至湖南大學院。院固由岳麓書院改建者。自昔各儒。往往講經於此。故題詠滿壁。拭塵誦讀。猶可想見。往哲風流焉。出院。匆匆過白鶴井。定王臺。禹王碑。諸勝。皆古雅清幽。使遊者樂而忘倦。是時已晚。余輩乃循故道而返。同遊者。劉君儒。陳君麟。王君少雲。夫婦凡四人。

## 遊白石山記

王先獻

瓊爲海外仙源。山水之勝。甲於嶺南。其名峯若東山。五指山。儋耳山。皆天造地設之勝境。史傳之所稱述也。余生長其間。未嘗一至。恨何如之。今夏。余校同學以畢業在即。謀爲漫遊全瓊之

文

文

二〇

舉。意將遍歷諸名山。旋以亂象環生。人情皇皇。不果行。至今猶悵悵也。

迨九月九日。余乃邀友數人。登白石山。以償夙願。漫遊之百一焉。白石山者。東瓊之高峯。距樂會縣治西五十里。峯有白石峭立。故名。山有三峯。曰白石。曰童子。曰衡布。白石。其主峯也。余等先登之。攀蘿緣磴。造其巔。左右皆石壁峭立。詭狀殊態。不一其致。青巒翠巘。如髻如環。如螺頂。有石室一所。廣方丈。高八尺。足容數人之盤桓。旁有水池深數寸。雖盛暑不竭。奇觀也。其室俗呼仙人房。以其石之凹處似履跡。疑爲仙人所履。雖不足信。然一涉其巔。俯首四望。愴怳迷離。飄忽欲仙。命名之意。其以斯乎。

稍北爲童子峯。其上有石。形如人首。首下稍小。如頸。頸下漸大。如腹。蓋絕類一人危立而拱揖主峯者。

西有大石屹立。高數十丈者。衡布峯也。峭壁危立。遊蹤罕至。其頂有墓。殆極人力而引上者。有老人爲余指其處。余笑領之。

觀覽旣久。遊興亦闌。乃聯步而下。憩於空朗石。石上有蓋。空其兩面。風自隙入。颯然涼爽。諸友欲更上童子峯。觀洪狀元墓。及上衡布峯。探燕子窩者。余以力疲日暮。却之。乃返。

## 黃山遊記

畢昌進

字內名山。大於黃山者不可勝數。然未有如黃山三十六峯之奇者。吾心嚮往之久矣。數年來擬招集友朋親臨勝地。一賞奇景。各以事牽不果。庚午暮春。本班同學。以初中畢業在邇。若不往遊。此後涉足社會。或升學他處。機會更難得矣。乃向校長及生活指導部作循例之要求。幸獲允許。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時。同學十餘人。整隊由汽車路向北而行。經村莊四五。天忽雨。冒雨前進。至藍田向雲露小學校。借宿一夜。

二十七日早膳後。離校前進。經數嶺。中以雙嶺爲最高。下午五句鐘至湯口。宿同學高君新外祖父家。招待殷勤。至爲可感。

二十八日早膳後出發。登山之路。較難行矣。抵逍遙亭。黃山之勝。已在目前。復行五里許。有一石橋。導師周先生告吾等曰。此卽小補橋也。過此橋卽茅蓬矣。橋旁有溫泉。卽湯池也。吾等乃解衣入浴。既畢。更前行數十武。從竹林間仰望。有寺在焉。額曰。黃山一茅蓬。遂入寺休息。午膳後。至左近遊覽。由石級曲折而行。忽聞水聲潺潺。蓋瀑布兩道。自上瀉下。狀如人字。更有石級。

集二第 卷七第

文

二二

卽所謂羅漢級也。欲登臨其上。苦石滑不易躡。蛇行而上。至其頂。不覺心驚而股戰也。休息有頃始下。

二十九日。周師率吾等作湯嶺關之遊。沿途所見。有桃花峯。觀音坐蓮。羅漢點燈。醉石。洗杯泉。鳴弦泉。諸勝。皆以形似而名者。行二小時。始至湯嶺關。一土堡耳。蓋洪楊亂時。張芾守徵時所建者。無何。回抵怒光寺。怪石奇峯。目不暇接。下午天雨。是晚宿寺內。

三十日。赴文殊院。山路崎嶇。峯岩奇險。沿路所經。有飛來洞。觀音閣。小心坡。文殊洞。及見迎客松。知文殊院至矣。院居黃山正中。後倚玉屏。左天都。右蓮華。是日大霧。留院半時。遂往獅子林。因院小。人多。且缺糧。不得不行也。途過小大閣。王壁。高臨深壑。羊腸小徑。纔可容足。經鰲魚洞天海。而抵獅子林。風景幽雅。少憩。進午膳。

三十一日。晨天氣晴暖。吾與吳君未起身。有一同學喚曰。汝等速起身。至清涼頂看雲海。過時恐無及矣。吾等遂披衣赴之。果見白雲密布。頓成茫茫大海。狂風一起。波濤大作。變幻無窮。奇觀也。早膳後。復由光明頂。經天海。過鰲魚洞。上百步雲梯。而登蓮華頂。凡穿數石洞焉。回顧左右。羣峯皆出肘腋之下。惟天都與之頡頏。此三十六峯所以首天都與蓮花也。此處更有蓮蕊。

峯。玉屏峯。松鼠跳天都。探蓮船。老僧看海。等名勝甚多。其妙不可形容。所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也。

四月一日。多數同學與導師皆回。吾等尚有五六人留獅子林。擬再一遊附近風景。午後周師率吾等往散花塢。風景甚佳。其以形似得名者。如關公擋曹。仙人鋪海。老虎駝羊。波斯進寶。美女照鏡。天鵝護蛋。各極其妙。不可盡述。回至始信峯。周師與吾等同攝影二。留爲紀念。途次見一峯聳立。峯端有古松蒼翠。吾嘗聞黃山有夢筆生花。及見而歎名不虛傳也。其旁更有一岩聳立。形如筆架者。曰筆架峯。噫。造化之工。一至此耶。晚仍宿獅子林。

二日。覓道而行。十五里抵雲谷寺。老僧進午膳。飯畢。行數里。得見九龍瀑布。亦黃山奇景也。薄暮抵湯口。

三日。宿洽舍。

四日。抵校。



考試·升學·必備

# 入學試題彙輯

科目完備：使應試者得窺全豹

逐題實錄：與懸擬的迥不相同

包括學校——四十七所

凡全國著名之大學，中學，專科學校，職業學校，無不廣為收輯。而此種學校，課程設備均臻完善。

全部試題——七千餘則

關於文科的，理科的，工科的，商科的，教育的，法科的，藝術的，農科的，無不依照程度，作完整之編列。

——從這部書裏——

可推知各校的課程標準：獲得研究途徑  
可明瞭各校的入學程度：便於充分準備

## 上海職業指導所編

編者深感於近日學校林立，優劣不等，種類既多，性質亦異，以經歷未廣，青年欲擇一適合個人志趣之學校，實非易事，而貿然應試，一再被擯，尤易興不得之門之嘆，故蒐集試題，成此巨觀，青年讀之，問津極便。

一册  
一元六角

大東書局發行

語

體

詩

□ 唉！我真要流淚！

周仲芬

唉！我真要流淚！

我傷心我們的祖先，

他辛苦經營了幾百年，

生了我們這些不賢不肖的子孫。

唉！我真要流淚！

祖先的企圖終成了泡影；

不斷的一室之內鬩牆相爭，

——一片大好河山眼看着強人來佔領。

語 體 錄

唉！我真要流淚！

痛罵現時代下的青年——

爲了虛榮，爲了名利，

成日地在官府黨部彘緣奔競！

唉！你喪心病狂亡國的青年！

——你是真具有愛國的熱心？

唉！爲什你滾滾熱血的沸騰，

祇有啊！這短短一剎那的時辰！

一

語體詩

十六夜中成

□嫁期

周仲芬

愛友！聽說已近了妳的嫁期，  
不知道究竟是在何時？

唉！愛的，妳告訴我一個日子，  
我也好獻給妳倆一份賀禮：

獻給妳倆我沒有旁的東西，  
祇有我日夜織成的一片綿綢，  
那上面沒有象徵着甜蜜的標識，  
斑斑點點呵，全是我心底的血淚！

愛友！望妳不要把過去隱瞞，

二

過去的妳我，直可向他告訴，  
唉！愛友呵！我決不恨他，也不恨妳，  
祇要妳們常常說起，常常把我想念！

唉！愛友！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走去，  
一天一天近了我倆長別的時期；  
我不能眼看着妳抱在他人懷裏，  
唉！愛友！我決心暫走，決心暫離了此  
地！

失眠之夜作于南通

□難道我是野人

周仲芬

唉！難道我是野人？  
爲何這形形式式，

給予我的，祇是些——  
不絕的驚奇疑問：  
心兒呵感到怔忡，  
靈魂呵感到顫驚！

從未見過的笑臉，  
今朝在人羣得見，  
哦！他在笑我罵我——  
說我是荒野陌生；  
唉！我敢和他強辯？  
——我怕笑裏的鋒尖。

從未見過的猙獰，

詭 體 詩

今朝在人羣也見：  
雪亮的刀鋒閃閃，  
直對着胸膛刺進——  
呵！血在流，氣未盡，  
『死，死，爲着了金錢』。

丁丁的車聲在響，  
軋軋的機輪在行，  
——一顆殘酷的面龐，  
——多少枯槁的形影！  
唉！這是文明人世，  
這是文明的表徵？！

集二第 卷七第

語體詩

人世的形形式式，  
一件件現在眼前。

我驚奇什麼『文明』，  
我疑問什麼『良心』；  
哦！不錯，我是野人，  
唉！我是荒野陌生！

十一，四，晨

□從今以後

潘韻清

從今以後，我們分散吧！  
天地的造化；是不容人的漫想，  
我只求在這渺渺而悠久的世界，  
種下好的果，求着將來得着燦爛的鮮花  
！

四

從今以後，我們不相識吧！  
天下最無情便是賺人的眼淚！  
請你從今以後將他收起；  
不要說是珍珠般的贈給你。

從今以後，我們告別吧！  
以前之事，雖是值得我們追憶；  
以後我們的事，好像是散漫的黃沙，  
不要記着了快樂歡愉的刹那。

從今以後，我們決絕吧！  
青春不要陶醉在少女之懷，

要活躍在等着我們創造的世界。  
要溫馨在我們未來世界的舞台。

一九卅一，十，四，於都門

□西子湖邊

潘韻清

這是一張已往的照片，  
依稀之舊事，重上了心田；  
記得是玲瓏新月的一夜，  
我們陶醉在西子湖邊。

遠山之峯供着我們寫照，  
桃花之色載上你的容顏；  
這時除了廣寒宮的月姊，  
只有我們陶醉在這裏春天。

語 錄 詩

在月光之下照了這張照片，  
輪蹄轉瞬的又是到了春天，  
桃花依舊是那般怒發，  
西子湖邊依舊是那西子湖邊。

可是沒有月光下第二次的照片，  
沒有再看到她那桃花色的容顏，  
人竟不及桃花的開落；  
花痕花影動人往事的春天。

一九卅年於杭州

□悼珠兒

潘韻清

在暮春的三月裏！

五

集 二 第 卷 七 第

詩 體 詩

天真漫爛的珠兒，竟在此時夭折。

死在花的時節，

瘞在花的墳墓裏；

好花尙須謝落，

人死何用足惜；

我不爲已死的珠兒落淚。

我爲已謝了的好花嘆息。

□ 失意之夢

潘韻清

昨夜夢見她開了一家當店，

我連忙將心去質當，

等待我向她贖回，她早已把當閉歇了。

□ 我不敢脫口叫伊姊姊

陳汝銓

我終於不敢脫口叫伊姊姊，

六

雖然很想親蜜地叫伊一句，

因爲我已是弱冠的成人，

因爲伊也是妙齡的處女。

帶笑帶叫的小弟弟來了，

伊忙過去摟抱着他蜜吻，

我實在羨慕幸福的三歲弟弟，

因他可毫無忌憚地叫伊姊姊。

小弟弟離開伊的懷裏，靠近我的手臂，

我隨手摟着他蜜吻，吻伊吻過的香唇，

他抿着嘴兒笑眯眯地看看我，看看伊，

仍撒嬌地不住地喊我哥哥，叫伊姊姊。

伊的視線投向我，我就低頭看他；  
等我流盼着伊，伊也忙俯首看他。  
雖然我倆是默默底無言——因為他，  
於是都互相心領了，我倆的一切。

□懷憶天真

鄭宏述

是誰剝蝕我的天真？  
是誰一定要我長成？  
從此後慈母之懷裏——  
更何能許我撒嬌，藏身！

人生的寂寞，隨着來臨；  
世態的炎涼，繼續相侵。

詩體詩

無處不令我觸目驚心！  
無處不令我懷憶天真！  
無聊的追憶只是追憶，  
歎歎的憑吊只是歎歎！  
天真呀只是一去不返，  
眼見我向着深谷淪沉！

是誰剝蝕我的天真？  
是誰一定要我長成？  
從此後慈母之懷裏——  
更何能許我撒嬌，藏身！

□今後呵

蘇指松

——贈給高三畢業同學的

七



集 二 第 卷 七 第

語 體 詩

今後呵，別忘掉了母校！  
雖有排空的濁浪在作惡，  
卻視險如夷地一簸一簸，  
把妳們送上彼岸的高坡。

今後呵，別忘掉了師長！  
妳們好比一朵朵的花芳，  
虧他灌溉幾許心血之漿，  
才能夠綽約地臨風蕩漾。

今後呵，別忘掉了同學！  
任受了外界的什麼刺激，  
便相與一窩兒在悲歡著；

八

多管是情感深處的寫照。

今後呵，更須恁般小心：  
只合謹依著方針兒前進，  
別受了黎邱奇鬼的導引，  
盲目地跟上那苦人曲徑！

今後呵，更須恁般努力：  
讓學業如二月間的花枝，  
滋長得多麼嫵娜，旖旎，  
把荒涼宇宙改鋪了繡繡！

今後呵，更須恁般著意：

儘管他風兒雨兒徧地起，  
只索始終呵亭亭地淨植，  
把人格越顯得碧蓮似地！

□小詩

賀雲峯

(一)  
假如我，

我像一個斷了線的風箏，  
倒也罷了；

好不該——

牠似斷非斷，將斷而未斷的担險的繫着

。

(二)

我被憂鬱之神繚繞着，

語 體 詩

我被苦悶之魔拘囚着，  
我，我整日的憂鬱，苦悶，煩惱，寂寞，  
這，是青年必經的時期，  
還是僅祇我？

(三)

月缺了能圓，  
春去了又至，

我的童年失去兮，

何處尋覓？

(四)

遠遠的天空裏，

有幾縷炊烟，——絲絲裊裊，裊裊絲絲

九

集 二 第 卷 七 第

詩 體 詩

……。

正象徵着，

象徵着處在這渺茫的宇宙，

憧憬的人間的我的心田裏的情緒。

作于現代（七月七日）

□小詩

陳化鯉

（1）

撲滿喲，

錢兒一枚一枚的進去，

你的生命也就一天一天的縮短。

（2）

月兒，

你那樣的光明，

賊兒却恨你呢。

（3）

狂風中亂飛的雪花呀，

你出身那樣的潔白，

却受着如許的飄零。

（4）

滾滾的波浪呵，

那有你立足的地方，

只填平了地上的缺陷。

詩

◎哭四叔(余叔慶元公於民二十之亂爲黨捐軀賦此哭之)

雷耕礮

我叔有大志。鄉里皆屬望。愛我如親子。教我亦有方。一旦成永訣。怎不斷肝腸。叛逆猶未滅。祖母意徬徨。存歿俱感痛。仇恨詎能忘。去年禾旱稿。前年阿嬭死。小弟繼天亡。可憐老祖母。面瘦髮如霜。三叔命運蹇。出門遭禍殃。七月賣黃豆。被掠在他鄉。貨物既捐棄。贖身要銀洋。舉家聞音耗。個個淚成行。祖母事張羅。怕兒血刀槍。半月三叔回。三嬸告絕糧。弟妹牽衣哭。飢寒實難當。嗚呼誰致此。縱匪如虎狼。祖父更辛苦。七十猶營商。窮年無閒日。終朝爲人忙。我父生不辰。教讀療飢腸。田家讀書少。學館絕淒涼。饕餮常不繼。母氏咽糟糠。我有六弟妹。五個皆早殤。我雖已求學。尙累爺與娘。寒門福祚薄。惟叔能克昌。今復遭不幸。前途更茫茫。庭前有荆樹。葉茂枝亦長。一枝被剪伐。餘枝盡帶傷。感此益心哀。熱淚破我眶。

詩

一

詩

◎秋柳

章瘦梅

惆悵山涯又水涯。幾行疏柳夕陽斜。鐘傳僧寺兩三杵。煙鎖漁村百萬家。蕭瑟西風愁宿鴈。淒涼明月冷啼鴉。堪憐多少飄零客。一樣秋來感歲華。

平堤入望路迢迢。人在天涯魂暗銷。金粉飄零蘇小墓。帶圍清減沈郎腰。秋歸白下三千里。月老揚州廿四橋。閒煞多情張敞筆。一痕眉樣不堪描。

六代繁華似席收。此身應共世沉浮。荒江殘夢秋無主。野店寒聲客有愁。憔悴小蠻多瘦損。等閒張緒不風流。最傷心是樓中婦。目斷天涯古渡頭。

榮枯何必怨窮通。原是天心造化公。昔日如煙如霧裏。今朝若有若無中。痕銷纖月顰眉翠。影襯斜陽舞袖紅。太惜此生成薄命。東皇枉費剪裁工。

春城記取綠娉婷。此日紅橋感慨多。丰度縱教甘冷落。光陰經得幾消磨。隋堤月冷鴉無夢。漢院風高鶴戀柯。謾說秋來容易老。百年回首又如何。

消瘦吳娘一度粧。殘香賸粉作收場。旗亭有客輸青眼。春夢無痕醒野塘。敗葉蕭蕭歸逝水。空枝寂寂對斜陽。頻年閱盡興亡劫。慚愧天心費主張。

○白門小住偶作怨懷

陳鎮邦

香草靈均淚。朱門燕子家。塵生金屈戌。花落玉鈎斜。碧海新填石。銀河舊浣紗。秦樓今夜月。何事向天涯。

夜雨吳娘曲。朝雲倩女魂。幾時歌玉樹。何日見桃根。璧月空傳怨。紅梨自掩門。遙看雙海燕。寂寞憶王孫。

淚濕迴文錦。詩題薄命圖。東風懷荳蔻。青塚怨蘼蕪。神女終難見。羅敷自有夫。湘陵何處是。夢雨正模糊。

省識休文瘦。生憐叔寶愁。香燈曾繡佛。紅豆怨揚州。鸚鵡憐青瑣。鴛鴦自白頭。江關蕭瑟意。禪榻秣陵秋。

○游迎江寺

陳鎮邦

數年未到迎江寺。此日登臨萬慮空。東望六朝天地外。南瞻三楚有無中。落霞孤鶩雙飛急。碧水青天一色同。試問大川流不息。古今淘盡幾英雄。

○鉢池山誌感

繼宗

詩

三

集 二 第 卷 七 第

詩

四

白露凝天旭日遲。半鈎殘月掛寒枝。年來一掬思親淚。灑向西風過鉢池。（因吾母葬鉢池山側）

多年古墓綠生苔。白骨無靈伴草萊。十里黃沙蒼柏道。何人去拜煉丹台。（山西有古亭相傳爲仙人煉丹台）

紫駟蹊蹊到荒祠。草際青蛾撲面飛。前輩風流今已矣。那堪拭淚讀殘碑。

○寒星

繼宗

寒星光閃閃。點點掛枒杈。月落開門看。猶疑樹放花。

○採蓮詞

繼宗

採蓮還唱採蓮歌。唱罷蓮歌鎖翠蛾。去歲並頭行處有。今年花上淚痕多。銀羅着體漾風斜。玉手纖纖盪小划。有客溪樓餐秀色。採蓮人似白蓮花。

○雨後野田卽目

繼宗

雨過山村碧浪柔。綠油田畔聽鳴鳩。桃花飲泣梨花笑。絕似紅顏伴白頭。

○溪南口占

繼宗

兩三黃髮小村童。虎跳溪南草地中。一個捉將青蚱蟻，笑奔母畔索絲絨。

◎雨後憑欄卽景

繼宗

雨後憑欄好風前。一羽輕溪光搖戶。闌雲氣冷衣襟。松子時聞落。詩懷漸欲傾。滿培桐葉影，栩栩動幽情。

◎消夏雜咏

繼宗

古木雨過青藹藹。晴雲日照碧粼粼。笑披白袷溪南去。閒話柴門月色新。沿村日日尋詩料。紫陌蒼阡繞幾回。好是村姑相見慣。不將香日罵痴呆。禾麻滿地黃瀾起。正是村莊六月天。夾岸垂楊青不斷。蟬聲響到白雲邊。倦臥蕉陰夢正長。輕雷忽送雨飛揚。瀟瀟驚我魚龍起。踏破芭蕉碧玉床。幾樹榆槐釀綠陰。北窗高臥晝沉沉。茶鐺火細煙徐散。蕉扇風清暑不侵。閒看畫圖成斷句。偶思沙鳥夢前汀。扁舟還欲荷塘去。只恐勞人見嫉深。風雨連朝惡。花殘草色妍。蟬聲吹不斷。隨雨到窗前。浮雲如亂絲。玉梳比明月。我欲持玉梳。理雲若理髮。

詩

五



詩

六

蒲扇竹方床。虛眠對草堂。閒看月皎皎。不覺夜茫茫。花露懸晶墜。槐風着體涼。更聞籬豆下。促織韻清商。

溪南策步回。履跡印蒼苔。流水前村去。野花夾岸開。風敲喬木語。雲散夕陽來。忽憶河梁沒。殷勤繞北街。

○蒼鷹

繼宗

蒼鷹振翼逐天風。一嘯翩然入碧空。若見月中有兔在。可能飛入廣寒宮。

○雨後泛舟

繼宗

幾日清寒一日晴。閒搖瓜艇着身輕。林光壓岸漣漪淨。樓影橫波盪曳明。真個船如天上坐。直疑人似畫中行。臨流一束垂楊好。更向溪頭問小名。

○淮濱送友

繼宗

楊柳纖纖（或青青）淮水黃。楊花點點落離觴。卽今一別何時見。明日樓頭午夢長。

○山居

曙清

茅屋依山畔。荒村對九峰。門閒黃犬臥。徑僻白雲封。院外環修竹。庭前峙老松。捲簾恣眺望。蒼

翠嶺千重。

◎暮春山行

袖拂春雲履印苔。去城十五踏青來。野花爭欲迷人眼。滿地騰肢紅亂開。  
山塘清遠草離披。閣閣蛙聲春晚時。十畝土香秧水活。半邨笠影夕陽遲。  
濛濛空翠濕衣襟。漸入長林幽意深。三月農忙樵客少。黃鸝竟日罵松陰。  
丹崖碧嶺瀉紅泉。別有人間小洞天。偏是韶華容易老。棟花風起散茶煙。  
參天古木繞邨區。一路濃陰聽鶉姑。滿眼光陰如罨畫。落花飛絮亂平蕪。  
水聚山區路曲斜。彩雲隨處護農家。平原三月東風熟。無數野棠開白花。  
翠袖紅裙染碧嵐。十三蠶女太嬌憨。桑枝欲老偏忌採。爭折櫻桃紅滿籃。  
茅舍安排枕澗阿。竹籬疏密帶烟蘿。綠菘紫芥和青筍。羨煞山家風味多。  
蠶豆花開燕麥齊。野田高下嶺東西。芒鞋忽入幽深處。空谷無人唱竹雞。  
千紅萬紫闊無邊。撩撥心腸不盡憐。我欲放懷常領玩。春光能給幾時研。

◎鳩江憶故園桂

詩

七

陳鎮邦

陳鎮邦

集二第 卷七第

詩

丹桂堂前手自栽。今年有約伴花開。春來又作鳩江客。寄語天香待我回。

八

◎初夏

鑑水西南是我家。陰濃綠樹映窗紗。晝長讀罷無聊甚。斜倚闌干看榴花。

潘紹祖

◎廢曆除夕有感

入世以來十九年。年年除夕慶團圓。今年始作離鄉客。雲水茫茫各一天。舊曆雖除習慣成。羈人難免故鄉情。遙知兄弟正分歲。紅燭高烧滿室明。

潘紹祖

◎哭亡友洪康楊

素簡飛來欲斷腸。嗟君二十卽夭亡。生前管鮑交情篤。此後人天永訣傷。銅嶺舊遊雲黯淡。道山此去路蒼茫。西窗夜話今難再。哭罷爲君一奠觴。

吳雪帆

◎前題四絕

淒風苦雨哭知音。哭到吞聲痛更深。促膝談心當日事。而今腸斷伯牙琴。芸窗同學已多年。今日思君感萬千。自古傷心惟永別。巴窗風雨我悽然。蓋世才華一旦亡。如何教我不神傷。相思有淚無從寄。夢裏尋君亦渺茫。

吳雪帆

玉樹瓊枝忽已殘。思前想後倍心酸。遙望追悼臨津畔。愧未隨筆把淚彈。

◎南浦送別

張一氣

幾曲青溪玉帶河。渡頭車馬往來多。離人一誦文通賦。南浦迢迢泛綠波。  
荒城廢堞草芊芊。古寺鳴鐘破晚烟。一水江淮三百里。送人偏值送春天。  
心隨落日上行舟。一片征帆動旅愁。城郭綠楊烟水裏。依稀風景近揚州。  
春潮漲處水平堤。遙望平原麥秀齊。舊雨偏同春俱去。落花無語子規啼。  
風清百里入州門。頌德當年軼事存。到此有人皆賦別。虹橋應亦號銷魂。  
酒旗面面自欹斜。一種離情付柳花。不識天涯人去後。王孫何日再回家。

◎落花

田恆煜

纖纖花數瓣。飄泊何顧盼。茫茫逐水流。年年見已慣。花落尙知時。君歸復何晏。

◎代友題贈像片

陳鎮邦

想到極時夢亦無。空依南斗望京都。說來不盡瀟湘意。一片相思入畫圖。  
江雲燕樹兩茫茫。望裏風煙話裏長。萬斛相思裝一鏡。願從此影見瀟湘。

詩

九

集二第 卷七第

詩

◎謁屈原祠

抱得孤忠赴汨羅。千秋猶作不平波。伍胥怒逐江濤湧。精衛冤隨海水多。詞賦有靈光日月。祠堂無恙壽山河。可憐讒妒緣何事。宗國淪亡竟若何。

陳鎮邦

◎尋蘭

陣陣蘭香撲鼻來。尋芳徐步到山隈。倒懸絕壁無樵路。惟見臨風帶露開。

曙清

◎聚龍橋晚眺

野寺溪邊怪石多。晚風隱隱送漁歌。長橋夾岸春波綠。三兩行舟款乃過。

曙清

◎春思

我友皖江疾。相思又隔年。東風來戶牖。舊雨隔山川。花麗飛蝴蝶。城春響杜鵑。撫時增繾綣。腸斷杏花天。

陳鎮邦

不見知音久。憑誰破寂寥。曉烟籠柳色。殘雪帶花朝。春思濃如酒。離心湧似潮。江干紅豆發。知否亦魂銷。

歸春無車轍。深春長綠苔。閑階斜日上。午夢故人來。移柳鶯隨至。分花蝶見猜。所思獨不至。悵

望小蓬萊。

◎秋陰望東西龍眠

陳鎮邦

秋入山雲水墨濃。不晴不雨好儀容。龍眠自在模糊裏。誰辨東西卅六峯。

◎依稀

戴藻宸

依稀芳徑認前遊。墜白翻紅織旅愁。花事今朝剛結束。人生何日罷圖謀。鶯聲斷續離亭晚。蝶夢淒迷客舍幽。佇立閑塔空悵望。一樽邀月下瓊樓。

◎和戚維新君惜花詞五絕

鍾倚梅

東皇底事妬嬌枝。落盡殘英翠滿池。一自春光狼藉後。憐君獨唱惜花詞。綠楊無恙草萋萋。翠減紅銷蝶影稀。不勝春寒傷寂寞。無言獨立小樓西。殘痕留得後人哀。猶憶當時鬥艷開。一縷花魂扶不起。可憐戀蝶尙飛來。綠慘紅愁剩劫灰。芬芳瓣瓣染塵埃。東風不解飄零恨。依舊顛狂拂面來。鎮日飄零水之涯。再無淡影映窗紗。園林寂寞悲春色。夜雨連宵爲泣花。

◎贊叢刊

姚順源

詩

二

詩

一三

手釋叢刊坐小齋。浪吟細索興無涯。舊新作品寰球佈。字字淋漓句句佳。訂得叢刊是一年。寄來文字樂陶然。莘莘鎮日如癡醉。倦入黃梁富枕眠。

○吳師小齋

姚順源

高樓大廈非其志。小築茆齋傍石梁。臥榻吞雲消俗慮。舉杯邀月掃愁腸。假山半壁窗前立。殘帙盈箱室內藏。瀟灑如公能有幾。花晨月夕任徜徉。

○送秀英同學歸羊石

韓梅蘭女士

故人此別赴羊城。欲唱驪歌咽不成。舉酒不言空有淚。夕陽芳草倍傷情。樽前話別恨匆匆。三疊頻催語未終。酒漬淚痕渾莫辨。傷心聊祝一帆風。

○送秀英同學歸羊石

招友梅女士

送君千里雨垂絲。把酒殷勤重寄辭。三疊驪歌淒欲絕。牽衣猶自問歸期。人生歲月苦相催。萬里乘風志莫灰。他日歸來重把盞。笑顏應許爲君開。同堂怎喜遇知音。又向江干賦別吟。十里垂楊春意滿。折枝聊贈繫君心。

○初夏閒居四首

徐奠磐

布穀聲中大麥黃。葛衣新試日初長。出巢燕子清狂甚。掠水穿雲擲剪忙。  
依依墟里淡煙斜。北陌南阡一望賒。最愛濃陰深樹裏。清泉活火煮新茶。  
黃鸝枝上喚晴光。驚醒南柯夢一場。起視薔薇紅似醉。惹他蜂蝶往來忙。  
晨曦弄影上窗紗。耕刈聲聲入耳譁。只有蕭齋無箇事。清閒終日似僧家。

◎松柏

徐奠磐

憶昔春夏交。日暖風和煦。草木欣向榮。百鳥解歌舞。疾風西北來。肅氣充寰宇。回首三春芳。零  
落皆無主。惟彼柏與松。挺然參天古。獨抱歲寒心。不受霜雪侮。世亂識忠臣。秋深知老圃。嗤彼  
勢利人。碌碌何足數。

◎江邊閒步

戚維新

偷閒散步到江邊。堤上櫻桃花正妍。底事子規頻訴苦。聲聲啼到夕陽天。  
波光如錦獨浮桴。清趣無邊羨釣徒。安得俗塵都了却。一竿風月向江湖。  
參差桃柳綴江東。佳景天成畫不工。最是風情無限處。夕陽水綉落花紅。

◎望鄉

羅錦泰

詩



集二第 卷七第

詩

一四

欲窮千里望鄉關。最恨迢迢水與山。心裏暗描鄉景色。寺門橋下水成灣。

◎憶當年

張鳳清

光陰似箭快。馬齒歎徒增。回想當年事。猶如在夢中。

◎思親

楊觀爛

記得臨行日。依依不忍離。叮囑風雨夜。珍重寒暑時。未語聲先咽。相看淚溼衣。纔過兩三月。屈指算歸期。

◎絕句

周錦章

輾轉不能眠。寂寂思無已。窗外月如霜。鷓鴣數聲起。

◎春日遊西湖

劉秉貞

飽看山色清明裏。聽夠鶯歌燕唱時。倦極歸來留紀念。踏青鞋上水淋漓。春煙漠漠罩西湖。楊柳風吹水躍珠。斯景斯人又斯地。幾番幻想是仙居。

◎採蓮曲二首

文德銘

蓮葉如郎衣。蓮花如郎面。香風透滿懷。只惜人不見。

泛舟逆水上。舟過惹花香。採蓮蓮葉動。驚起睡鴛鴦。

◎二十述懷

王雲癡

國事觸蟾秋復秋。功名富貴不須求。風塵奔走徒勞苦。高士箕山慕許由。韶光二十等閒過。斗室之中樂嘯歌。想到椿庭期望切。莫教歲月易蹉跎。壯志雄心豈已消。原來亦欲學班超。風雲際會今難望。壘塊胸中借酒澆。不經磨折不貞堅。潦倒何堪在少年。伏處鄉關淹日月。幾時方着祖生鞭。

◎江樓書懷

黎文棣

離別家鄉已十年。江樓獨臥不成眠。思親日夜腸千結。一讀家書一泫然。

◎遊半野園

張謨

小園環曲水。游屐度橋來。池內魚潛藻。牆陰鳥啄苔。風吹紅杏落。雨灑碧桃開。把酒雖無分。流連不忍回。

◎傷春

劉成頤

百感茫茫祇此身。年來心事碎如塵。繁華謝盡鶯聲老。蝶縱多情亦惱人。

詩

詩

一六

◎四時勉學歌

劉昌彬

春日。至。氣候和。青年力學好。研磨。須知日月如流水。百歲光陰容易過。古語云。日如梭。千金難買莫蹉跎。融融三月桃花爛。勤向芸窗習學科。  
夏日。至。日初長。拋書登閣納風涼。遙望陌頭楊柳色。心隨流水共悲傷。業精勤。嬉則荒。大好男兒當自強。學登道岸仍努力。風流高邁古聖狂。  
秋日。至。露如珠。悄坐西窗讀古書。經史詩文時玩賞。學外三餘學釣魚。求學業。貴心虛。不學無文若山樗。沒世無稱聖猶懼。奮志雄飛意氣舒。  
冬日。至。羣卉凋。惟留松柏際雲霄。歲寒然後知節勁。顏回苦學甘箠瓢。古者學。志必超。囊螢映雪度殘宵。勸君求學先立志。意堅志決百不搖。

◎山齋

張福瓚

谷口人稀到。茅齋結構清。閒花當戶落。細草繞階生。鳥散空林寂。泉流曲澗鳴。攤書自多樂。山月透窗明。

◎暮春野望

張福瓚

東風飄飄春日暮。亂花搖落空留樹。荒郊草長望蒼茫。回頭莫認尋春路。陽春有脚去難留。應惜春殘休虛度。春愁春怨恨難刪。風光已老也等閒。沿堤不見鶯穿柳。祇聞杜宇啼林間。極目家鄉何處是。一片浮雲穿亂山。

◎田家

張福瓚

郊原既曠復饒沃。半是種桑半種粟。老農放犢飲溪泉。相與耕耨習成俗。就理園蔬供晚餐。歸來飽飯應知足。田家風味自蕭然。衣食有餘各安天。乍晴乍雨氣候好。丁壯在野俱鋤田。鎮日勞勞休辭苦。出作入息年復年。觀此方慚食祿者。不惜民力反苛捐。

◎桃花溪

張福瓚

桃溪花燦爛。猶作舊時春。不辨仙源處。漁人空問津。

◎蓬州舟中

文德銘

斗大山城傍水開。一灣綠水抱城來。相如故宅知何處。千古猶思作賦才。繪圖奉勅記吳生。真面應知畫不成。難怪當年來賞鑒。嘉陵山水比人清。左遷爲問民間苦。顏魯公會作此官。寄語而今當局者。古人風節著西川。

詩

集二第 卷七第

---

大石嵯峨湧岸灣。苔花暈碧點斑斑。沂流一過蓬州境。想見滄中十萬山。

詩

一八

小

說

## 破滅

謝春滿

白莎好友：

四五天來，他對我的態度又與以前不同了。在從前，他對我雖有點異於其他同學的表現，但我倆間還保存着師生的界限，到現在，他對我的態度顯然有許多不自然的做作了。在假期裏，據他說是到湖北去的。他的房間要我替他照料；他的信札，要我替他保存；爲什麼要我替他保存呢？莎，你想，這不是顯然的發生了某種野心麼？

我老是自信，環境只能壓迫懦夫弱者，我必須奮勇的越出這惡劣的環境，但是好友，天下事往往和浮雲般變幻莫測呵！有時候，我矢志超脫自己，而終逃不

小說

一

了的金錢的羈絆，金錢的魔王看見我將要反抗，便會張開盆大的血口，猙獰地對我伸出巨舌；好友，不幸的人難道真的不能反抗麼？不幸的人難道真的只能屈服麼？不深於世故的我，始終猜不破這渾噩的啞謎呀？

說起來，真使我不懂；我們的同學，不只我一個女性，C M不是比我好看麼？我想，在這樣淺薄的社會男女之下，一個男子愛一個女子，最大的條件，除了「美」還有什麼別的呢？他對我，既不取我的美，取我的什麼？這個問題，我已經化掉好幾個長夜的思索。最後，被我想出一部分理由來。好友，這個理由是令人多麼痛心喲！他的愛我，既不是愛我的美，又不是愛我的……——實在，我在我自己的身上，再也找不出他愛我另外的理由了，不愛C M而愛我，原因不外乎因為我是一個經濟壓迫下的弱者，他便利用這一點，出這種殘酷的手段了，哦，一定是的，不然，他為什麼不愛比我更美的C M而愛比我更不美的我呢？

事前我也不明白他在未愛我之前曾經向C M表示過愛沒有。我想，他一定是表示過的；表示過而C M不愛他，他才會捨C M而愛我。因為他鑒於自己向C M

表示了愛而得不到C M的愛的的原因，是C M不希望他的優越，所以他才會向不得不屈服於他的優勢之下的我進攻。這個理由，在他按手續一步一步進行着的時候，便完全證實了。在以前，他也曾以向C M表示的方式向我表示，而我不被他所動，所以他才以另一種方式來向我進攻。這種方式，他是何等的費心經營啊！他是生物學教授，在兩個月以前，他便宣告要一位同學幫他的忙，做他的助理員。助理員是有薪水的，所以他提出四個條件，向同學中物色。第一：要外國語的程  
度，在水平線以上；第二：要對生物學的原理，有相當的了解；第三：要心緒溫柔精細；第四：最好是經濟困難的人。這四種條件向同學發表之後，便有幾位和我同樣受經濟壓迫的人，私下的寫信給他，表示自己的志趣，想藉以獲得意外的補給；他們都是熱忱的。可是這多麼罪惡喲，這正是他手段的出發點，也便是他用意的婉轉之處呵！所以在兩個禮拜之後，他的話樣又變了，他說：自從他將四個條件發表之後，便有許多同學寫信給他，叫他怎樣辦呢？因此，他那次的計劃是失敗了。他又說：鑒於前一個的失敗，現在還是在同學的事實找四個條件吧！



「醉翁之意不在酒」，好友，他用意的焦點是何等可憐！

前天，他穿着一套新的西裝，結着大紅的領結，來教室宣布他所選擇的結果了：

「這回找助理員的事情！很使我失望……」這是他的第一句。

「是誰？」有一部分關心這樁事的同學接上去問。

「哈哈！你們猜，是誰？」

「C？」

「M？」

「哈哈！都不，是密斯林！」

朋友，這是何等奇突的事情呢？那時候，好奇心使我仰起頭來向他一望，我倆的視線碰巧接合了，他對我很柔軟的微笑，我當時覺得不好意思，只得紅着臉羞着兩頰不自然的低下頭來又向他一看，算是報答他的微笑了。

在那一瞬間，我的心理便起了一陣矛盾的劇戰，心頭爆發着銀色的火花；照

理我是一個屈服在經濟魔力下的弱者，在這時候，應該很自然的微笑。但是，我始終有點害怕，害怕這是污辱的事，害怕蒙達會懷疑我，我始終覺得有些膽寒。

在那時候，好友，我所害怕的不是害怕他的野心，因為我根本沒有發覺他的野心的憑證，我所害怕的，只是害怕別人的誤會呀！

昨天我忽然接到一封意外的來信；你想：這封信是誰寫給我的？這便是那多情的P先生的獻心。他在信裏說：他愛我，他愛我勝於他的一切；他又說：他所以這樣費心，無非是為了一個我！呵，我的好友，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

好友，在幾個月以前，我和他已經有過一些殘跡；不過那些殘跡久已在我腦膜上消褪了，然而當我看完了他的信，過往的一幕，很迅速的在我腦膜上展開：

那是一個深秋的晚上，西風拂着梧桐，足下落葉，沙沙的作響，一片悲哀的灰色的景氣，蕭條冷落，九點鐘，我到他房裏去請他教我遺傳學的偏生問題；他指示我，是那樣的親切，那樣的透澈。他在嫩綠色的電燈下，摸我的嫩綠的小手帕，微笑着對我說：

小 說

『密斯林！』

『……』我是多麼害羞啊！我猜不出他接下去要講什麼話，所以我依舊裝出不自然的微笑。

『密斯林！』他又說了：『你……』這時候他翻起三角眼，眼裏掀起瑩瑩的光波，向我一瞟。

『……』我摸不到他的頭腦，低着頭站在那裏。

『你……府上是那裏？』他的態度，是何等的勉強啊！

『江西萍鄉。』我在這時候連忙離開了這幕滑稽的悲劇。

好友，我從來沒有告訴你這個，理由當然沒有告訴你的必要。其實，我這樣被不幸的命運所支配的人，蒙他這樣費心的愛我，我應該是怎樣的感激他呀！但是，我雖然自命爲上帝的叛徒，可是我已喪失了我的生活力了，現在所存在的，只不過是一副生命的殘渣，我惟有步入墳墓而已！

好友，話已經說長了，就此告別。

白莎，我的好友：

自從前一封信出發以後，到現在又有一個多禮拜了。在這一個禮拜之中，我又經過了許多悲哀的滑稽，現在我來一一的告訴你吧。

好友，我實在覺得滑稽得可憐；我，如果在洞悉了我一半內幕的人看來，或許竟會罵我一聲拆白黨吧！真的，回憶起來我自己也覺得羞慚，我在他們面前，簡直是一副沒有靈魂的木偶，我和他們之間，根本沒有一絲愛的成分存在；而他們却時常在我的面前或我的背後說我和P先生的愛情已達到希馬拉亞的頂巔了。他們只知道我是個愛的忠實者，根本不明白我原是個希臘神話中的 Sphinx；他們是怎樣的蠢啊！

是五天前，我在實驗室裏，在爲我特設的小桌子抽屜裏，發見一封湖色的信，上面寫着我的名字，却沒有封口，我抽出玫瑰紅的信箋：

慢！

小 說

七

慢 一二·二五·

我給你的信總是收到的吧！你爲什麼沒有回信給我呢？慢，我是多麼愛你喲！同時，又是多麼害怕你喲！我愛你，我愛你的美曼，我害怕，害怕你的尊嚴；所以我幾次的想向你表白，而在要表白時候，我的勇氣又被你的尊嚴壓倒了。我想，或者你會笑我太膽怯了吧？是的，我的確是膽怯的弱者。因爲我愛你，所以我是個膽怯的弱者，膽怯的弱者，才會做出這樣膽怯的事情來，但是，慢，你也應該體諒我這種可憐的膽怯的情緒呵！

你的P

呵，好友，這是何等可憐而又可笑的事情呀！難道這樣就可以軟化我鐵塊似的心麼？有時候，我也覺得他這樣的費心經營委實是太可憐了；我想鼓起勇氣來向他坦然的表白一下，免得他這樣的神魂顛倒，走上絕路。但是好友，我也和他一樣的膽怯，一樣的是個膽怯的弱者喲！

自此以後，這樣的事情在這最短的時間內，還發生的一次；我看了假裝沒有看，其實也不必看；所以他對我似乎有點失望了。但有時候爲了環境的關係，又

不得不故意和他突然親暱起來，有時候，受了環境的關係，却又不得不過分的冷落下去。這樣，我覺得我太殘酷了，我實在有不能表白的苦衷呵！朋友，因此我也許要受天良嚴酷的責罰吧？

在寒宵長夜，我也曾徹底的思索過，人生是什麼？人生橫豎是南柯一夢，何足留戀！到如今，我已經受夠了環境的欺凌；命運之神已經在我脆弱的心腔裏，刻下深深的創痕，我既自命為上帝的叛徒，我應該反抗到底呵！這時候，我又會殘忍起來，我想滅毀世界，我想向萬惡的人類謀報復。

第二天，一種空虛慘淡的微笑又在我的兩頰間顯露出來了。在我和他親暱的時候，他總是在我面前表現出各各不同的美來獻給我，那真要使我鄙視得作嘔了！晚上，我坐在實驗室裏埋頭工作的時候，他進來了，他走到我的身旁，照例的對我講些什麼 Darwin 的天擇論， De Vries 的突變論，我不得不破例的和他表示親近。這樣，他覺得已是非常的成功了。他輕輕的將左手架到我的肩上來，隨後就握住了我的右手。我一若無知似的不加以拒絕，當時祇是從內心發出一「吃吃

」的私笑。

『曼，你知道我，我是怎樣的愛着——你呀……』

當時，我雖然知道這話是他心窩裏熊熊愛火中噴發出來的真情的火花，但我古井般的心境，是再也不能起什麼波動了，我終含於糊的敷衍了過去。

近來，蒙達對我似乎有些懷疑；自然，我這樣是要使他懷疑的。可是好友，蒙達在我心胸中是始終射着他不滅之光的呵！好友，想到這裏我又要哈哈的笑起來了。

燈光在黑暗寂寞的屋中，烏沉沉的照耀着；清鮮的夜色，從微微顫動着的窗帷裏穿將進來，有些涼意。好友，再談吧！

曼 一·六·燈下

白莎，我的好友：

這幾天，我更陷於進退維谷的地位了，一方面，那可憐的P先生，對我的態度由「居然」而進於「坦然」了。另一方面，蒙達對我的態度由懷疑而進於憤恨

了。是前天晚上吧，蒙達到上海去，要我送行。朋友，這是何等滑稽的事情呀！送行也可以強迫的麼？我託辭避在學校裏，他氣憤到沸點，在十分鐘之內，一連打了四次電話給我。他說，我這樣把他遺棄，在良心上自問過得去嗎？他又說：他是不願意勉強的人，我不愛他，儘可以向他坦然的決絕；不然，就非我去送行不可。好友，我鐵般的心，這時候竟被他說得像輕絮一般，我終於去應了他的約，懦弱的我喲，做人是這樣的煩惱！

今天跟着蒙達跑了一天，疲倦得很。

慢 一·二二夜·

白莎好友：

意料中的事情，居然發見了。前幾天，蒙達向我提出結婚的要求。他對我說，事實要他這樣，所以他不得不這樣。他這話，我當然是覺得很痛心的；不過，他委實是太可憐了。

好友，這樣，我心中會感到難以應付的苦痛，也會感到勝利的光榮。這幾天



，我心理的變化自己也覺得矛盾得可笑呵！

蒙達，他以十二分的熱忱對待我；自然，他是不忍自己的愛人，給人家從自己溫馨的懷抱裏奪去的，每時每刻每分每秒他都要羈絆着我，那可憐的P先生，覺得我這幾天和他有點冷落，當然，他要着急起來；他問我是否害病，爲什麼這樣的愁眉不展。他又問我是否有了什麼不如願的事，他要爲我極力的解除。這樣，他又握着我的手了。握手，在我倆之中差不多已成爲普通的事。

前天，我和P先生坐在F公園的假山上，他摟緊着我的腰，深怕我要逃脫似的。好友，這時候在許多遊客的眼光中，我是何等幸福呀！在愛人的懷裏欣賞自然，是人生絕大的樂事呵！的確，當時我心中有些飄飄然了。

世間巧妙的事情，真是巧妙得出人意料。有時候，我偶然翻閱小說，看到那種巧妙得過分滑稽的事情，終以爲作者太會播弄人生了。今後，我相信人間出人意料的事正多着呢！好友，當我躺在他的懷中，我倆的嘴唇在深深吸吮的時候，巧妙的事情，便在一瞬中發生了。

晚上蒙達打電話來要我去；自然，公園裏的一幕是使他非常痛心的！親眼看見自己的愛人躺在別人的懷中獻嬌，他自己接過的吻給別人吻了，他摸過的腰給別人摸了，他摸過的乳給別人摸了，這是何等的難堪呀！我受了良心的譴責，即刻捧着一顆顫抖的心跑到他的寓所裏。他不在。二房東是認識我的，所以我得任意的走進他的房裏。在他的桌子上，發見了一封信，信封上是這樣：

『請曼女士拆閱』

於是我抽出了信箋，信箋上是這樣的幾行字：

曼！

這是判斷我倆底愛情的 *Ultimatum*！你是浪漫女子。不錯，浪漫女子是可以這樣隨便播弄人的，我受你的播弄已經夠了；現在，請你給一個我倆愛情的宣告，如果你是沒有天良的，那末，請你立刻撕毀牠，立刻離開這裏；明天，到黃浦江頭找我的屍體去吧！

蒙達

好友，我畢竟是個弱者呀！那時候，不知爲了什麼原故，我寶貴的眼淚，竟不自禁的從眼眶裏衝了出來，我竟伏在桌上痛哭。我把信箋反覆的看了又看，我愈是否認自己，否認人類，我覺得我的虛偽是世界上最罪惡的種子！播弄純潔的男子是絕大的罪過，我還有勇氣離開他麼？

當晚，我被他羈留住了。我對他悲哀的哭，我終於撫摩着他的頭顱說：

『我可憐的蒙達，你恕了我吧！我已經答應你的一切了。』

朋友，我便在那一瞬間，度過處女的橋梁，踏進婦人的國度了。

昨天，我感着滿腔空虛的悲哀，回到學校裏來，P先生以無上溫柔的音調向我說：

『我的曼，你昨晚到那裏去了？我沒有看見你，真關心着你呢……！』

這將教我怎樣回答他呢？我想鼓起勇氣來回答他：

『應我愛人的幽會！』我想，如果這樣回答，他將要怎樣的失望與崩毀呀！

好友，我始終沒有說出這樣的話。我喉頭充塞着飯塊似的難受！

『到我姑母家裏去的，我的表妹，剛從香港回來呢！』

呵，我雖然這樣的掩飾了過去，但始終是喪失了靈魂似的，心在不安的跳蕩，對不起我的天良！我終於哭了；我回到宿舍裏，倒在床上哭，飯也沒有吃，同學都以爲我受了P先生的譴責；他們便帶着溫和的口吻對我說：

『曼！何必這樣傷心呢？P先生這樣的關心你，你還不幸福麼？』

好友，先生這樣的關心我，我是幸福的，於是，我又悲哀的談笑了。

曼 二·七·

白莎，我的好友：

我同蒙達正式結婚了。

我同蒙達結婚的消息，在三天之前，就傳遍了全校。我那可憐的P先生，雖然是過分的失望，對我却很坦然；我反而覺得不好意思，好友，這是無上的罪惡呀！於是就請了半個月的病假，希望他對我的熱忱，能夠冷淡下去。

前天，二十三日，我依然到他房裏；突然，他過來捏住我的手了；捏的很緊

，看他的樣子，真要把我的手捏個粉碎似的。當時我痛得蹲下身去，我疑心他是瘋了，心裏不住的跳躍。突然，他又緊緊的把我抱住，抱得使我不能動彈，跑到床前，他的面孔緊張得白而發青，他見我淌下淚來，他才放鬆了一些，表示他是勝利了，苦笑着對我說：

『現在，你總是我的了！』

隨後，把我抱着坐在他的懷裏，便在我的臉上狂吻；吻我的唇，頰，鼻，耳朵，髮，手，小手帕，……經過了一陣吻的燃燒，他的面孔又發青了。我因為覺得已是受了污辱，索性倒在她懷裏痛哭。

自從這次以後，他便把助理員的名目自動的取消，呵，這是何等滑稽，何等可憐，何等悲慘的一幕呀！

兩天來心緒不寧，被蒙達把身體弄得要命的疲倦，再會吧，好友！

曼 二·二五

白莎，我的好友：

我是何等的卑鄙而恥辱呀！到現在，我認識了人生，認識了人類，認識了我自己！

以前，我是睡在鼓裏；閉着眼睛，我說過俏皮的話，做過酸辣的俏皮的事。呵，好友，卑鄙而又恥辱，無上罪惡的我呵！

好友，請你恕我吧，恕我對你不忠實，恕我的卑鄙，恕我的罪惡！我是多麼蠢呀，這樣盲目的築起苦痛的牢獄將自己關鎖著；現在，讓我在你的面前招供我的已往吧！

好友，你所知道的我的父親，是長睡在那蕭條荒漠的原野中的墳墓裏了，但是，我那可憐的真的父親還和我一樣的漂泊在那悲慘的人海中呢！

你知道了，或許會驚奇而唾罵我吧！好友，我再三的對自己表白，我是何等的卑鄙而恥辱的！

在十年以前，我的母親，爲了與一個南海的富商沈某有了曖昧的事情，我父親即刻提出離異。於是我們母女兩人，由沈某帶到這繁華的上海。那時候，我才

九歲，渾噩無知。過三年，沈某厭棄我母而赴南洋。

好友，你想：以一個無知無識的孤零的中年婦人，處在這入山人海之中，將怎樣的維持生活呢？我母親本來就是一個水性楊花的蕩婦，逢到這種山窮水盡的時候，除拍賣肉體以外，還有別的工作可做麼？好友，我不幸的命運在這時候就深深註定了！

你看到這裏，或許會把這封信憤然的撕毀吧？是的，我寫這封信的時候何曾不是這樣？好友，你且忍耐着性子看下去吧！

那時候，我的母親又找到了一個屬意的愛人；據說，他是江西人，他念同鄉之情，很肯把我母女兩人從火坑裏提拔出來。其實，他的真意何會是這樣呢？好友，他，便是現在躺在墳墓的我的父親（？）呵！

我母親是何等的殘酷呀！她想把自己的女兒，也送入那肉的迷宮裏當做商品一樣的叫賣；所以在這位同鄉棄世以後，我便失身於一個從黃埔軍官學校卒業的軍官。一直到現在，我母子的兩條生命，便寄託在他一個人身上。這軍官是誰呢

？好友，請你自己打破這個悶葫蘆裏的玄虛吧！

朋友，我是何等的虛偽呀！在最近的過往，我給你的信札上，還對你買弄着虛偽。其實我處女的黃金時代，在我倆沒有結識之前我已喪失了！

我的慘史，現在不願再講下去，也不必再往下講；總之，就是一個處在命運播弄之下的地獄裏的囚徒，我是污辱不潔的禽獸！

在半個月以前，蒙達要到廣東去了；自然，現在蒙達是我的蒙達，我是蒙達的我了。於是我對他說：『你現在雖然在幹你所不應該幹的職務，但新聞事業總要比從軍強得多了！你難道肯把我遺棄在這裏麼？』當時，他告訴我：他感到目下生活的枯寂，他想向南走，以調劑一下生活。他又說，這次南下，去不過一兩月，決不會一年半載。我看他這種誠懇的樣子，當然不好過於挽留；所以在第二天，他便離開了我而南下了。

前天，我接到蒙達從天津的來信；當時，我心中起了絕大的疑團。蒙達不是親口對我說，他是南下的麼？爲什麼又會北上呢？於是我就急急忙忙的拆開信來



，信上是這麼寫着：

「曼！你接到這封信或者會驚奇吧？其實，一點也不足驚奇，這原是事實的趨使呢！我倆的過往，想你也總瞭然；我是個最蠢的人，我一向沒有明確的認識你，我自信是一個忠實的永恆的人，我只以為真情可以感化一切。現在，我是認識你了，你是陰險的猛獸，你是殘暴的毒蛇……曼，請你自己去想吧！一個人以他僅有的一個赤心，一個人以他僅有的一個青春，獻給他所永愛着的人，而他所愛着的人，非但不加以溫卹和了解，而反而加以兇暴的殘刑。我雖愚蠢，愚蠢的人却也和其他的人一樣的有神經，有頭腦，不過較他為愚蠢一些罷了！曼！這便是我愚蠢的表現吧？在以前，我總覺得不甘於你的欺凌殘虐，我總需要一次的報復；現在就這樣的報復了，你已經一度的隸屬於我了。現在，我將往故都，偕友人到東京去，我倆就此永別了吧。」

「蒙達」

好友，你知道我接到這封信以後，會悲哀的痛哭麼？不，我一點也不覺得悲

哀，我只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空虛。

當晚，我回到校裏；好友，出乎意料的事情又發生了。我那可憐的P先生，竟爲我葬身黃浦江中了，震動都市的一角。呵呵，人間的變幻喲！

寫到這裏，再寫不下去，你大概能領略一些我的心情了吧！過往的一切，我只覺得如夢一場；片刻的變幻，便如許過去了！好友，人生原來是這樣的，我還有什麼可以留戀呢？！

好友，最後，我的靈魂是屬於你的，真的純潔的愛是同情，你是我唯一的同情者，這是我真摯的流露！然而，我這不純潔的靈魂你怎能接受，我又何敢把我不潔的罪惡之靈魂污辱了你！好友，我的靈魂今後也要受着殘酷的慘刑呵，祝你珍重！

我再沒有話說，就是有也說不出，安眠藥水在向我招手，就此告別了罷！

曼 三，二八夜絕筆於上海中洲旅社

彭 湃

宋學濂

小 說

二二

那火般底太陽，似乎知趣地逃避了；連那樹頭上底迴光，也悄然引退了。只有那朵朵底烏雲，却拚命地飛來，當牠飛到中天底時候，大地上似乎又籠上了一層黑幕！並且把那酷熱之魔越驅越遠了！那金碧底靜止底澄水，收了光芒，變成烏色，漸漸地流動，終於很迅速地向南狂奔。那龍鍾底老樹，似乎已從死神底蹄下逃出，快樂得忘形，竟顛舞起來了。安睡在泥沙中底葉兒，也好像剛從甜夢中驚醒，活躍地互相追逐着，環繞成一個螺旋式底軌道。那天真活潑底貓兒，只認作肥美底食品，盛備着奢望，拚命地撲去，只落得一個掃興，同時門窗格格地作聲，又彷彿敵人在追蹤着，東竄西奔，惶惶地急找安身之所。一切的一切，都漸漸地開始活動了；一切的一切，又都漸漸地在模糊了。那黑幕似乎越變越厚，同時那明視底距離，也越變越遠。末了，只剩得依稀和彷彿；只靠那霎時底閃明中，還可略窺一切，清楚地映在幕上；同時那偉大底雄壯底噪音底音波，却在耳膜邊亂撞；似乎隱約地夾着：『下雨了！』『下雨了！』『……！』

一切都陷在騷擾和紛亂中了！那澎湃底雨聲，似乎高擲着底戰鼓，督促革命者

底進行；同時那火礮不住底迸裂，時時發出那振天底怒號；烏煙罩住了一切，形成了黑暗底世界；烈士底鮮血，不住地噴落，流成了澤國；那悲壯底，偉大底噪音，激成了革命底怒潮。他們似在憤恨，憤恨那酷熱之魔底降臨；他們似在不平，慷慨地和他決裂；指叱他的不是，宣告他的罪狀，爲了要救出萬物於火坑之中，不惜噴盡那怒血，拋盡了頭顱，與那萬惡之魔奮鬥到底，以期達到最後底目的！他們似在報告，報告革命底經過；他們似在慶幸，慶幸革命已經成功。然而他們又恐他要死灰復燃，再接再厲地與惡勢力肉搏。就在那轟轟烈烈底怒潮中，彷彿夾着嗚嗚底泣聲，含着無限底哀傷。

這是個弱者底怒聲！聲聲打在我底心弦上。同時我底主宰，似乎已滿染着好奇底細菌，不住底促着我底肢體。我套上了皮鞋，緩緩地循那呼聲走去；走出了大門，沿着路棚，向南折去，終於在那轉角底壁腳下，找出那發音底所由。——烏烏底一團，——在微微地振動，跟那抑揚底聲浪高下着；那幽微底悲曲，似乎引起我心弦底共鳴，我底心在酸了！我底腿在軟了！我底身子幾乎站不住在我底脚上了！我

深恨那無意識底神經，爲什麼要促我到那悲慘之境！我反悔我猛浪，爲什麼不靜靜地坐在家中！我正想轉身，忽然倏地一閃，一個十三四歲底女孩，襤褸底衣裳，骯髒底身子，黃得和金般底瘦臉，失神底烏珠，凝視着我，似乎要向我訴苦，似乎要求我幫助。可是被金錢壓迫底我，終於被金錢征服了理智，尙未待她開口時我早已迅速地逃回家裏，乘那黑暗底一霎那間。

她那悲哀底呼聲，似乎更其尖銳，更其明顯地鑽入我的耳內，多少含着憤意。一切似乎都在向我怒視！我忐忑着，徬徨着，只仍是靜坐在我底家裏。我怕見那閃爍底電光，恐怕在那一閃底中間，又要映出一個黃得和金般底瘦臉，一雙失神底烏珠，我緊閉了我底眼。我怕聽那轟轟底雷聲，似乎正在向我怒號，尤恐夾入那悲徹底哀曲，我緊按了我底耳。我怕我所占底空間太大，易遭外界底攻擊，蜷轉了我底身；我怕一切，我竭力想法隔離一切。可是我終不能隔離我底良心，似乎在罵我，笑我，譏我不配做社會上的人，說我沒有同情之心。我幾次要慷慨地出去，出去拯救那弱小底生靈！可是我正坐在牢內，那掌牢門的鎖匙的是一個面目猙獰底鬼魔，

——也許就是錢魔底走狗，——也就幾次地向我怒目，似乎怒吼道：『你那窮鬼，也配救人底嗎？』

呀！我底心碎了！我底神經已麻木了，我瞭解了人生，我哀憐我已身。一個萬物之靈者之軀，終於被那不知不覺底而含着不可思議底潛勢力底錢所屈服了。我底血雖在沸騰，我底良心雖在催促，可是我終於沒有勇氣而使肢體稍稍地一動；不過我那網膜之上早深刻着一個黃得和金般底瘦臉和那雙失神底烏珠的她，正在飄泊於險風惡浪之中，急於需要人家小小底幫助；我因受了金錢底壓迫，以致受良心之責備，我很想擺脫了這個不知爲了什麼仍不住底澎湃底思潮，但牠反掀起那滔天底波浪來，彷彿把她底歷史一一地報告於我：

她也許是自幼失了父母底孤兒，由她底叔父或伯父，——總之是她底長輩底贍養而漸漸地長大的。她也許始終沒有浸潤過母女之愛。她也許還記不起曾受過她底叔母或伯母底挨罵和毒打底次數。她也許還想不盡幾許，曾受過兄弟姊妹底欺侮或嘲笑。她受盡了人家底白眼，吃盡了世間底苦楚。她也許見到人家有慈愛

底母親底擁抱而羨慕。她也許瞭解到自身底不幸，會悲抑地暗中流淚，在她已開始懂得一些底時候。然而她也許爲了太苦了，會自己安慰自己，以爲但求脫離了這裏，世界終有快樂給她的。因此她幼時底經緯裏，就織出那緘默和忍耐底生活來。

也許她底叔父或伯父是昧滅了良心的，他們底養她，原是另有目的的，並不算她是他們親兄弟遺下底一塊肉。所以她底年歲漸漸地增加，她的更不幸底命運也漸漸地和她接近。也許就在十多歲底時候，她底一生底命運，爲了要擁塞住他們底慾壑，而搗毀盡了！他們也許爲了錢，竟不想起墳墓中底兄弟，哀鳴底小鳥，昧滅了天良！喪盡了天良！竟把她賣給人家作童媳！於是她那不幸底命運又深陷了一層！

她也許從了個兇悍底婆子無情底丈夫，她是自小沒有受過薰育底苦鳥兒，甚麼是取媚，甚麼是虛僞，一點都不懂得。她也許爲了緘默底緣故，被他底婆婆罵過刁貨。她也許爲了多說一句，被他底婆婆罵作賤人。他也許於無意之中，做錯

了點小事，曾給她婆婆底指爪點過。她也許更有姑娘，有時爲了無意識底吵鬧，曾吃過她婆婆似蒲扇般底手掌。她也許爲了晚起了一點，就被罵作懶蟲，餓了幾頓。有時也許染有疾病，被當作偷懶，一個人睡在牀上，挨餓了幾天，却吃飽了罵聲。她也許爲了怨恨而賭氣，竭力地負病做事。她也許挨過那盛暑，燒湯弄水，出盡了血汗；她也許嘗過那嚴寒，淘米洗菜，擠出那鮮血。她也許想奉承婆婆，反討了個沒趣！

也許她底婆婆，尙有在抱底小姑，於是那小母親底責任，也就躲避不來。她也許不慣懷抱，逗開了小姑底小喉，給她底婆婆痛罵和蠻打。她也許不懂得小孩底食量，餓了或吃壞了小姑底肚子，又受過幾次無人道底械打。她也許爲了冬天洗不淨那尿布，被罵作飯桶，有時她也許一個不留神，把小姑跌了一交，於是她那婆婆，又要強說她有意，硬罵她陰險，她雖竭力地申辯，終於重重地被打了一頓，含着懼怯之淚，呆呆地看她們吃飯！

起初她也許還想忍着，因爲他尙希望他的她與她表同情。可是苦神包圍了底



她，那裏有什麼佳遇？他起初也許是同情於她的，可是爲了怕那兇悍的母親，和舊禮教底束縛，終於緘默地不開一聲口。後來因爲耳濡目染，也就以爲她是應當做他們底奴隸。她也許爲了識不得字，拿錯了書，當他叫她取書底時候，被罵作蠢牛。她也許爲了不懂他底志趣，爲了稍稍違意，受過他底痛打。於是她終於失望了。

她捧着傷痕斑斑底心兒，負着遍體鱗傷底身子，乘那月暈底夜間，收拾了一些，偷偷地，輕輕地，脫離了虎口。滿含着希望地脫離了虎口！她也許曾在餘痛底時候，一面撫摩，一面暗中打算，打算去雇身於人家，終比那做牛馬不如的童媳好！她也許爲了怕他們來追逐，會幾日夜沒停脚底奔着。可是她底命運，也許是注定，只能在苦汁中過。她雖脫了虎口，又陷入了火坑！但看她那黃得和金般底瘦臉，失神底烏珠，就可知她也許爲了困乏和憂慮底緣故，終於被那病魔所襲擊。她所攜底一些，也就到了人家底囊中去了。她也許爲了生活底關係，負病去找那安身之所，可是世界何等地緊密！她終於被那沈暑蒸悶，暈倒在牆下！

不然，她也許尚有父母呢！並且很康健地在着。她家也許是很有錢的，她也許是正在讀書。她是幼時享盡過物質上底供給，快活地，快活地，享那家庭之樂。她不知什麼叫苦惱，她不知什麼叫流浪，不知什麼叫貧困，更不料自身也會嘗到。可是人生那能這樣地平靜，她也許爲了金錢，在假期外出底時候，竟被那綁匪所垂青！

她也許已經嚇得目瞪口呆；不，她也許回想到家庭之樂，感到異地的淒涼，更怕那綁匪，竟發起獸性，無力來保住貞節。她那柔弱底心窩裏，滿載着回家底渴望。她冀望着家庭中早來贖取，她禱告着上帝給她有暇逃脫。她雖身在異域，可是她底靈魂，早已脫殼而飛回家中了！

她原好像被壓底彈性，一失了壓力，那得不恢復原狀。也許就在警匪激戰底時候，爲了家庭中一切底愛力，激起那心頭之火，開足了異常底速度，竟乘隙地逃脫！

她也許爲了怕那槍彈底無情，匪徒的追逐，無目的底亂跑。她也許爲了想到

囊空如洗，決不能存在這無錢不能行底世界裏，而發生憂慮和恐慌。她也許爲了嬌養慣底身子，不克經霜搏露，爲病魔所包圍。然而她也許爲了渴慕家庭之樂，並顧了生計關係，而負病地一路問訊，一路回家。可是力乏底她，終於不敵病魔的纏繞和熱底悶灼而倒於牆下！

也許她並沒有遭到匪災而如此的，她底家也許在鄉間，她是受過新知識底女子，她見到一切都沉醉在舊禮教之下，她發願要改革；可是她總是一個弱女子，又沒有一點幫助，怎能和根深蒂固的舊禮教下底產物，——惡環境對抗呢？她也許曾被罵作叛逆，她也許會受到「環而攻之」的情狀，她也許就爲了不能再存身於此惡環境之中而發逃出的意願的。她本滿望着有與她表同情底同志來結合，向頑固不化底社會作殊死之戰，可是滿佈着守舊思想底現今社會裏，滿生着荆棘底人生路上，那個能同情於她？那個能垂憐她？那個能給她幫助？那個能與她合作？她餓渴着枯腸，吃盡了悶暑，鬱鬱地與病魔相親，沉沉地和死神接近；終於在雷雨正激底時候，倚倒在牆邊，作最後的哀音！

她底逃出也許爲了自身問題，她也許有頑固不化底父兄，他們也許行使過他們底職權，爲了貪戀金錢而把她許嫁給毫無所能毫無所事專以吃混爲業底人類的蠹蟲執袴子做妻室，她是受過新智識的女子，對於自己終身問題，本不願父兄來干涉，而况所給非人，當然堅決地表示反對，他們起先也許會把利底觀念對她勸喻過：她家怎樣富，你將來要做富家底少奶奶，吃著都有，女人家生來終有夫家底一天，妳嫁給偌大家私底人家，再不滿足，想做皇后不成；也許拿欺騙底手段來對她說：他是怎樣地一位佳公子，品貌何等底秀美，操持如何底端正，並且和藹可親，妳從了他，你可以享受一輩子底幸福，可是她終不甘屈服，很倔強地秉着公理來申辯，她也許申說過：……丈夫是我底丈夫，那麼選擇底自由權，也就操之於我，家長不過居於指導的地位，……現在，一切平等，家長不能任便來壓迫他們底子女，專管他們子女底婚姻，埋葬他們子女半生底命運，……我想你們是愛你們底子女的，並且愛得無微不至，所以願我去作富家婦，可是，你們底選擇，只着眼在金錢之上，對於他底爲人，品性，只憑那媒婆底花言巧語，却都在

不知之中，唉·賢明底父親，想終不見得會把一個纖塵未染底女兒丟到火坑之中吧！有爲底哥子，想終不見得會把一個嬌嫩柔弱底妹子，棄入蛇窩之中吧！你愛你底女兒，願見那赤燄來焦灼她嗎？你愛你底妹子，願見那毒蛇來絞咬她嗎？……我不是忘恩負義底女孩，你們底教養我，保護我，我都刻刻銘感，一待有了職業，可以自立安身之後，我終當竭力地報答你們……我唯一底請求，就是不願嫁給他家，……底一番由剛而柔由柔而剛底言論，在她也許以爲理長氣直，詞正情婉，說了終不至若投石於真空裏引不起一些浪花吧？

可是，頑固底他們聽了，以爲真是造反了，他們原是含着一片熱忱，被她澆得冰炭消鎔，一面可恨，一面驚奇；可恨她時時引起他們所最厭惡聽的什麼『平等』自由』，尤其是一個弱女兒，竟不知羞恥地要選擇丈夫；他們驚奇她竟敢如是倔強，和他們辯難，他們以爲這真不能顧惜她的了，不然，門楣豈不要被她塌盡。於是實施長輩底權力，未得她底同意而允許了下來，並且催他們速來迎娶，免得多生枝節，在他們以爲她是一時底執迷不悟，失了目前的機會，將來懊悔都

來不及呢！生米已成熟飯，她總有覺悟底一天，說不得還要感謝他們底好意呢！

她打聽到如此情形，怕要弄假成真，於是不得不急中生智，於萬籟俱寂底午夜，脫離了家庭，她原預備只要有一個位子，足以自立，待他們回心轉意時，重序天倫之樂，也不為遲，並且還可物色丈夫，免得多一個煩惱；可是世界正鬧着人口過剩，那有容那弱小女子插足之所，再料不到竟流浪起來；她起先也許會想回家，不過覺得不好意思，後來雖要回去，也沒有盤費了，於是不得不在酷熱之中謀幹生計，爲了太弱底緣故，竟熱倒在這邊，發出那最後底弱者底呼聲。

他也許。……………

我的無情緒底頭腦不住地翻播着，可是我總不願意去想到她，因爲她現在總是受迫或強逼而逃出的，她那以前的歷史，總是血淚相拌的，她的將來，又建於煙雲的中間，她並不因了年幼而少嘗到世間底辛酸。我竭力想擺脫她，免得多生煩惱，可是我底眼雖閉得緊緊地，那閃爍底電光似乎格外明亮，透過我底眼皮，同時映入一個黃得和金般底瘦臉，一雙失神底烏珠，我底耳，雖緊緊地按着，那洪亮底雷聲

，似乎愈加高大，打開我底手，把一種尖銳底哀音夾帶進來，我雖躲避一切，一切似乎有意地纏繞我，我恐又要陷入悲境，只得很迅速地奔入房內和衣地睡下，我記不起又翻播了幾許回波浪，換過了幾許轉身，終於被睡魔所暫救沉沉地睡着了。我不知幾多底時間已過去，我不知幾多底事物已變遷，終於在那紅霞將落時，我底：來喚我吃晚飯，並且很沉痛地告訴我在李家底牆下橫臥着一個病倒底女屍，似乎十三四歲底光景，如貓狗般地給人家拖去了。我驟聽了惡耗，不禁脫口道，還不是她嗎！同時，我底頭，似乎在沉重，我底眼，似乎在烏暗，我底耳，似乎在亂響，我似乎又陷入了剛才底景象；忽然一種尖銳底哀音，刺入我的身內，我怕重陷入慘境，我竭力地掙扎，忽然我底面部着了劇痛，張眼一看，紅得和血般底陽光斜射着我底哭傷着底臉，母親一面不住底擠我，一面頻頻地喊我。

一九三〇·五·三·稿脫

□雪屍

何炳麟

他一早起了床，照例：替老板先生們倒過便壺，揩過地板，抹過桌几後，便到自己的臥室裏小憩。歲底的生意，是很忙碌的：先生們八點鐘起身了；偶爾睡在店裏的老板，改却晨昏顛倒的習慣，早早的便起來罵人，算帳了。他近來做事特別高興。因為三年的學徒，已剩下兩月的期限了；兩月後，便在店裏被人稱做所謂先生了：做了先生，老板客氣了，先生也客氣了——大家都客氣了。就是近來，先生們已和藹了許多了，不像往昔那般喚狗一樣的粗暴了。這是值得驕傲的！他這時把諸事做妥，向房裏跑去，少不得滿貯了奇異的光輝。霍地又小心翼翼地跑到店堂裏望了望鐘的時間，短針還沒有指到七點鐘，這才放心安坐下來。

他的臥室裏，是一張破竹榻，榻上鋪着一些亂草，草上墊着一條破蓆，蓆上攔着黑絮破被。四圍堆着貨箱，和些零碎什物。電燈已熄了，房間裏黑洞洞地。他在榻沿上坐着，悠悠地默想：『好悠長底三年呀，人間地獄底三年呀，我總算出頭有日了啊！這三年的學徒，我所學得的是什麼呢？不錯：學會了倒便壺揩桌几和地板



了！學會了做奴隸了！這好比身居卵殼的雛雞，要悶在卵殼裏，經過許多日子，才得見天日，與雞同伍。又好比一塊礦鐵石，要放在火裏鎚下，經過無限的烤煉鎚打，才得成功有用的器物。啊，好難能的三年呀！』他微微吁出一口悶氣。『記得初進店來的時候，是由一個要好的教員介紹的。他本着熱誠，見這裏招受學徒，便託人說合，自己做了保人把我送來。誰知這裏是這麼一個人間牢獄呢？如今不知他到什麼地方餬口去了，留下了一個孤零的我。起初我，每夜流淚到天明，斑斑點點染偏了衾枕。每想到悠長的三年，長留在這裏，不要將生命枉送在老板底威權之下！假使逃去吧，我是個沒父母的孤兒，沒家庭的遊子，又怎對得住那熱心希望我的教師呢？我幾番思索，以為在這樣生活狀態下，一定要被磨折而死的；出乎意料之外，不絕人的生路，給我活到現在。但，若不是我十分小心謹慎，說不定已被老板打死，說不定已長埋黃土了。現在我雖活着沒有死，不是在這三年裏，差不多被他打過不知多少次數了。這不知多少次數的毒打，大都是莫名其妙的；打過之後，不准啼哭，不准回嘴，不准沉下面孔。這是何等慘無人道的虐待呀！而今，一回想到他

的那種發脾氣，拍桌子，打人的情況，還不禁有些不寒而慄。」他想到這裏，不禁伸手去摸摸周身的創傷，淚珠兒無端的滾了下來。「這是我原有的父母的遺體嗎？我的父母呀，這是你所痛的那一個嗎？啊，啊，幸運三年的奴隸，快要完結了；無情的毒棒，並沒有把我打死；無禮的謾罵，並沒有把我咒死。此後，到我擡頭做人的日子了吧；此後，我總不見得仍是睡在黑獄裏罷；這黑獄可以讓給不幸的他人了罷；兩月後，應該搬到樓上去住了，應該和旁的先生們一樣。我將把我底周圍佈置得十分整潔，在空時間，還可以多讀些書。可惜我這三年裏，棄絕了讀書的事業，未能偷閒一點啊！他們把我的時間算得絲毫無餘，使我幾番爲着偷閒讀書，被老板毒打過了。從今以後，總可以有閒空了罷，應該讀些書，做些自己的事情了吧。我做個讀書的商人，教他們羨慕我，欽仰我，推重我。我還要去訪那幼年的愛人——她和我同年。今年也只有十九歲。她決不會已經出嫁的。她不是那金錢主義的女子，一定玉一般的堅固而潔白的。一定的，我可以一定她是操持幼年所訂的婚約的。明年，我倆可以結婚了，可以互訴這三年別離和相思的苦味了。到那時，什麼便都

是我們的呢。」他不禁又微笑了，油然的心花亂開了。

忽然一陣牛吼底咒罵底聲浪，從內室裏發出來。他悚然一驚，呆了半晌，才趕緊跑出去。老板已經起床了，擺着一副盛怒的面容，在咆哮着。身上穿着一件綠色羊毛襯衫，把牙膏擠在牙刷上，往嘴裏不住的刷動；嘴裏的牙膏，刷成白沫，在他怒罵的時候，點點的噴將出來。一會兒，牙也刷過了，臉也洗過了；旁邊一個當差的，提着皮袍子，給他穿上。回頭看見了朱英，惡狠狠地撇了一眼，倏地回轉了那肥胖的軀幹，喝令當差的：

『王三！替我把這賊種叉出去！』

他低着頭，紅着臉，禁不住心房裏砰砰地跳了起來。他是每每碰到這些莫名其妙的事的，但今天是特別的奇特。他並沒有錯過了侍候的時間，並沒有得罪了先生們，更沒有得罪老板；沒有做過錯事，更沒有和人吵鬧過；怎麼開口便是下逐客令呢？他尋思遍了，要想反駁；可是店裏的規矩，學徒是不准在老板面前回嘴的。先生們永遠是不會錯的，老板永遠是不錯的。

『幾十個學徒在我店裏出去了，沒有一個像這般無恥，沒一個像這般膽大！』  
朱英呆呆地站着。

『朱英，老板昨晚將十塊錢放在桌子上，你早晨抹桌子倒便壺，有沒有看見呢？』王三說。

『王三哥，我抹桌子的時候，並不會有鈔票洋錢看見。』

『這瘟賊倒賴得乾乾淨淨！你沒有看見，難道我賴你不成？這裏除開你，有誰會進來過？不趕快拿出來，搥死你這賊骨頭！』他越發動了火。

『老板，我在此地做了將近三年的學徒，誰會見我做過賊來？』朱英忍不住了，才開口這樣反駁。

『顯明是這賊種偷的，他還在死口抵賴！王三，替我把這賊骨頭吊起來，』做  
「他一頓！」

他捺不住憤怒之火了；世代書香的子弟，雖然家道中落，怎可以給這老狗千賊萬賊的辱罵？我已表白得分分明明，怎應該這樣任意栽誣？我裝着死人給他辱罵嗎

？給他栽誣嗎？一定要反抗，一定要回罵；罵他個瞎眼的老畜生，罵他個不講道理的禽獸；罵得他頭昏眼花，暴躁如雷。但是他一轉念，他是無家可歸的浪子，沒父母親族的孤兒，苟延在老板的財勢下討生活的。沒金錢家屬的人，只能和那無主的野狗一樣，只能和那無祀的孤魂一樣；只有做奴隸，只有給惡魔無理的侮辱，讓罵，毀打的。自然，他曉得今天免不了一場毒打；好在只有兩月的忍受了。任他天大的侮辱，沒齒的奇恥大辱，橫豎沒多天了；兩月後，看你這老狗還能三言便打，兩語便罵嗎？還能橫施強暴於無辜者嗎？還能發洩你底獸性嗎？現在，讓你一陣罷，俛首忍受了罷；過一會，總該冷淡的。

『你好好地拿出來，我不難爲你。要不拿出來，我是決不寬恕的。這木板，你是知道牠的味道的。』老板指着那慣打人的木板，連嚇帶騙地說。

『老板，我委實沒有看見；縱然打死我，也是冤枉呀。』朱英很可憐地懇求。  
『你要賴得淨盡，也是不可能的！試問今早除了你，有誰會起來呢？有誰會進我房間裏來呢？』

『那麼，只有天曉得了。』

『天曉得！天曉得你是個賊種！你既一口抵賴，想必是你的骨髓偷的；待我把那賊骨髓敲碎，十塊錢就可找出來了！』老板又怒吼起來，隨手把那木板拿起。

他再也忍不住了，他要趕上前去把這老禽獸痛打一頓。打是不能給他打的；學徒偷了老板的東西，一定要開除的。給他白白打了，仍要被趕出門去，空做了萬目鄙視中的竊賊。名譽的破產，肉體的領受，結果是一樣，又是何苦呢？他決心反抗，反抗這無理的壓迫和誣栽。他鎖定了身心，挺出了胸膛，正預備……；但兩月後的光明霍地在眼前一幌。

光明雖然在顫動；黑暗，慘毒，絕望的色相，也步步進逼着。事實已沒有挽回的餘地了；除開申訴他始終沒有偷他的錢，甚至沒有看見外，有什麼可以做沒有偷錢的證據呢？他尋遍了腦海，沒有找着可以感動老板的理由或是說詞。他看見老板惡狠狠地執定了木板，輕輕地退後兩步，默默地立着。

『朱英，你怎麼不開口呢？拿了，便趕快拿出來；免得老板着急。』王三說。

『我不是老早說過了嗎？』

『不要管這小雜種！就這樣他是不肯拿出來的。等我從他骨髓裏尋找出來。』  
老板氣吼吼地舉起木板，劈面照朱英打來。

『再住！』朱英猛的喝了一聲，隨後把身體向旁邊一讓。他這時，什麼都明白了；除開走出，再沒挽回的餘地了。他見他三番兩次的要打，終始的裁評他偷錢，把一股烈火，直燒破天靈蓋。他知道給他毒打過，仍不免一走；所以他決心反抗，所以他決心和他拚一場。

老板吃了一嚇，舉起來的木板，輕輕地垂了下去。他想不到奴隸性的朱英，一向是隨他任意打罵的，今朝竟敢和老板頂撞起來！竟大膽吆喝起主人來！

『難道你偷了我的錢，還有什麼說嗎？』老板不自覺地和藹了。

『誰見我偷的呢？』朱英勃然地反詰。

『你儘着不開口，不是一個證據嗎？』

『我不是說過多次嗎？』

『你想，這店門還沒有開，那有外人進來？』早晨只有你一人起來，到這裏的；除了疑心你，還有誰呢？』老板更柔和有道理了。

他疑惑了，失悔了；他失悔剛才的粗暴，疑惑老板並沒有趕他出門的意思，不過要在他身上打幾下出氣棒罷了——打幾下出氣棒有什麼要緊呢？只要不趕他出門。韓信不受胯下之恥，那有以後拜將之榮？張良沒有圯上之忍，那有後來封侯之貴？古時英雄誰不從困苦忍辱中磨鍊出來？我沒有現在的艱辛，那有歡娛的將來呢？

『老板，我真沒有偷你的錢，打死我也不中用。在老板店裏已有三年，幾曾做過這種事？』他恢復了往昔的卑賤。『假使我偷了老板的錢，怎敢不趕快地拿出來？我周身和臥榻只有這般大，能藏到什麼地方去呢？』

『一張鈔票，什麼地方不好藏呢？』老板的嗓子，又漸漸高了起來。

『老板，可憐我真沒有看見呀！』他哀戀着，把淚珠盛滿眼眶。

這樣老板活躍了，咆哮了：朱英到底不是有能爲的！他舉起木板，惡狠狠的罵道：



『可憐你這賊種偷東西，不久還要做强盜呢？』

『老板，打幾下出氣棒是可以的；惟請你念我三年學徒，快要滿期的苦辛！』

『你既知道三年的苦辛，早不該做賊了！以打替錢，也是可以的，不過要一文錢一棒才行。現在洋價二千九百五，十塊錢該打二萬九千五百棒。』老板猶笑了。

『這簡直是放屁！誰說這是人話呢？』朱英再也捺不住那忿火了。『我曉得你這老畜生——不講理的禽獸，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可憐我倒霉，也是前世裏作孽，遇着你這老狗，吃了無限的苦頭——毒棒和咒罵。人生何處不相逢，你總有遇着我的日子！』

他要上前搥他一頓，看了看，王三站在他旁邊，只得回身便走。

等老板怒氣略平，喊王三拿卡片去叫巡警的時候，朱英已走出了門去。

老板見他硬挺挺地離開了，鐵青的面皮，才漸漸地轉了紅色。他心頭上微微的打了個轉兒，似乎對他那有錢有勢的伯伯，未免面子難卸。但他知道那位財主也是看不起窮漢的，一定不肯替他的窮姪子出頭的。於是他又微笑起來。

他想一不做，二不休，不如索性登個懸賞通緝的廣告，教他不得存身此地。當天他就教書記擬了一件草稿。送到報館中去了。

第二天早上，只見導報第一版載着幾行廣告；裏面有懸賞二字，底下是：

『本店學徒朱英，年十九歲，面色黃瘦，身穿玄色洋布破棉袍。在店內素不安分，嫖賭雙全，行伍流氓。昨日因賭負債，爲店主略申數語；詎伊卽懷隱恨，伺隙竊得店內銀洋十元而逃。迄後訪問杳然，想已遠逸矣。故特登報懸賞，如有人逮捕送局者，酬洋十元。儲款以待，決不食言。』

末尾註明了店號和地址。

二

他走出了伯伯的大門，憤怒如烈火一般地燒遍了週身；他把拳頭握得鐵一般的堅固；不住的在虛空中揮擊；牙根咬得緊騰騰地，彷彿咬着敵人的骨髓。

死灰的天空，沒一毫生氣；寒風凜凜，冷澈骨髓。雲間的太陽，是將薄西山了；夜幕慢慢地罩住了大地。陰澀森沉的柏林，還在與風雪爭雄；四野裏，除此而外

，只見得淒涼肅殺的景象，和蕭蕭落葉的聲浪。地面的泥濘，都已凍得十分堅固；河裏做了小孩們的跑冰場，他們奔走角逐着，筋斗連珠似的翻着。幾個無聊的人，在岸上鼓掌大笑。

『而今，一切都完了；奴隸已做不成了，生命已到了末日！啊，天呀！散處原野的動物，也有他穴洞和藏身之處，來安息他們的身體。我也算世界上一份子，可是七萬里的縱橫，沒一寸泥土爲我所有的，沒半片瓦礫是給我遮蓋的，沒一粒米粟是給我充飢的，昨日在那黑店裏充當學徒，也還站住兩隻腳，睡下六尺長的身體。一轉眼，這些都被老板收回了。這是他的嗎？這果真是他的嗎？我替他服務三年，做了三年狗也不如的奴隸，沒有絲毫的酬報嗎？我不相信！我要奪回呀！我要奪回應得的呀！』他圓睜了血紅的兩眼，瘋狂地吼着。『資本家是多麼狠毒呀！可以隨便誣蔑人做賊！說我偷了十塊錢！哼！莫說我沒有拿，縱使拿了，難道三年的困苦，不能得十塊錢的酬報嗎？我們替他賺了錢，難道一毫都沒分嗎？一分都沒分嗎？』他霍地回頭向着他伯伯的家門，恨恨地望了一眼。『你這禽獸不如的朱同

盛啊！你這敲詐得來的遺產，販黑販得來的昧良錢，掠奪得來的賊贓，總會有一天消燼罷。我父親也算和你這禽獸是兄弟嗎？你這惡魔！你是巧妙地把我無家可歸的孤兒，逐出了大門；你是安心度年了，你是快樂地度年了。只是你姪兒被你趕在荒郊裏生活去。我的天呀，你是專為富人而造的世界嗎？』他憤恨得把血管幾乎爆裂，他要打破一切，他要三拳兩腳把地球踢翻，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連神明人類一齊消滅。然而這是荒謬的，他要殺死他的敵人是真的！他立心至少和這兩個侮辱他的仇人同歸於盡。這世界，他認識不是他的；在他生命之路上，只有流轉溝壑，只有垂首待斃，和待罪的囚犯一樣，只有棄屍荒郊，供狐狗的嚼嚙。

他走着想着，憤怒着，咆哮着。許多熟人，不知他受了什麼委屈，不好和他搭趣。許多代老板收帳的夥計們，戴着古式的風帽，兩手對攏着，手彎裏掛着一副馬袋，算盤放在一頭，帳簿和錢放在另一頭，腳上蹬着泥濘的釘靴，來來去去的穿花般走着。他不覺替他們想：『你這盲目無知的奴隸啊！覺悟罷！當你替他們在風雲中替他們奔走的時候，正是他擁着妻妾開心的當兒，也正是你被逐的死亡的日子啊！』

！你們爲什麼一定要蹈我的覆轍呢？何苦把生命和金錢對比着呢？啊，我明白了，你是爲生活而掙扎，雖然是困苦，雖然在那沒良心的富人掌心裏揆度着，却仍是存活哩！你是爲生活而勞苦的啊，究竟生活感到什麼意味呢？我是希望死，我是惟恐不得其死啊！」

他想起三年前考進S中學高中師範科的時候，死去了惟一生財的父親；他幾番跑去和校長先生商量，要求校長給他一件小小職務，能够混幾十塊錢繳費。那知校長先生板着面孔，說：「你既無力升學，可以找旁的事做做罷。求學的時候，是不能分心的，是不能兼任他務的。」「這樣，那貧苦的學生，便沒有升學的希望嗎？辦教育的先生們，沒有替貧困的青年們，想一個補救的方法嗎？」「沒有的。社會上可做的事多着呢？進學校可以謀生，不進學校，便不可以謀生嗎？」他很沉痛地說：「那麼，所謂提倡平民教育，只不過一種高調罷了！」

他從此一切雄心灰死了，一切幻夢打碎了，一切希望消失了；他抑鬱地做了一家洋貨店裏的學徒。他想，這完全是命運的播弄。

他自早晨到此刻，只在城裏吃了兩個大餅，飢火不住的從鼻孔中噴出。現在已走到T鎮，萬家燈光在搖搖幌着。他不經意地走進一家小酒店，那裏有牛肉，香干等下酒菜。門旁有麪餃攤，一陣陣葱香撲鼻。他毫無神氣的一屁股坐了下來，喊了四兩上等紅燒，一盤牛肉。他不聲不響的吃喝着，把高粱當作甘美的血漿，一杯杯向喉中傾去。他感到狂人與浪漫者的縱情旨趣，讚美超人生的醉鄉，讚美太白的詩情。然而淚珠和了燒酒，終不免有些苦澀。他四兩四兩的喊跑堂的儘添；一口氣已喝下了幾斤；冷汗漸漸流遍了全身，頭顱加增了重量，失去了均衡狀態；麻木的四肢，無主地倚在牆壁上；全部知覺器官，離去了無歸的軀殼。

這時他快樂了，不用愁生活的困難和迂闊的將來了。他到一個無憂的國度裏逍遙；那裏沒有幽靈，沒有惡魔，是一個純粹平等自由的新社會。人世間無限的悲音，能在醉鄉酒精池裏洗得淨盡。

但這有什麼呢？醉鄉怎能永住呢？朱英是個沒酒量的窮措大，他怎能優游在那裏而不過返呢？不一刻，嘔下一攤水和血來。

朱英不知什麼辰光，踉踉跄跄地從酒店裏跑了出來。狂飄的雪花，在地面上鋪成一尺多厚的白毯。靜悄悄地，聽不到稀微的聲息；白茫茫地，看不見半點兒人影。偶然一陣輕風吹過，從樹枝上淅淅地落下一塊一塊的雪團來。雪路上好像明月在照着；他酒後的脚跟，飄忽得和落葉一般，在雪路上踉着。周身浸透了冷汗，奇寒緊緊地侵逼着。鼻尖上的水氣，結上薄薄的冰花。交叉着籠在袖中的兩手，已沒一毫暖氣了。雖然是還有一些醉意，但心頭已完全擺脫了酒的模糊了。他儘在無目的地走着，望一望，郊野裏沒有他可以安身之處。一顆藝術家的心靈，在默默地賞鑑，賞鑑大自然中的自己，賞鑑他那花花世界中的孤身，賞鑑他走在一個幽絕微妙的境界。走了一會兒，他麻木的神經，無端地失了均衡狀態，一屁股坐在那柔軟的雪毯上。他用力擡起頭來，鎮定着。只見得雪花和白龍也似的直攪下來，愈下愈大；週遭仍然是那樣的白銀世界。他深深地吁出一口怨氣來，翻身想重立起來；但四肢已不是他的了，已不受他運動神經的支配了。於是只好重又坐着，一會兒連上部也

傾倒下去，擁臥在潔純的雪堆裏。他幾番使勁地掙扎起來，要想留戀在人世裏，却總被嚴酷的雪花寒氣壓倒了。他終於將自己的身軀，死心塌地的送給白雪了。那漫天的白雪，渾淪地吞下了這落魄無歸底遊子，死生無足輕重的阿咪吧。

他由索索的抖戰，而至於微微的顫動，終歸僵硬了。他極力盡了他最後的思索，他想到社會給他這殘酷的待遇，不禁地滾下幾行枯淚來。『如今，是我底結束了嗎？』他想。『我雖然不很貪生，因為社會上實沒有我可戀的理由，也沒有我生存的必要。但也並不樂死；偌大的一個世界，就不該有我的生存之處呢？為什麼社會生生地要吞滅撲殺他所創造的青年？為什麼社會要完全把權力送在有產者手裏，讓他胡爲？我是怎樣無意識的死在雪地冰天裏呀！我應該死在前綫上，礮火中，和敵人亂殺一場，拚個你死我活！怎樣輕輕地死得無聲無臭呢？』他最後喊了聲：『這難道是命運嗎？』只此一聲，便不能再成語音了。但他仍然要低微的哼着。

一會兒，簇簇的雪花，層層的蓋在他身上，做了一件無縫的被衾。他是一個自由的人，在自由自在的死着。他消失了悽愴慘苦的沉重壓迫，也消失了甜美歡娛的



希望夢想。世界上沒一毫事物和他有連續的關係，也沒一個人和他有半點的情誼，更沒個眷念不能忘懷的情侶。

再一會，腦袋裏漸漸寂靜了意識和幽想；血管裏慢慢地冰結起來；眼簾裏再也不能生活兩個瞳人了：什麼便都完了。天空依然是那般白皎，人間依然是這樣安謐。只見得廣闊的大地上，橫陳着一條雪屍。又見微風時吹，枯枝上落下幾團雪球來。

一九三一，五，一二，於如皋

## 胡長貴的死

左澤淦

這天大樹灣靠北首的盡頭，不知怎地擁擠着一大堆猪肝色臉的人羣，而這各個猪肝色臉上的表情，又是這樣的『花樣不一』，這恰如戲臺上做戲的腳色，各有他各自的背景似的：有像非常觸動着自己心事，流出同情之淚的；也有像氣憤填胸急出淚來的；還有露着悲慘的苦笑，連聲浩嘆的；更有不哭不笑在默然沉思中的。但一個個的視線，誰都集中在被他們緊緊包圍着陣陣血腥上昇的那塊草地上。

日光漸漸移向那塊草地上：從那慘澹的光線裏，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地上橫躺着的那個遍身傷痕的血尸，雖然血跡已是這樣地淋漓，淋漓得把地面的綠草染成紫色；但是，在他——死人身軀的全部，祇要人們能稍加留意的打量一下，就可辨別他是一個不滿三十歲的中年男人，而且在他滿沾着黃泥的那雙鞋上，並還很顯明地告訴人們說：『他是一個被役於人的勞働者。』他是缺少了一隻右手，他的耳朵，也被人割去了一隻；他的臉上，腿上……更是畫滿了不少的刀傷。

人們是愈集愈多了；在離着死尸不上四丈遠的一個樹蔭下，漸漸地另外又擁擠了一堆人羣，但這邊却不似那邊的沉寂，咕咕囔囔地你一句那一句說個不休；這是他們開始對於死尸的議論了，大多數口是毫沒成見的抱着絕對的客觀態度。

首先一個拿着旱煙桿的老頭兒這樣說：

唉！人的八字真有一定的……胡長貴那知道他是這樣地下場呢？想當初他在彭三老爺那兒做工時，他還祇十九歲哩！辛辛苦苦地到現在，好容易經過了八九個年頭，三老爺總算提拔他的，去年竟昇他做『收租的總管』，現在他竟這樣慘然的死

了！唉！人的八字真有一定的！」

「咳！難怪三老爺那樣提拔他的！那孩子做事，的確看了教人說「好」……一個老太婆，嘆了一口氣，這樣地說了兩句，忽地好像有所思憶的默然停止了；過了一忽兒，她才繼續地說：

「他雖是做著人家的事情，但那有不當作自己的事一樣的看法呢！真是『起五更睡半夜』，『櫛風沐雨的』……我還記得：有一次在下着鵝毛大雪的冬天，他從六十里外的李家橋收着租回來，他的衣服竟同荷葉一般凝結在他的身上了，足部也被冰塊割了許多寸餘深的裂口；但他一點也沒怨言，他是說：『一個人應該知恩報德……』」唉！算三老爺也知道他的這顆忠心，三老爺常說他後來定要使長貴……」

「哼！你們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吧？」

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手裏拿了一條扁擔，氣憤憤地不等老太婆的話了，就這樣地說着：

「三老爺——那個只認得金錢的，真是善人君子嗎？長貴在世時，他那樣恩厚

的對待他，昇他做什麼『收租的總管，』不過看着長貴老實可欺，對主人總是唯命是聽的，利用他罷了，真的良心發動了嗎？」

『哼！哈哈！』他停止一會，這樣冷笑了幾聲又說了下去：

『你們看，三老爺對人的假面孔，你們大概還不曉得吧？今朝長貴的媽，他那八十多歲的老媽，爲她的兒子跑到彭三老爺那兒討安葬費去，她想彭三老爺是個慈善的財主，而且長貴又是爲着他而死的，總能得到大批的款子吧！那曉得抱着滿心的希望跑去，他媽的！三老爺，那個祇認得金錢的雜種，不獨是半個錢也不捨，還使她受了一場大氣；說什麼：『長貴用過了工錢哪……他自己鬧的禍哪……』可憐！老年人怎能受上這樣地大氣，況且又在極端的悲痛之下。後來，聽說不上三個鐘頭，大概她是想起了她那被人慘殺的兒子，想起了狼心狗肺的三老爺，想起了她今後孤零的身世，起首她是吞吞地嗚咽着，後來竟號咷大哭起來，在向她兒子死的地方——這兒來的大路的中途被氣塞着喉管急痛攻心底死了。唉……』

空氣由此漸漸地沉寂下去，那些猪肝色臉的人，一個個都從悽愴的態度中冒出

那如火般熾熱的悲憤來，似乎不願再往下說了。

約莫過了一刻鐘吧！有一個五十餘歲的老者，抹了抹他那八字形的鬚鬚，竟拿出判斷的論調，把這事才又重新提起：

『這也是長貴自己太呆了吧！彭三老爺，不過一年中給他三十多串錢和幾件破衣，他就如菩薩般地相信他了；還說什麼「赴湯蹈火，亦所不辭！」你們看，他不是太呆了嗎？明知道王家灣那些「不怕死的共產黨」早已謠言暴動的，他偏要如此輕忽他自己的生命，爲「報効主人」去收租，能有活人回來嗎？唉！莫怪我說句中聽的話；這個有用的身子，爲這狼心狗肺的富人枉送了，實在自己太呆！……』

這胡長貴不幸的遭遇和悲痛的一頁，竟然在你一句我一句無秩序的評論中，輕輕地講了出來；但是，咕咕嚶嚶地，人們還未割斷這個話根，好像其中很有值得過細來研究之一段似的。

『呵！長貴的舅父來了！』那些猪肝色臉的人，一個個面上現出笑容，異口同聲地這樣嚷着；話也不約而同地停止了，誰都把頭掉向那灣的西首一條路上；但見

一個六十左右駝着背的老頭兒，左手提着一束紙錢，右手扶了一根木杖，哼聲嘆氣地遠遠的走來，他臉上一絲絲的縐紋裏，還挂着許多似血般的淚珠，當他走進這村口的時候，他很用力的嘆了一口長氣，並且還聽着好像這樣自己對自己說：

『死了一個不了事，還要死去兩個。他媽的什麼老爺，知道天良嗎？我也不報什麼官了，沒有白亮亮的洋錢，橫豎是不能贏官司的。唉……哼……窮人……』

死尸被扛走了，人們也星散了，一切都從灰色的光線下消失了，微微地，斷斷續續地，祇有『唉……哼……窮人……』嘆息聲的存在。

九，九於廣州旅次。

## 羅妙和吉力脫

莎•士•比•亞•著 文•勤•試•譯

在意大利 (Italy) 凡龍納 (Verona) 地方，有兩個很大的家族，叫做蒙太哥 (Montague) 和加派蘭脫 (Capulet) 他們是一樣的富有，但他們都是很愚笨的，爲了一個年數很久的積嫌，在他們倆家族的中間，常常要引起爭鬥。假使一個

大哥在街上遇着了一個加派蘭脫之後；那末他們是互相不談話的，萬一他們一講了話；那末聲音一點一點的高起來，說話亦慢慢地粗暴起來，甚至於兩方面都動起武來爲止。像這一種不幸的事情，是常常能够在街上看到的。他們的親戚和僕役們亦是和他們一般的愚笨，因爲這兩個家族中的積嫌。

一次加派蘭脫長，開一個極大的宴會和跳舞會，這次的宴會他不要別人拿錢出來；而且說無論那一個都可以加入的，只要他不是蒙太哥族人好了。羅妙（Romeo）他是一個蒙太哥族的青年，又是很願意加入這次的宴會，因爲他的情人，露薩蘭（Rosaline）亦是被他們邀請去了的原故。所以他就同他的朋友墨克肖（Mercutio）和勃福雷（Benvolio）到這個宴會裏去了。加派蘭脫的主人很和善的迎接他們進去，羅妙在人叢的中間走着，他穿的是美麗的絲絨和綢緞的衣服，另外的人們亦裝飾的很美麗，連寶劍的柄上還鑲上了許多值錢的寶石和金環子，那些婦女們，挂着發光的鑽石在她們的胸懷和手臂的上面，並且還戴着許多珠圈，表示她們的美麗和高貴。羅妙亦是其中裝飾最好的一個。雖然他買了一隻黑的假面遮沒他的眼睛和鼻子

，每一個人只能夠看見他的嘴和頭髮，因為要使他們不能認出他是蒙太哥族人，然而他的美麗仍舊沒有減少，還可以在這廳堂裏面首屈一指，亦許這些賓客們所承認的。

在這次舞會的中間，他看見一個很美麗而很可愛的女人，一剎那間他已經完全忘記了他和露薩蘭的愛情了。看另外的美貌婦女，像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她，穿上白緞子的衣服，戴着值錢的珍珠，在跳舞時的可愛可慕的態度。而且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夠比得上她那樣地尊貴。他就照這般地對他的朋友說了。當這個時候，加派蘭脫有一個姪子叫胎勃而脫（Tybalt）聽見了，認出他是羅妙，胎勃而脫很是憤恨，立刻去向他的伯父訊問，怎樣可以使一個蒙太哥渾入這嘉宴裏面？但是這加派蘭脫長是個極精細而且能幹的上等人，不像別的人那樣鹵莽和粗暴的，還好好的叮囑胎勃而脫不要做出這種無理的事來。然而這個年輕的少年心裏總是不十分願意，想等候一個機會同羅妙爭鬥。

羅妙依舊進行他那求愛的本領，在這美麗的女人身上，還對她講了許多甜密的



情話，如我愛你一類的話，同時又和她接吻。在這時候她的母親差人來喚她進去了，羅妙詢問出這女人是加派蘭脫主婦的女兒名吉力脫（Jilet）果然他當時很憂愁地走開了，但是愛她的心思仍舊和方才一樣沒有減少。

\*

\*

\*

\*

吉力脫問她的乳母道：「那不歡喜跳舞的君子是誰？」

「他是羅妙，並且是蒙太哥族人的獨子，又是你們的大仇敵。」這乳母回答說

然後吉力脫懶洋洋地回到她的臥室裏，她呆呆地望着窗外那美麗而幽靜的花園，這個時候正被月光照着，更加顯出牠的天然地美麗。羅妙亦躲在這花園的樹林裏面，因為他捨不得離開了她，要想再見她一次。她是不知道羅妙在這花園裏，所以很高聲地喊出她那私密的情話，來告訴這十分幽靜的花園，她是怎樣地愛羅妙。他聽見了而且還看見了他那情人的溫柔的臉蛋，在這月光的下面，那時他真要快樂的發狂了。照這樣地他所聽到和看到的，還是疑惑着，當做在那甜美的夢鄉裏或者是

被幾種魔術迷住在這美麗而心醉的花園中吧！

「唉！你爲甚要起羅妙這個名字呢？」吉力脫嘆着氣說：「我是真的愛你呀，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原故要叫羅妙呢？」

「非但叫我的名字而且還愛我，那末從今以後，我是不要再叫羅妙了。」他一邊說着，一邊從遮避他的樹蔭裏走出來，立到月光的下面。起初她是很驚駭，但是當她所看見的就是她那心田裏深印着的情人，羅妙，她就不怕了，並且很快活。立在花園裏的羅妙和那靠着窗檻上的她，談了很長久的時間，每一個人拿着世界上最甜蜜的情話對說着。光陰飛也似的過去了，這一對青年的情人是要分離了。但他們覺着講得不多幾句，所以不明白怎樣可以分開。

「明天……我差人來邀。」吉力脫依依不捨地說：

然而，到最後他們仍舊挨了一刻，才說了一聲再會。吉力脫回進她的臥室，羅妙經過這有露珠的花園回去，好像一個人在做着甜美的夢一般。

第二天的清晨，羅妙立刻走到番蘭勞蘭司 (Friar Lawrence) 牧師那邊，告訴了

這件事的經過情形，而且央求他成功他和吉力脫的婚姻。談了幾句話之後，這牧師允許了他的央求，還說明天就照這樣地做。當時吉力脫差這年老的乳母到羅妙家裏去，就曉得他爲了這件事是怎樣地專心，那老婦人帶了這很好的消息回來，而且預備了許多的東西，在第二天的早上給羅妙和吉力脫結婚時所用的。這一對青年的情人恐怕他們的家長不允許這件事，所以都不敢向他們的家族說明，就是爲了這個遠年的愚笨的積嫌在他們倆家族的中間。番蘭勞蘭司很願意幫助這對青年的情人成功事實，他們倆的家族爲了這一對情人的婚姻，亦可以排解他們那年代很久的積嫌。所以在第二天的早晨，羅妙和吉力脫就在番蘭勞蘭司的小屋裏舉行結婚禮了，而且他們有一次宴會和接吻。羅妙又約定了這天的晚上到她的花園裏來，那乳母已經預備了一隻梯放在樓窗的旁邊，可以使羅妙從這梯上走到樓上和他那親愛的妻子在幽閒裏談話，但是這不幸的而可怕的事情在這一日裏發生了。

胎勃而脫在街上遇着了羅妙和他的兩個朋友，他侮辱羅妙叫他奴隸，還要同他角鬥。羅妙已經甘心承受，不願意和吉力脫的族兄角力，但是他身旁的墨克肖很憤

怒地拉出他的寶劍來同胎勃而脫角力，他想阻止已經不及了，因為墨克肖力弱終之被殺。當時羅妙看見他的朋友死了，也顧不到一切，立刻同胎勃而脫角鬥，後來胎勃而脫反被他殺死了。像這種不吉利的事情，發生在他倆的燕爾佳期裏，並且羅妙立刻被判決充軍的罪。在這天的晚上，羅妙從花叢的中間爬到梯頂上尋出了她的臥房的窗子，但是他們遇着了時候，各人的心中說不盡的憂愁，終於在這萬分的悲傷流着慘苦的眼淚難忍的心懷中分別了。

吉力脫的父親，他是已經決定了主意，要將她嫁給一個君子名叫派蘭司 (Pelle)，所以去徵求他女兒的同意。他是十分的不快，當他聽到吉力脫是回絕了之後。吉力脫很快的跑到番蘭勞蘭司家裏，又問他這件事的妥當的辦法。勞蘭司通告吉力脫而且立刻要她允許，然後他說道：

「我將要給你一個極好的特遣，這就是使你和死人一樣地做兩天，那末這時他們一定要擡你到禮拜堂裏面，然而並不是要和你結婚，要將你埋葬了。因為他們明曉得你是已經死的了，所以他們必定要把你放在墳墓裏面；但是在你未醒以前，

我和羅妙早在你的身旁伺候你了。你願意照這樣地做嗎？或者你是害怕這般吧？」

「咳！胡說，我是不怕的，我願意照這樣子做。」吉力脫很不平似的跳起來說

：她回到家裏，對她的父親說現在我願意嫁給派蘭司了。她的父親聽到了這句話才回復他的快活，因為能夠達到他那本來的目的，並且立刻去差人發給各個朋友和親戚的請柬，同時又預備了他女兒明天結婚時所要用的一切事物和宴會。但是他很挂念着這次吉力脫的允許，看她的臉顯露着十分不願意的樣子。次日的清晨，這乳母起來的很早，因為這日是她的婚期，所以就喚她梳裝，然而叫了很久的時候，終是不能使她從睡眠中醒來，在最後這乳母才發現吉力脫已經死了，很悲傷而驚駭的喊道：——「啊呀！啊呀！來吧！來吧！我的女主人是死了！咳！我也不願意再活在世界上的了！」

加派蘭脫主婦聽見這一種呼援的聲音，很快的跑了進去，然後加派蘭脫長和派蘭司亦跑進來了。在床上是躺着一個冰冷的，死白色的，無生氣的吉力脫，在這間

臥室內的人都號咷的哭着；但是哭亦無用，終不能夠叫她還生的。所以這天的結婚日期，就變成出殯的日子啦。這是最緊要的時候，番蘭勞蘭司派一個送信的人，拿這件事的內幕真相去報告羅妙。照這樣的做真是萬無一失了，不過這送信的人走得太慢一點，他未曾到墨拖（Mintoba）然而這不好的消息倒走得極快。羅妙是剩一個僕役在那裏打聽吉力脫的消息的，這僕人只知道吉力脫是已經死了，又不曉得她在用計，所以很沒興味的跑回墨拖去告訴他的主人羅妙，而且說，我們那未來的女主母是死了，不久就要將他葬到墳墓裏去。

「這件事是真的嗎？」羅妙很快的喊道：「那末今天的晚上我情願睡在我那最親愛的吉力脫身旁了。」

他帶了一包毒藥回到凡龍納來，他走進吉力脫的墳墓，見她躺在裏面。當羅妙打破這墳的門正在走下石梯的時候，他聽到一種聲音在他的身後，還叫他停止，這就是派蘭司。

「好！你的膽子真不小，敢來擾亂加派蘭脫族人的死屍呀，你真是個卑鄙下賤

的蒙太哥！派蘭司很憤怒的說：

可憐的羅妙，他爲了這件憂鬱的事，差不多已經變成了一個半瘋的人了，然而他還要拿很和平的話來答覆他。

「你現在是會講話的。」派蘭司又咒罵他說：「倘然你回到凡龍納那末你一定要死的了。」

「是的，我果然要這樣的，羅妙很悽慘地說：「我到此地來並不要做什麼壞事。唉！仁慈的青年呀！你自去吧！啊！去吧！我是不願意傷害你，——我是愛惜你，比我愛我自己還要好。——去吧！你……快快離開此地吧。——」

派蘭司聽了不懂他的意思仍舊挑釁他說：「我要和你角力——並且還要捉住你，送到官廳裏去究辦，像一個重犯一樣。」

這時的羅妙，真是忍無可忍了，在這絕望中不得不拔出他的寶劍和派蘭司角力，到後來這派蘭司是被羅妙殺死了。當這寶劍刺到他身上的時候，派蘭司很快的喊道：「呀！我是被殺了，倘然你有仁愛的心，那末請你開了這墳墓，拿我放在吉力

「脫的身畔吧！」

羅妙很堅決的回答道：「可以！當然可以，我願意照你的吩咐。」

然後他帶了這死屍，走進墳墓，放在吉力脫的身旁。就跪在吉力脫的面前向她說話，又抱她在自己的懷裏，同她那冰冷的嘴唇接吻。這才拿出他所帶的毒藥一飲而盡，就死在他的最親愛的妻子旁邊。」

現在這番蘭勞蘭司來了，然而這時已經太遲一點，看見了這種事的遭遇，心裏總是怨恨走得慢了。這可憐的吉力脫亦醒了，發現了她的丈夫和她的朋友都死在她的旁邊。因為方才他們角鬥的聲音，驚動了另外的人們都尋到此地來了，蘭勞蘭同聽見之後，立刻就逃走了，只剩下那可憐的吉力脫在裏面。她見一隻盛毒藥的杯子，她已經料到方才所遭遇的事情了。但是這杯子中連一點毒藥也沒有了，她只好拔出羅妙身上的短刀，一直刺透了她那顆悲苦和憂鬱的心，就倒在羅妙的胸前死了。此地是這隻故事的終點了，是關係一對忠心和很不幸的情侶的結束。



當時這種年邁的老人，聽到了這件事始末的遭遇，他們都要十分的憂愁。現在他們兩個家族都已經覺悟了，因為這積嫌而做出許多的錯誤來，現在是反悔了，爲了他們的已經死去的孩子們，都互相諒解各自握手，回復他們的友好和親善。

雜

俎

## 怎樣描蠟筆畫

何·懼·

### 1. 蠟筆畫在各種繪畫上的地位

用鉛筆畫的圖畫，叫做鉛畫；用鋼筆畫的圖畫，叫做鋼筆畫；松節油伴着顏料繪的圖畫，叫做油畫……等等；其他因材異名，牠的名稱着實不少呢！我們跑進任何一種美術展覽會的大門，不論什麼一種圖畫——油畫，水彩畫，色粉畫，木炭畫……等等，都能和我們的眼膜握手，獨獨只有蠟筆畫呵！你去找遍全球的任何美術展覽會，是永永找不到的，所以我們因此可知蠟筆畫的地位了——蠟筆畫依現在一般大勢言，在近代各種繪畫上，是沒有地位的。

### 2. 蠟筆畫和各種繪畫的優劣比較

雜 俎

—

我們曉得蠟筆畫的缺點，（一）是顏色缺乏，不足應用。（二）是夏日易熔，很難執筆。（三）是不能作大幅繪畫。

至於蠟筆畫的優處，到也有下列幾種，（一）不費時，（二）不費錢，（三）隨處有，（四）色調新。

我們曉得其他各種繪畫的缺點，正多着哩！比如像油畫，水彩畫的費錢，費時，木炭畫，鉛筆畫的全無色調興趣……等等，正多着哩！

### 3. 蠟筆畫優處的解說

（一）不費時 我們作一張任何式的蠟筆畫，至多只要十幾分鐘就夠了，不像別種繪畫樣的要等乾燥後纔可着手哩！調色哩！噴霧咧！……等等的麻煩舉動。

（二）不費錢 我們如若要畫蠟筆畫，我們祇要備一盒蠟筆，一張白報紙，就可過我們的畫癮了，不像別種畫的要備畫筆咧！調色板咧！松節油咧！水壺咧！噴霧器咧！等等的傢伙，因此我們說蠟筆畫是不費錢。

（三）隨處有 講到蠟筆畫的材料，真是隨處都有，不論通都大邑，窮鄉僻壤，隨

便什麼地方都可買到，比如像其他各種繪畫的材料，比較略為偏僻點的小市鎮上就買不到了。

(四)色調新 我們畫蠟筆畫，第一種給我們感觸到的，便是牠的色調的新鮮而輕鬆，彷彿是一朵秋日早露中的玫瑰花，牠的色調的清新，的確是勝過其他各種繪畫的。

#### 4. 蠟筆畫的用處

蠟筆畫的用處，因其只能作小幅的繪畫，所以不能作大幅的畫用作牆壁之裝飾品，而牠的效用，并不因此減低牠的効力，舉我知道牠的用處大約如下：

(一)小學校的生徒作畫

(二)專門家的隨意寫生

(三)鏡架裏的裝飾品

其他如別種繪畫可用的地方，蠟筆畫無不可兼用而代之以的。

#### 5. 蠟筆畫最適宜的畫材

蠟筆畫最適宜的畫材，莫如作花卉果物圖，諸君只要取一二果品，或一二花朵，對其寫生一下，便可知我言之非虛了。

#### 6. 蠟筆畫的畫法

蠟筆畫畫法，至易且簡，諸君只要能繪任何一種畫法，操此定能勝任愉快。不過欲從事此種畫法，第一須循序漸進，起先不妨先寫花卉果物。次及翎毛走獸，人物風景，至於欲細究寫生之真理，則宜參考寫生專書，本篇為篇幅所限，恕不多說了。

#### 7. 蠟筆畫應注意之點

- (一) 蠟筆逢到夏日，很易熔解，所以最好多備幾枝，一枝熔軟了，再換別枝，庶不間斷畫趣也。
- (二) 蠟筆畫紙宜用粗糙者，塗色時，筆觸不妨稍重，使得顏色可牢着紙上。
- (三) 蠟筆兩端宜時削尖，庶幾畫時可得心應手，不生阻礙。
- (四) 蠟筆最宜繪愉快明亮之作，所以逢到幽黯的畫材，每每不能勝任，但亦有一

補救之法，凡繪幽黯畫材時，（如昏夜叢林……等等畫材）可於色粉紙上畫之是也。

（五）蠟筆色料不多，每逢畫風景時；往往不足應用，法宜用其色稍近者以爲代也。

（如中國式屋宇之牆壁或白色之建築物，則不妨利用畫紙之本色也）。

#### 8. 蠟筆畫所用的材料

蠟筆畫所用的材料，真是簡單得很，約計其數，屈指只有三種——（一）蠟筆，（二）畫紙，（三）講義夾，茲分述如下：

（一）蠟筆 蠟筆一物，國貨中佳者尙少見，無奈，祇可取諸外貨了，蠟筆之可用者，據編者所知，宜用美國 Binney and Smith Co. 出品，Crayolet 牌，No. 28 一種爲最佳，內含色調凡十三，諸凡繪畫上須用諸色，約略兼備矣，這種筆的價目，每盒大約買大洋兩角左右，稍大的市鎮上都能購得。

諸君如果買不到這種蠟筆，那末一種稍次的國貨蠟筆，終是辦得到的，（如牡丹牌……等每盒只要銅元七八枚）

(二) 紙 蠟筆所用的紙，即可用鉛畫紙的象頭牌或華脫門牌代之，如爲節省經濟起見，則竟用印日報之白報紙亦無不可，

(三) 講義夾 此物於繪畫上可有可無，惟於野外寫生時，作寫生板用而已！

9. 對於蠟筆畫將來的希望

我們既知蠟筆畫的種種好處，那末提倡斯術。其責便在諸君了，諸君將來或成美術專家，祈把斯術發揚光大，則庶不負編者苦口婆心之說也。編者尤希望一般小學教美術的諸同志們！時時把牠來提倡，使得牠能在全國學童的手中揮毫，尤有進者，各種美術展覽會，更須設蠟筆畫部，以引起民衆們的注意，留戀。

其他如開大規模的蠟筆畫展覽會……等等，則更爲編者所馨香祝禱者也。

10. 中國畫法和蠟筆畫

中國畫，因材料之關係，所以牠的畫法，略有和西洋畫不同之處，蠟筆是西洋出品，所以用中國畫法，在中國畫紙上繪畫，恐難成功，但是諸君毋恐，我們既能戰勝一切困難，豈區區之疑難而使我們却願的麼？

諸君如果欲用蠟筆來畫中國畫，其法，宜用白報紙來代畫紙，則必能勝任愉快者也。

諸君，於繪畫動手時，先在畫紙上用毛筆鉤勒後，塗以蠟筆，則彩色斑斕，更爲悅目也。

諸君！如繪中國山水，（設色的）則尤宜用蠟筆設色，諸君乎！祈一試之可也。

#### 11. 西洋畫法和蠟筆畫

西洋畫尤以透視設色爲重，蠟筆畫之發明，一如音樂上之口琴，僅供兒童之玩具而已，今則口琴已一躍爲音樂上之珍品，而我蠟筆畫，豈可長居人下哉？

諸君！本學斯術之熱忱，祈人人三思予言可也！

諸君！本係學西洋畫的，故操蠟筆畫則可更能勝任而愉快焉。

諸凡西洋畫上之透視，設色諸法，我學習諸君，當能熟知而不勞編者之細說的了，不過在學習諸君，如逢寫生野外風景時，畫雲影水光的當兒，設色宜依照筆勢之筆



觸，勿重重厚塗，而使畫面累贅不輕鬆焉。

12. 民衆圖畫的蠟筆畫

我們既知蠟筆畫的材料便宜得很，而畫的時候，又那末的簡潔而便利，所以恁你任何經濟困難的人，時間忽忽的人，都能很裕如的畫這種繪畫。

我們在現在一般經濟低落的民族裏，所謂一般富麗堂皇的一般美術品，只可供給一般富家兒郎的玩具吧了！我們一般終日碌碌爲生產而操作而不遑的人，更那裏有什麼閒功夫，閒錢來作那種美術品呢！

諸君！沒閒功夫，又沒閒錢而愛好美術的朋友們！請來畫民衆圖畫的蠟筆畫吧！

13. 中國坊間出版的蠟筆畫譜

編者的智識真是孤陋得很，關於中國坊間出版的蠟筆畫譜，據編者所知，只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部蠟筆畫範本，其他關於蠟筆畫理論的書，真是絕無僅有，故本書倒可說是一本在國內的創作書呢！

在此須介紹給諸君幾本與蠟筆畫有關的幾本書籍，以爲諸君互相參考也。

(一) 畫學真銓(鉛畫之部)

(二) 粉畫寫生法

(三) 水彩畫風景寫生法

(四) 透視學

(五) 水彩畫寫生法

14. 完了

在此完了際，諸君乎；編者很願讀者諸君究心斯術，則將來我蠟筆畫庶幾乎可與油畫水畫互相輝映焉。

諸君乎！本編係編者替紹興仁端小學，學生所作的講義之一，所以文字方面，力求簡潔明淨，故間有不妥之處，祈諸君諒之可也。

#### 附 蠟筆畫的裝飾

諸君讀完本篇，於蠟筆畫上的智識，約略可俱備矣，不過尙有未說者，恐諸君未知，故特約略說於下。

本節所說者，即蠟筆畫的裝飾是也，諸君已知蠟筆畫宜畫小幅圖畫，所以牠的裝飾的方法，祇有配諸掛盆之內而已！

蠟筆畫所用的掛盆，究宜用何種爲善乎？諸君曉得油畫宜用金邊掛盆，水畫宜用銀邊掛盆，我蠟筆畫究宜用那一種掛盆乎？據編者經驗所得，則宜用金邊者爲善，襯紙亦宜用黯色者，最好用色粉畫紙之深綠，棕色等色。

如用白報紙所畫的圖畫，不宜置於陽光映射之處，蓋免其畫紙變色也。

### 醉生軒詩話

王怡親

袁簡齋謂凡作詩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釋以今語所謂個性的表現是也革命先烈趙聲無題云「淮南自古多英傑山水而今尙有靈相見塵襟一瀟灑晚風吹雨太行青」雙擊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杯酒發揮豪氣露笑聲如帶哭聲多」一腔熱血千行淚慷慨淋漓爲我言大好頭顱拚一擲太空追擾國民魂」臨時握手莫咨嗟小別千年一刹那再見却知何處是茫茫血海怒翻花」的是奇男子語

近來穀價之高爲亙古所未有。哀鴻遍野。嗷嗷待哺。雖各處慈善家竭力募賑。無如杯水車薪。終難有濟。卽以吾東邑論。一般無產階級者。已呈生活無法維持之象。至豫陝情況。益可於此概見矣。頃讀孔春田詩有穀價高云。一升米五十六。石麥四千五。穀價日高昂。萬物賤如土。東家拆一屋。不敷半月粥。西家賣一牀。只糴一日糧。食到糠覈亦有味。麥飯冉冉聞異香。君不見大雪家家多僵臥。門前三日無人過。一在當時升米五十六。石麥四千五。卽謂爲高昂。今且數十倍於此。又烏得不人將相食耶。先生詩境頗高。逼近劍南。著有春田詩鈔。惜尙未梓。

吳陵黃荻生詩才清妙。歲暮自遣云。一又是天寒日暮時。敝裘氈帽任酣嬉。春聯自撰經年改。歲事無多放學遲。酒市不寬名士債。梅花偏愛瘦人詩。光陰何處消磨去。西抹東塗筆一枝。一咏落花云。一絕世丰神半面妝。無言獨自趁斜陽。墜殘金谷魂猶豔。浴到華清水亦香。色相諸天新解脫。江湖滿地大文章。春風何故偏多事。吹落吹開不厭忙。一結句與吳野人落葉一何須怨搖落。多事是春風。一句用意相似。咏紅梅云。一點丹心絕頂才。十分春色向陽開。自從點過朱衣首。好作羣英領袖來。一清淺橫斜不入時。而今也解買胭脂。研朱點過增顏色。纔識春風第一枝。一茜紗窗下暈春光。一點朱唇絕世妝。到底羣芳難比擬。較桃花瘦海棠香。

集 二 第 卷 七 第

雜 俎

二二

「咏白桃花云。別有芳情證淨因。元都觀裏月當門。去年崔護今重到。人面全消舊粉痕。」  
「天台流水冷斜陽。丹訣何曾授阮郎。採藥不來春寂寂。更無情緒作紅粧。」  
「桃葉桃根別有春。明眸皓齒倍丰神。秦准打槳人如玉。小令休歌點絳唇。」  
「桃源春色太茫茫。霜鬢漁人不是郎。一自避秦人事隔。至今還著白衣裳。」  
「倚竹何妨翠袖陪。一般清淺似寒梅。豔妝不是閨人福。之子宜家縞素來。」  
「岸上傳歌白雪吟。掃除俗態覺情深。一條潭水清無滓。却與汪倫寫素心。」俱秀雅可誦。

「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嗟痕。」此石達開句。亦仁者之言也。

詩有非親歷其境。不知其佳者。去歲四妹玉聲喪。余終日神情恍惚。如醉如夢者數月。始覺孔春田哭芸圃兄。一慟極翻疑夢。癡心怕是真。一句之妙。

偶於斷簡殘編中。得爽齋閣詩話。中載有樂府一篇。題曰民之蠹。一縣官下令嚴徵糧。狼差蠹役走且僵。城隅巷曲日狙伺。鄉愚拘獲如犬羊。我家國課完已久。糧籍能稽記誰某。爾家雖完爾族有。爾族逋逃誰執咎。銀鐙囚首登縣門。毆笞榜掠吁何言。妻啼子哭且勿計。狂狴明朝度新歲。寫官吏昏暴。誦之使人扼腕。

諷世語。最宜蘊藉。仲兄護垣采桑曲云。「招邀女伴早梳妝。南陌西阡去采桑。遙憶瓊樓人倚處。捲簾猶怯曉風涼。」咏柳絮云。「藉得東風勢。隨高復逐低。可憐無定力。轉瞬已沾泥。」得之矣。

明朝欲征安南。作一萍詩當檄文。詩云。「穿田渡水冒秧針。到底原來種不深。空有根苗空有葉。敢生枝節敢生心。但知聚處焉知散。祇識浮時不識沈。大抵中天風勢惡。掃歸湖海竟難尋。」安南得檄。卽次韻一律云。「錦鱗密密莫容針。帶葉連根不計深。常與白雲爭水而。豈容明月墜波心。千條雨線穿難破。萬頃風清滾不沈。多少魚龍藏海底。漁郎無計把鈎尋。」二詩可謂工力悉敵。旗鼓相當。

王靜芬女士謂女子之貞淫與否。完全係之環境。予因憶有「若使桑麻真遍野。肯行多露夜深來。」之句。正與此意相同。不過居今之世。「飽暖思淫欲」之句。終不能打破。爲之一嘆。江都嚴紹曾吟中秋詩云。「何處逢秋不可憐。劫餘風景異從前。江山殘破人憔悴。贏得中秋月尙圓。」卽景生情。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是也。

民國六年。申報自由談。徵集秋蝶詩。用漁詳秋柳韻。應者甚多。佳構亦夥。其中余最愛一廬胡

第二集 第七卷

雜俎

一四

洪湛四首詩云：「南內秋銷栩栩魂。西風斜照舊長門。三春事業香中影。萬里家山夢裏痕。殘粉翅黏楓葉岸。媚黃衣染菊花村。後庭一曲君休戀。香國於今忍復論。」翅薄愁侵夜半霜。隨風低舞過寒塘。殘妝漸卸何郎粉。零稿還留謝逸箱。孤塚荒涼埋祝女。滿園香色揭滕王。年來倦作探花使。冷落迎春十里坊。」一領斑斕五色衣。曾經絢爛覺今非。名花北里身先嫁。荒草南園客漸稀。潦倒嬾隨黃葉舞。高低羞趁碧螢飛。魏收已老韓憑死。雙宿雙飛願總違。」怯露驚風顧影憐。綺遊如夢夢如烟。粉衣零落腰真瘦。舞袖郎當力已綿。菊後更無花可戀。夢中猶覺夜如年。莊生醒後應相笑。一樣吳霜撲鬢邊。」不脫不黏有熟極。而流之妙。張澤題臥虎圖云：「猛虎爛斑。談者變顏。吾聞猛虎臥深山。而今之猛虎。乃在大庭廣衆之間。吁嗟乎。行路難。」淡淡數語。寫盡世情。去歲曾於某校壁間。見有同人述懷云：「星期容易有。薪水難得來。哀我窮酸子。光陰刻刻推。」語雖淺俚。頗堪發噱。近讀程瞻廬所著之婢作夫人（小說）有句云：「清苦無如教育家。斂環質盡米糧賒。可憐一夜牛衣淚。洒向窗前變血花。」亦能描摹執粉筆生涯者之清苦。現今各地教費。拮据異常。予想讀茲篇而下淚者。必大有其人也。

何南園詠野菊詩云「絕無人處偏逢我。不寄籬邊獨羨君。」寫野字妙。

鄉先哲徐述夔廣野以一柱樓詩嬰大戮。三世鑲首淪爲奴籍。門人故舊瓜蔓同抄。生平著錄詳載禁書。隻字片言音沈響滅。現所存者僅野菊三十律。而零落漫滅亦復不全。其賈禍者則爲一柱樓詩集中之鼠嚙衣。毀我衣冠真恨事。搗除巢穴在明朝。詠宣德酒盃。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攔半邊。紫牡丹。奪朱非正色。胡乃亦稱王。鶴立雞羣。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句。皆隱示指斥。無所回護。然竟以此而與戴呂諸人同罹覆族之慘。痛哉。詩能翻陳出新便妙。邊庭六月清霜重。爲報來年早寄衣。妙矣。而壯士從來有熱血。秋深不必寄寒衣。更妙。

雙雙游芙蓉寺詩云「雜花紅不斷。穿樹叩禪關。磴古苔痕滿。巢深鶴夢閒。泉聲磨白石。雲影補青山。苒苒烟霞晚。疎鐘送客還。」頗似唐人風味。

曩見人題拐仙圖句云「葫蘆裏甚麼藥。背來背去勞肩膀。個中如果有仙丹。何不先醫自己脚。」非特語妙解頤。抑且於談諧中寓喚醒迷信之意。固不當僅以俳諧文字目之。

林文字廣慶號南散。一名時壞。爲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一。作詩甚多。然每作輒自毀其稿。茲



錄其感懷數首。亦可以窺見其旨趣矣。詩云：「落葉聞歸雁。江聲起暮鴉。秋風千萬戶。不見漢人家。僕本傷心者。登臨夕照斜。何堪更回首。墜作自由花。」故國河山遠。秋風鼓角殘。登臨悲歲促。涕淚向人難。路盡天應近。江空月自寒。不辭隨落葉。分散去漫漫。」□□□□□□干戈久未安。豺狼充道路。刀俎盡衣冠。大地秦關險。秋風易水寒。雪花歌一曲。聽罷淚漫漫。」殘雪猶留樹。春聲已滿樓。睡醒鄉夢遠。起視大江流。別後愁多少。羣山簇古邱。獨來數歸雁。到處總悠悠。」

革命先烈秋瑾女士詩境奇警雄健。脫盡女兒脂粉氣。其題春郊試馬圖云：「長亭話別太匆忙。衫影鞭絲映夕陽。百戰乾坤成感慨。十年脂粉劇蒼茫。樓台烟雨新詩句。花月湖山舊酒場。楚尾吳頭渺何處。自攜書劍去扶桑。」黃海舟中感懷云：「聞道當年慶戰地。至今猶帶血痕流。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河山故國羞。領海無權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讐。天風吹面冷然過。十萬雲烟眼底收。」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

「短氣莫書除酒券。索逋先畏叩門聲。」前邨報道溪橋斷。可喜難來索債人。」「雨打柴門急。驚疑索債來。」均咏貧士詩之極妙者。

陳百生先生詩。不專一體。而風格渾古。茲錄其七絕數首。亦可略見一斑也。塞上曲云。「莽莽黃沙匹馬馳。茫茫冰海指條支。玉門關吏須相記。還不封侯定裹尸。」健兒猿臂擅彎弓。頭上三毛虎氣雄。自脫兜鍪搥大鼓。軍門虹貫日當中。「醉臥沙場枕寶刀。胡天霜落起寒毛。三更月暈重圍合。夢裏猶聞喚孟勞。」天合穹廬四野愁。戰場□□夜啾啾。陰風刮地星光小。十萬弓刀鬥鬪。馮支山月照淒涼。二八胡姬墮馬妝。喚入氈廬宵侍酒。銅琵琶抱坐交牀。「迢遞寒衣出漢關。征人幾度淚刀環。臥聽萬帳敲銅斗。齊唱蠻歌月子彎。」柴市云。「鬼無新舊俱爲厲。人有賢奸共此刀。回首西山看斜日。幾人秦岱幾鴻毛。」

陳藹蘭女士百生先生姊也。工古風。格調亦與百生先生相仿。而其詠夾竹桃十首。當時尤傳誦一時。詩云。「天上乞來王母種。江邊堪作女兒箱。紅顏自抱千年節。翠黛偏呈半面妝。高士亦宜尋洞口。美人原合住瀟湘。瑤池定許靈根託。實熟還須待鳳凰。」閒倚園林曙色分。此中芳信自超羣。英皇泣血成紅雨。劉阮還家繞綠雲。凌水凌霄描態度。卽空卽色絕塵氛。風前不作便娟舞。相對無言悵夕曛。「東皇有意勒餘寒。不遣花飛作彩團。君子文章真錦繡。夫人環珮卽琅玕。天台雲護留青靄。渭水風生泛綺瀾。一笑嫣然多媚態。閒依門戶報平安。」

集二第 卷七第

雜俎

一八

訪到仙源日未沈。武陵一路綠蕭森。啼殘露髻粧猶在。舞倦風腰力不禁。自古佳人無俗韻。從來節士有丹心。數枝擎出生花管。莫向江家夢裏尋。——珊瑚燦爛玉玲瓏。七寶裝成一樹中。對我豈宜搖宿雨。問渠何事笑春風。湘妃有意裁宮錦。漁父無心截釣筒。莫逐楊花入流水。參天直與碧雲通。——腥紅嫩綠總輕盈。一幅鮫綃畫不成。帶醉何妨著春色。牽愁最怕聽秋聲。始知薄命悲今日。已被虛名誤此生。底事清高易漂泊。當軒時作不平鳴。——灼灼猗猗寄所思。伊人宛在水之湄。名傳古渡歌桃葉。曲轉新聲唱竹枝。紅袖翩翩疑澣女。青篲彷彿認漁師。莫云生小嬌癡甚。自有風雲會合時。——一夜雷鳴始出塵。滿池春水浴痕新。此君壽考三千歲。之子昂藏七尺身。自與梅花爲舊侶。還隨楊柳結芳鄰。穠華詠出宜家室。他日生孫證夙因。——三兩枝斜偏傍水。萬千箇密但遮樓。行從別徑防方朔。數繞芳庭學陸游。醜面佳兒殊潔淨。思歸衛女太嬌羞。天姿不是龍鍾種。和露移來性自幽。——花信頻催到會稽。尋芳頓使蝶蜂迷。幽人隱逸綏山裏。仙子羈留嶰谷西。同氣何須松作友。交柯不借李成蹊。憑虛志已三生定。一任香風逐馬蹄。——細膩熨貼洵非率爾操觚者可比。

楊冷仙先生詩才清麗。佳句如濟南雜感云。——早窺天演甘淘汰。曾飲江流慣別離。——湖松

自在無常住。隄柳孤高不媚人。←

用意求精深。下語在平淡。斯二語可爲學詩者之圭臬。

友人徐欲東陳竹珊。均能詩。亦均淡雅可誦。徐和余春殘云。「桃花落盡柳花飛。欲護芳菲心事違。野鳥無情偏作惡。一聲聲喚不如歸。」陳答余向索詩畫云。「客裏家園夢裏程。西風病榻最心驚。（時適在病中）聲聲到耳皆愁緒。那有吟詩作畫情。」

# 百科常識問答叢書

解決學生考試困難：有特殊的效力！

黨史問答	一册四角	社會學問答	一册五角	礦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三民主義問答	一册四角	警察學問答	一册三角	物理學問答	一册三角
五權憲法問答	一册四角	經濟學問答	一册四角	化學問答	一册三角
民權初步問答	一册二角	教育學問答	一册三角	生理衛生學問答	一册四角
孫文學說問答	一册二角	心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世界地理問答	一册四角
實業計畫問答	一册四角	倫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世界文化史問答	一册四角
建國大綱問答	一册三角	論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中國古代史問答	一册五角
政治學問答	一册五角	生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中國近代學問答	一册四角
市政學問答	一册四角	動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平時國際公法問答	一册五角
財政學問答	一册五角	植物學問答	一册四角	戰時國際公法問答	一册三角

是學生中  
最秘密的  
考試本  
完美·簡  
潔·超  
過一切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學生文藝叢刊社章程

學生文藝叢刊社章程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修訂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社定名為學生文藝叢刊社

第二條 本社為全國學子文藝集團以表揚成績連絡感情藉他山攻錯之益而為同聲相應之求為宗旨

第三條 凡屬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小學校教員亦包括在內）不論在國內國外不限學級不分性別均得入社

###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 本社由社員及辦事員組織而成事務所附設於上海大東書局總廠之內

第五條 事務所分下列三部 一編輯部 二出版部 三收發部

第六條 本社設社長一人辦事員若干人分擔各項事務其社長由編輯主任兼任之

第七條 凡照下列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之規定入社者均為正式社員額數不限定

### 第三章 事務

第八條 本社每年出社刊十冊每月一冊暑假寒假期內停刊定名為學生文藝叢刊

##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社 章 程

第九條 社刊爲學生發表作品之園地稿件由社員及社外學子供給其選輯出版等工作則由社長及辦事員任之

第十條 社刊內容其分類如下 一書畫金石 二語體文 三文 四語體詩 五詩 六小說劇本 七其他

### 第四章 入社手續

第十一條 凡在徵求社員期內入社者須填具本社規定之志願書連同社費二元匯寄本社收發部本社收到註冊後即將收據社證社刊寄奉

第十二條 如逾期入社者須繳社費二元五角其餘手續與第十一條同

### 第五章 社員期限

第十三條 自每屆徵求社員之時起至出齊本屆社刊十冊止爲取得社員資格之時期如逾期仍願繼續爲本社社員者當續繳下屆社費否則其社員資格即取消

### 第六章 社員之利益

第十四條 凡爲本社社員得享下列各項權利

- 一 有得本屆社刊十冊之權

##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社 章 程

- 二 有優先登載作品於社刊之權
- 三 作品一經選登可得現金書券或社刊之報酬
- 四 努力投稿經本社認為作品優美者本社遇有辦事人不敷之時得聘為本社職員或轉薦與大東書局編輯所
- 五 社員如有單行本稿件擬讓版權者本社願盡介紹之義務
- 六 社員投稿文字間如有稍欠斟酌者本社當酌量為之潤飾而登載之
- 七 社員在有效時期向大東書局或各分局購本版圖書照定價折實後再打九折購第一卷至六卷文藝叢刊或彙刊者照實價打八折以示優待（但親自到店購買者須隨帶社證郵購者須於書面註明社證號碼并蓋圖章為憑）
- 八 得應本社各種有趣味之懸賞與徵求
- 九 本社對於社員有時有優待券和美術品之贈與

###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章程自修訂日起施行

第十六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之處經社員四十人以上之署名提議得修改之



駱無涯  
周瘦鵬  
劉豁公  
凌善清

# 介紹陶步丹墨菊

會稽陶步丹君浸沉於國畫有年不藉紺碧獨標古秀其所作墨菊深得現代靜物寫意派之精髓落英餐後瀟灑出塵狂墨酣時高超忘俗傳霜華於阿堵逸韻欲流寄秋意於毫端清麗自絕蓋已心隨境化墨逐神飛者矣同人等粵綴數語謹為愛好陶君作品者告直例如下：

- |            |           |      |
|------------|-----------|------|
| 四尺屏條每堂八元   | 立軸冊頁每方尺二元 | 潤資先惠 |
| 五尺屏條每堂十六元  | 團扇摺扇每柄三元  | 準期交件 |
| 六尺屏條每堂二十四元 | 帳額每件四元    | 金箋加倍 |
| 八尺屏條每堂三十二元 | 橫幅隨大小增減   | 劣紙不應 |

## ●收件處

紹興陶履後港太史第陶步丹君收或由上海北福建路二號大東書局陶寶威君收轉

學生文藝叢刊社投稿簡章

- 一 凡屬中國籍之青年學子，不論在國內國外，如以文學（文字不論新舊）或藝術之作品投寄者，本社均遴選刊載。
- 一 投寄之稿，以本刊所有門類為限。
- 一 投寄之稿，不論屬於文學的，藝術的，一經選登，即以本刊或書券現金酬贈。
- 1 語體文，小說，劇本，遊藝等稿，滿一千字以上者，每千字酌量以一元至三元之現金奉酬；（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投稿人不得自己主張，本社亦不預先與投稿人函商。）不滿千字者，概酬社刊二冊。
- 2 文言文字數在千字以內者，酬社刊一冊；在千字以上者，每千字以一元計算，酬以書券。（雜俎同。）
- 3 詩稿不論語體詩，近體詩，每集內登載在五首以內者，贈社刊一冊；逾五首者，除贈社刊外，再酌量酬以書券。

##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社 投 稿 簡 章

4書，畫，（包括國畫西畫。）雕刻，攝影等稿，一經刊載，酌量贈以社刊或書券。

一 來稿不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長篇及精細之畫稿，如須寄還，應預先聲明，並附下寄回之郵費。

一 本社對於來稿得酌量刪改；如著作者不願他人塗竄，可於稿上預先註明。來稿揭載與否，恕不預行函告。

一 投寄之稿，須繕寫清楚，每篇自加標點，詳註姓名，學校，及通訊處。（如繕在洋紙上者，切勿兩面並寫。）

一 社員投稿，並須註明社證號數。

一 登載之稿，如發現勦襲他人，或係自己作品而已經登載其他書籍或報章者，酬品一概取消。

一 投寄之稿，每篇名下須蓋印章，或附以名片，本社收發處方為登記。

一 來件寄上海北福建路二號大東書局總廠學生文藝叢刊社。

廣告價目表

地位一集	五集	十集	集
底外	五〇元	二二五元	四〇〇元
封內底內	四〇元	一八〇元	三二〇元
普通全面	三〇元	一三五元	二四〇元
普通半面	二〇元	九〇元	一六〇元

定價與郵費

集數	一集	十集
實價	三角	二元五角
郵費	國內二分	二角
國外	二角五分	二元五角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每月一集 · 全年十集 · 暑假寒假停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學生文藝叢刊第七卷

編輯者 凌善清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南京 北平 濟南 漢口 長沙 徐州 天津 重慶 成都 汕頭 梧州 杭州 常州 哈爾濱 廣州 星加坡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 教育部審定

# 初中教本

上海  
大東書局發行

初中黨義教本 陶百川編 蔡元培校

初中平面三角 薛邦邁編 薛邦達校

初中國語教本 張弓編 蔡元培校

初中自然科學 夏佩白編 顏任光校

初中本國歷史 梁園東編 江恆源校

初中化學教本 周毓莘編

初中外國歷史 梁園東編 孟壽椿校

初中動物學 王凝塵編 吳元濂校

初中本國地理 蘇甲榮編 孟壽椿校

初中英語讀本 沈彬編 蔣夢麟校

初中外國地理 金久之編 李長傳校

初高中水彩畫 王濟遠編 呂鳳子校

初中算術教本 張軼庸編 熊浚校

初高中商業常識 王雨生編

初中代數教本 張鴻溟編 范鳳源校

